

赤城集序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
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脫也
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
台人物見簡冊落落總十數入
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

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
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
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脉俟時
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
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
者邪由今視之履行者勲業者

風節者文學者或旁睨其藩或
深入其奧徃徃而不乏矣而又
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
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
馥焉今而徃不更洋洋乎哉夫
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

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
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
類天台集子逢吉續之而詩之
屬天台者無遺矣篋窓陳公壽
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
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

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
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
門會粹并詩為一號赤城集凡
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壽沈
侯暨為鋟之梓於是前所謂履
行者勲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

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
者一啓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
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
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
得萃於此書君子推奉之以為
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

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
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
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名
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
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
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赤城集總目

陳忠肅公 權南劍人 嘗編管台州二首

陳古靈 襄候官人 嘗為仙居令 四首

章校書 望之武寧人 一首

蘇文忠 軾眉山 人一首

蘇長史 舜欽 一首

羅提刑 適寧海 人一首

朱文公 燾新安 人一首

呂東萊祖謙金華人一首

葉水心適龍泉人七首

趙丞相汝愚上饒人嘗知台州一首

楊誠齋萬里廬陵人一首

陳龍川亮永康人一首

吳康肅芾仙居人一首

石南康整臨海人二首

陳侍郎公輔臨海人二首

樓叅政鑰四明人嘗為台州通判四首

王大田象祖臨海人四首

張秘書布臨海人二首

王侍郎居安黃巖人二首

陳箕窓耆卿臨海人十首

吳荆溪子良臨海人十五首

杜清獻範黃巖人二首

陳叅政駉臨海人一首

周學士必大江西人一首

方剛修行可寧海人二首

尤尚書 袁毘陵人嘗知台州四首

唐朝請仲友東陽人嘗知台州三首

洪丹陽興祖一首

劉祭酒燦一首

謝觀察采伯一首

洪通判适鄱陽人二首

石中丞公孺新昌人二首

姜教授容二首

俞教授建四首

黃龍圖裳一首

包提刑 恢嘗知台州二首

蘇從事夢齡一首

陳通判觀二首

元郡守絳錢塘人一首

張校書奕一首

曾教授會魯郡人一首

黃宣德遠一首

方教授矐一首

樓大理觀臨海人二首

趙推官師回一首

陳古節頃一首

李朝散宗勉一首

馬都官仲甫一首

趙大梁汝回二首

謝永嘉霽一首

黃縣尉閣一首

彭縣令仲剛一首

方進士沂一首

京御史鏜一首

林長溪仰一首

蔡永嘉 範一首

謝上蔡 直一首

韓穎川 元吉一首

許錫山 景隆一首

趙縣丞 善宿一首

樓承奉 府一首

劉枯蒼 倚友一首

錢主簿 惟演一首

李都尉 防一首

李教授 翔二首

范知州 說一首

謝朝請 升俊一首

賈教授 南金一首

王教授 謙之二首

應教授 椿年一首

孫管勾 實一首

魯教授嘗一首

李大理慶孫一首

陳提舉淳祖一首

周西麓端朝一首

陳教授振孫一首

王大理子輿一首

林縣令師蘇一首

鄭朝奉公鯉一首

宋進士誠一首

王沂國藝一首

林竹邨師點東魯人一首

董御史亨復一首

陳知縣振之一首

王雙溪謙一首

沈東陽振一首

王主簿澡一首

李縣令知微二首

李司錄昌齡一首

葉提舉棠一首

趙古汴師夏二首

陳朝奉貴謙一首

王汝陰銍一首

趙東里蕃一首

王汝陰濂清一首

高中奉文虎一首

齊郡守碩一首

顏縣令度一首

張縣令端一首

魯朝散丰一首

張縣令景修一首

王松臺綽一首

趙郡守必愿一首

王縣令然二首

赤城集目錄

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台州重修城記

重修子城記

築城議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台州雜記

臨海風俗記

卷之二

台州興修記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台州郡治聽壁記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台州重建便聽記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重建台州通判聽記

台州添差通判聽壁記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台州新造刻漏記

推官聽題名記

卷之三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台州司理叅軍題名記

台州司戶聽壁記

台州重建衙樓記

臨海縣廳記

臨海縣廳壁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尉聽壁記

尉思隱軒記

黃巖縣聽壁記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卷之四

黃巖縣知縣續題名記

黃巖縣尉題名記

重建黃巖縣尉聽記

天台縣題名記

仙居縣令聽壁記

仙居縣題名記

仙居縣重修尉聽記

仙居縣主簿聽記

寧海縣尹題名記

寧海縣丞聽壁記

寧海縣主簿聽壁記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卷之五

丹丘州學記

州學記

台州重修學記

台州重修學碑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台州鄉飲酒記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州學教授題名記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台州增學田記

增學田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登科續題名記

增造貢院記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仙居縣學重修記

台州補軍額記

台州奏行萬戶記

新建鹽倉記

台州支鹽聽壁記

杜瀆鹽塲重修聽記

臨海縣獄記

卷之八

重修黃巖縣獄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州學六賢祠堂記

思賢堂三讚

四先生祠堂記

陳忠肅公祠堂記

台州羈管謝表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上蔡祠堂記

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臨海縣城隍廟記

重修仙居城隍廟記

三台祠記

宋郭孝子碑

石藤石稜二夫人廟記

義靈廟碑

韋溪先生祠堂記

卷之十

浙東提舉兼台州葉寺永生祠記

蒼山廟記

台州臨海縣靈康廟碑

後梁宣帝祠記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董將軍廟記

壽台樓賦

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神秀樓記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台州城隍封告

清平閣記

分繡閣記

玉霄亭柱記

重建萬壑風煙亭記

清風亭記

飛躍亭記

岸幘亭記

梁源蟠松亭記

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節愛堂記

思愛菴記

重建青青堂記

與清堂記

州學沂詠堂記

靜治堂記

雙清堂記

安洲驛記

陳氏本價莊記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州治浚河記

修東湖記

黃巖浚河記

新建中津橋碑

重建中津橋記

重修中津橋記

新建利涉橋記

天台臨川橋記

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重修桐山橋記

南塘記

縣學新泉記

放生池碑

薛公井記

八景樓記

應心泉記

康濟泉記

節孝巷記

朱氏族表門閣

東巖堂記

卷之十五

雪巢記

香遠堂記

東嶼書房記

康吉堂記

畫美亭記

種德菴記

雲海觀記

藥園小畫記

松山林壑記

劉阮洞記

委羽洞記

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杜孝子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草廬先生墓誌銘

大田先生墓銘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方岩王公文集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集後序

石屏詩集前序

石屏集後序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題陳壽老文集後

桑澤卿莫菴詩集序

曾使君新詞序

箕窓續集序

赤城志序

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赤城三志序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滕侯守台頌并序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勸諭文

黃岩勸學文

仙居勸學文

台州壽台樓記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赤城集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蘇夢齡

自昔天下有大菑大患民敝且死而仁人任職
能禦捍之者未嘗不見於文辭也慶曆五年夏
六月臨海郡大水壞郭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
倉帑財積一朝掃地化為塗泥後數日郡吏乃
始得其遺眈於山谷間第皆相嚮號哭而莫知
其所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而至顛

衆感而視之問其食則糠覈而臭腐焉問其衣則藍縷而顛倒焉問其居則草茨而漸洳焉橫屍塞于衢窮盜充于郊乃喟然曰茲不可以久生矣繇是移文其鄰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奠厥居躬自安輯然後民始知其可造之漸且先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蓋以水不潤下之沴因以必復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獲于時司憲王侯偕亦接迹而會焉姑相與言曰茲殆

小康矣今可圖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王世雍錢塘從事魯公望慮其事度高厚攷徒庸籍糗糧訂材用將以授于有司然思夫臨之以為成命者非擇賢則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監新定郡彭思永權守之秘書丞定海宰馬元康為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文分僚職而帥焉繇西北隅以黃巖令范仲溫專掌之從事趙克參綜之西南隅以臨海令李旬專掌之從

事蘇夢齡叅綜之東南隅以寧海令吳庶幾專
掌之從事褚理參綜之東北隅以臨海尉劉初
專掌之決曹魏中叅綜之其址凡環數里而四
隅三面壤界相屬惟北面以破山而闕焉城制
雖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赴專掌之獄
掾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筠邢昭素宋世
隆迭番譏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
軍胡禎代終厥緒彭侯感厲撫綏諸大夫各祗

所職役徒忘勞三旬而成群議又曰城則信美
矣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而激突差久則懼其
或有頽者不若周之以陶甃則庶幾常無害歟
外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至博也已
惟黃巖令曰陶甃雖固猶未如石之確也乃請
兼用石役將興田侯親按勉之士志增倍主計
李侯仲偃司憲李侯雖領部惟新而寔協心同
功良無間然新將元侯通守黃侯繼以循吏之

選懷保捐瘡而慮忠計遠一方寃度背春涉冬
厥墉甫畢論者咸曰休哉仁人之經營也始終
之畫無一不適於宜費贊不踰千萬而國之大
事立焉使斯民知免於旤而日就蕃育其施何
如夢齡不佞雖知此微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
永台民之傳故妄志其大略云

台州重修城記

呂祖謙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

山蹙不得騁怒齧隄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為命
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遭惡歲輒睢盱州
溆睥睨郭郭徼警者不敢弛柝故閉修之政在
是郡為首務蓋所以遠蓄害銷姦萌非徒區畫
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曆之水幾不為郡元章
簡公絳未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虛窠
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屬吏士圍
以方畧寇不為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

戒於火延及郡城堵墮甃弛徑踰無禁蓄氣未
 格民譌不寧間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
 暇日循行廡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
 民顧屏蔽廢徹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
 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
 城闔之啓閉寔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
 而已者邪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為此益
 其廩而寬其程宜無不可以是軍事判官蘇延

壽受役要司輦輦金轂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
 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群有司各保其所
 奠地守傳衆力俾增卑薄塗塞空卻環城諸門
 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枯蒼脩舊
 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
 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戊辰累日積工
 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其於壯城
 之籍聞民願即工者厚疇之不欲勿彊會其數

眎役兵財十之二鍛斷鏝墜黜壘之工昇僦直
如其數醪醴之饋勞來之間相及於道其材瓦
石甃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錢以貫計米
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
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
無羨費民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
版車竝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釋隴
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

半歲而羸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
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
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於指顧邦人德其
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
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執至於
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
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重修子城記

王象祖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歷
玉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于內外班
之間內外班錢氏有國時子弟為守親兵所居也而長於內外班曲
而為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
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
子城堙於圜墾蝕於民居寢侵寢削而又乘以
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噐利用備築之登登甃之稜稜或帶之抱或

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改
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
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
既銳諸珉矣因大成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
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為丈二千四百有奇州後
北山城為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
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方城增高
加厚挺高斷深邊江蹙水包山越谷其用物也

洪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
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
傾圮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為長堤一
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潮汐上
下翻濤攻擣長堤復慮其難恃乃撒椿於江深
踰二丈累石於椿結成三疊復以捍堤以牛練
土以水試濬萬杵同力百材共良門關如鐵雉
堞可礪發掘所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

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
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盲之一也若何
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重重則
俱重孰為彼此魯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郭之入
說者謂郭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
內外無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俟也
紀而獲傳以有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
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不隳豈非浚幸而城復

于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先復變與時會
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剝必繼以復者以前
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
慶曆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
乎事之方殷千里一壑懵不可究有一儒生茫
搜遺迹得蘇君茂齡修城記於倅聽面壁之刊
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
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

茂改作

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不又多
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巨細
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
名棠字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築城議

陳觀

自古城邑或圯于水但聞遷居以避患不聞補
築以俟患契湯仲盤展轉於商毫耿相之間一
時大家世臣畫舉以遷不憚夫勞苦者誠不欲

盡劉其民聚無辜於受死之地也赤城置城中
山之麓背負大固山天台仙居二水併流直衝
城下每遇秋雨時至海潮怒漲官吏閉城捍水
如禦巨寇慶曆間嘗一大圯殺人萬餘不仁哉
此城再築也舉萬民奠之魚腹未慊又聚魚腹
之遺子以傳孫坐待今日之禍嗟夫慶曆以前
事遠不能詳也今去慶曆耳聞目見猶可接也
况南渡以後生齒日繁柰何又欲今日遺子若

孫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人臣者以天
災為不常至不為國家遠謀恐不可謂之忠臣
為長吏者徇目前之苟安不為聞之朝廷施實
德於民恐不可謂之良吏為父祖者以慶曆距
今百八十餘年為已遠不遺子孫以生生自庸
者恐不可謂之慈祖父觀二年竊祿其地歸卧
衡茅猶未浹歲遽聞此變實為痛心未免犯衆
忌拂衆情言城不可補築招禍惟有位及闔城

之父老實圖利之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陳耆卿

某等生長台城切見去秋水溢之變亘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推視溺由已之念蠲租弛禁移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浹于存沒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勢甚岌岌臺郡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贅

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不避煩瀆言之某證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瀕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汎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園闔之水便溢半壁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蔽其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歲慶曆之水死者良衆然視今日纔十之一朝廷極力拯

邱尤以城為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
察而一郡之寮屬與五邑之令佐分隅受任者
凡十有七人計度經營井井有緒蘇夢齡之記
可覆也次年秋水之至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
至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之嘉祐之六年
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熙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
增築之夫前數公之城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
或得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

不勝按堵至張弈所為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趨
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程工之嚴而慮患之
密矣夫自慶曆至淳熙百三十年其間非無水
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為病民亦
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熙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
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
檢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
守諸門以為不虞之備故其間小水可以無患

大水縱入屋不至沒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
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意甚至常用之閘板預
備之泥土亦皆缺焉蓋非惟不能如淳熙以前
之宏規而淳熙以後之故事亦不復舉矣以故
去年之水自西門奔迸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
而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湃滔天猝然而至人
未及轉眄搖足而身與數口為魚矣當要衝者
盡室墊溺餘亦罕有生全者殆若室廬之飄蕩

筐篋之漂流又皆不暇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
富厚之家徙寓墳庵庄舍者所在相望次而捨
已地段寄人籬落或僦或假畧不敢以為安而
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托城外以希旦暮之活
全望有司監近禍之慘亟修城壁或可般挈來
歸而自冬及春雨雪連綿度皆難於興役人心
惶惑未知所依然以某等觀之固亦有要領矣
蓋此周回不十里而北南踞山自朝天門直北

轉東至錢府皆因山為城自錢府直中子山之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流極易為力又自中子山之東北角回環接興善門亦因山為城非所當慮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當天台仙居兩邑山水瀰漫而下徑搗城足之衝水勢激湍取為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之力當如海塘

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闊三四尺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砌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間則用搏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後以大磚包砌之如此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圮墊沒之慮此所謂要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兩門已為

見修之處止用徑尺小石
甃砌反不若三四
固又所修者只去

秋已潰之城而未潰之城

馬夫以百

八十年之間歷幾淫潦更幾巨浸簸撼衝突之後不惟敝者不支而堅者亦敝矣是故近年以來每遇汎濫外水皆由城罅以入東西南北所在有之今但見西城之當修而不知餘城之不可恃萬一水漲切恐塞於此而復決於彼新城縱固猶不足以支而况未必固乎是以邦人雖甚幸城之修而復預疑城之壞以為前痛未定

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夕也某投身化治竊班着之粟雖幸親脫厄會而室廬生生之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姻故舊類多流亡來者誦言其狀且謂某等以鄉人而玷朝士不能一言實重有媿焉用敢述所見聞冒昧陳控蓋如某等鄙見城之依於南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畧者又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

板平側壓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
成就亦易如蒙鈞慈終始矜念特劄下本州照
所陳如海岸例築壘併將未潰城壁檢計鼎新
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錢粟以為之助
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之苦陰
功盛德與日月相為光明倘為不然則新城既
未必堅而舊城復不可久後患忽集前功盡廢
闔城生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某等怵於一邦

利害之深犯分塵瀆惟與千萬戶稚耄屏息以
俟仰祈鈞鑒

台州雜記

元絳

州治据大固山介天台括蒼之間北直大海海
潮汐溯江薄城而群山阨束水不得肆慶曆五
年夏山泐海溢踰城殺人萬餘漂室廬幾半州
既殘毀明年予來守茲土拊視凋瘵感然出涕
迺循周官聚養萬民之法恤孤終收介特招徠

安輯之問軍政昔之閑戍過更疲佚不一廼取
尺籍伍符而均齊之問吏蠹昔之疆宗囊橐為
姦積歲勞豪者厭飫羨腹貧者擠轉溝瀆沒齒
不享斗升之澤廼為定規釐一隱枯料姦擿譎
牢不容罅叅是數物信以諗之法以束之故民
罷者興兵勤者休吏窮者給繕戎械治困鹿完
官廬秩祠宇表廬開齊簿領平獄彘一二悉力
問水害之繇昔之綠城之民剝去客土日以薄

圯是有水敗廼因新城出帑金以購材募工礪
石累甃環周表裏外內九門飾之樓觀植木于
門牝牡相函外水方悍以禦其怒作十竇窻裁
以密石內水方淹以䟽其惡又鑿渠貫城廡為
三支達壅渟清餘波距川斷十二石杠蜿蜒跨
渠舟車竭來行者不病旬歲而工既於是秋水
復攻城不沒者三板乃循闔闔垂木闔窻或持
編管或捧簣土輔堅窻隙扞有餘壯已而水亡

以縱遂復故道昔之刺史解舍在山谷間湓襄
之餘雖不甚壞而潮波洄泊鞠為淖滂大凡署
所以朝夕處君命之地不可以不葺乃培偃瀦
支敞池即舊而新之廨之四隅有樓及亭列峙
而五至是摧圮悉欲完之則重煩里旅然士大
夫必有退公息偃之地乃取城闔賸材於二山
之交作雙岩堂廡緣山椒作叅雲亭天空地迥
萬象在下射有長圃飲有曲水賓友衍衍哨壺

雅詠日為文酒之樂粵今年春州人縱游鼓舞
於庭除之下有賓擊節而歌曰昔民墊昏今民
庶蕃昔民齎咨今民熙熙惟君憂樂兮與民共
之天惠其寧兮無以君歸予聞而甚愧因訓之
曰予斷斷然一介臣素性狷直重以蹇連之分
孤鳴自哀而朝廷不加誅葺名為二千石幸為
僚諸君皆文學政事之選交修補察以埤不逮
繇是不為司敗之謫者爾大抵刺史能休戚千

里若政之徽惡則有輿誦蓋春秋之法興作始
事必書予是以雜為之記以俟後之知者

臨海風俗記

陳公輔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
時見米斛百金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金薪柴雜
物極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
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嘆恨之聲比年以來國
家多事官吏冗雜軍兵經由州縣輸索供應不

暇寄居官至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過往日
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價皆十倍於前余雖
有弊廬度不可居於是遁迹村落然鄉下寂寞
百物無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
嘗以西北觀之所在賊火焚蕩千里無居民吾
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
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祖宗之盛承平幾
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豈終於

盡變哉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
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苟內無饑寒之
患外無劫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
漢志以叙吳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
朝諸志以叙兩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
淮閩浙六十餘郡兩浙之地近亦十五郡彼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密接而習俗

迥異者得謂吳越兩浙同是俗乎蓋彼特合
四方而論其槩爾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
為天台介于東南之陬方承平時寂號無事
斗米不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
之類絕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
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樵獵而不識官府
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沓軍旅往
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者

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
本機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沒于醴茗之地吏
胥持文書索逋負日叫號于細民之門自是
訟牘繁多而民俗浸異矣雖衣冠輦出風雅
日盛末之有改也然是豈徒天台一郡為然
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曩時之
舊是則為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也
姑即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赤城集卷之二

台州興修記

張奕

天台郡在越絕東南隅叢山沓嶂中瀕海百里而近滄水為害歲常有之尚書庫部員外郎孫公治郡之明年即至和元年也夏秋之交大雨壑嘔而川洩洶湧湍悍爭赴于海迅風乘潮壅關不得下溢岸凌城不及踰者數尺公遣僚屬夜守閘闔土諸門以備非常翌日水遵故道墻

壘圯剝蕩邊江民廬官宇十二三城中生聚僅
免墊溺者繫公力焉居一日公與倅語曰台雖
小郡去朝廷僻而且遠然所修者天子職業所
治者天子人民為其守臣不能固護安養之而
坐視其弊是誠何心哉遂按閱官府之沮漏庠
毀者用羨貨市材新廩屋二區凡三十楹以儲
軍食又易甲仗庫重聽事之西廡為樓五楹以
藏兵械然後調五縣上中之產得丁夫二萬六

千五百九十一工採近山之石雜以甌壁完州
城六百七十八丈以禦災患既訖工城中之民
皆鼓舞曰治我服噐葺我室廬而今而後知生
生之業可久其居也先是公下車之初馱郡舍
卑逼議營爽塏為便署之所因循久之重於改
作至是數役皆勇於從事親自臨督驅人趨作
如赴陣敵之嚴日力省而功倍君子曰廉哉乎
不私於己雖一工一木重勞於人公於人雖勞

其誰憾耶嗚呼公知保民之方矣後公之治繼以教之之術台不止富且庶將禮義由之出焉命識歲月因警來者云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樓鑰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迤迤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

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圯頽垣成蹊荒牧無禁居民或侵漁其中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沈侯被選來牧仲春行事愀然顧其僚曰是可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於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案圖籍斥地之舊繚以周廡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什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壇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

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為壇壇之高二
天有半又為燎壇於風師之東南壇外稍高於
諸壇於是悉做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
四楹為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
齊潔之地其涂北出表以二柱中逮臺門嚴闕
鍵以守之作於六月朔旦六旬有七日告成靡
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
然始知有地土之敬侯命鑰書之聞古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廬廩
乎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
江水旱仍歲又聞鬱攸之灾謂職諸幽者非人
力所及故於神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
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珮琮琤豆籩靜嘉
神既昭格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
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
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

之嘉興人也

台州郡治聽壁記

魯會

台州者實取天台山以立名即甌閩之舊壤而
勾踐之遺封原夫秦併天下廢其君長乃置郡
縣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郡則諸縣併歸臨海鎮
於大固山配一千守護其城臨海縣移於鎮前
隸於括州江南元帥沈法興將兵保鎮城立為
海州唐武德二年東南面行臺僕射杜伏威改

海州為台州隸于括州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太
宗皇帝貞觀六年改台温二州並轉隸于括州
都督府故台州置在大固山里人屈光公住宅
以其地勝故立屈氏次子惠坦為太守改家為
州及今皇宋混一區宇太平興國三載凡一百
二十六政總三百六十一年曆記存焉今自武
德後至於混一區宇之始凡刺史名姓謹列于
后越明年吳越王朝京師納土田夏六月凡偽

署官司咸一變易毀城守示無所備灾器甲示
不復用削繁苛省徭役自是中朝風教被於遠
邇焉炎漢季世三國鼎分臨海郡為吳羈縻之
地憑山負海民情多變勞於兵防難以德化六
朝以來率以獲罪者投于荒裔故逃刑者亦相
率偷安焉唐室平一區宇遂通正朔良二千石
稍申吏理暨梁朝革命有武肅王奮身草萊專
制江東分符懋官既失其道頭會箕歛不聊有

生數世百年制度去矣我太宗皇帝

嗣明

文德柔遠東南海隅率族肆覲納符請吏貢地
籍于大司徒於是申命文臣下治郡國天及不
舉而萬里安定島夷編戶雍容榆揚以樂天化
垂今二十餘年豈非王者久於其道然後寢在
民心歟今以皇朝歷任氏族繼于舊記之末俾
嗣治者書以廣之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趙汝愚

某踈賤之蹤已試無効誤蒙陶鑄俾承乏于天台勢不獲辭扶老携幼已於此月二十日交割郡事郡中府藏殫竭逋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夫官吏俸給之屬幾二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過三事酒稅與折苗耳去冬所在豐稔朝廷寬大之澤不許州縣折納苗米海舶自閩廣來者皆為折提舉以私鹽捕送枯蒼禁勘其情猶未竟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台之

境者凡數月矣然則財賦所賴惟有權酷耳今環城內外私造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員終日所收本息總數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俗澆競綱紀蕩然不存稍更張之則怨謗交興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凜凜然若履薄冰之上而進退惟谷也某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張有如公微祇自速咎耳或不得已如有奏請

之類敢望鈞慈更施行其一二庶幾千里風動
數月之間猶能稍自植立仰副君相寄委之意
其間更有心切利害如本州係瀕海去處自海
中乘潮一夕可至城下城有七門大火之後五
門猶未建立四壁圯壞私貨出入者與履平地
無異北軍數十人無屋廬可居但月給房緡百
餘千俾與百姓雜處今春大閱凡軍須所用色
色無所凋弊之狀觸目皆然官吏不暇遠圖朝

夕汲汲惟貢賦之不入蓋亦未嘗為國家深思
也伏乞鈞慈特賜寬假俾漸收餘力稍復葺
治幸甚幸甚

台州重建便聽記

姜容

台州便聽淳熙十五年守章侯冲重建未四十
年蠹朽已岌岌矣寶慶改元守王侯挺歎曰聽
非遊觀地也所以出政聽訟而親吏民也郡雖
例有設聽非夫聘賀大燕饗不處而便聽常處

焉蠹朽不治毋乃非便乎幸歲連稔勤收儉藏
撥公帑錢授支鹽徐昉規畫取材計直召夫厚
庸革去蠹朽鼎成翬飛廣崇之度比舊加倍既
而敞賓次整吏直及門廡旁創小聽內因瑞蓮
立堂又廣凝思之室為屋總餘四十楹糜錢總
五百萬米百餘斛始五月丙寅迄六月己未役
甚鉅而農不知工不困也容聞治郡者體不貴
苟卑心不貴苟約事不貴苟安猥下當穹崇狹

隘當恢廣摧墮當植立非材識獨到不能也侯
為此州浚河渠民不病濡滯闕貢院叛三門士
不病蹙蹋四瞻郊垣有發輒舉今又一新州治
千里尊觀蓋穹崇其猥下者恢廣其狹隘者植
立其摧墮者侯之材識獨到如此雖然棟楹巍
我飛鳥睥眦棘衛森列鬼神却走况田野之困
窮未嘗一識官府設或赴愬於我而目眩堂皇
心怖吏卒股栗階祀其能吐肝肺輸疾苦哉故

體雖穹崇候俯以謙損心雖恢廣侯歛以誠篤
事雖植立侯蓄以寬和則於此出政而政平於
此聽訟而訟理於此親吏民而吏民安侯常處
何愧焉然侯旦夕去而羽儀天朝矣念必葺之
義以遺後之人而豈為身計哉若乃聽事退休
堂宇幽曠神慮既冲寂臨蒞愈精明侯故併新
之容故併書之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黃遠

臨海之為郡去朝廷雖遠而五山瀟灑訟獄簡
希來蒞官者徃徃號為樂國昔之守倅於此去
而升陟侍從致位公相為時名卿者間有人焉
而獨倅郡者族姓官稱無所刻載因循迄今百
有餘歲矣承議郎吳深倅郡之明年乃嘆其遺
闕而言之曰古人雖一日遊居尚有叙述况膺
天子之命三年從政其可以無紀乎將尋諸舊
牘稽諸宿吏庶幾得之者可過半也而會慶曆

乙酉歲秋雨暴集江流汎濫衝城堞漂棟宇時
官箴文書皆糜爛流散無有存者故不可悉知
惟夏鄭公在大中祥符間以著作佐郎來倅是
郡今郡人猶能道之而又有光祿丞朱君正辭
為鄭公之代有贊善大夫劉君有方與郡守章
郇公同時所可知者茲數人耳惜夫姑自慶曆
而後悉得其名氏與夫在官之歲月而刻于石
豈特俾來者續書之而已哉前日之人或以德

望稱或以政事顯或晦而不彰或泯而無傳皆
可指而見也

重修台州通判廳記

李宗勉

公寓必稱其官非惟所居官設行君之政令肅
民之觀瞻蓋於此繫焉天台東澗名郡州治雖
未為宏麗規摹亦峻整獨別駕聽事庫且隘曾
他官不如堂與傾歆岌業欲壓考諸圖牒莫知
建立之始祇云淳熙二年通判管君銳重建倒

指歲籥未周一甲子豈當時因陋就簡易至弛
侈重以紹定己丑蕩析之變然耶以是處通守
端謂非稱雖然廢興沿革各有其時時至則易
若反掌孰制其時在所居官爾鄭公襟度高亮
議論灑落昔人所謂胸中自有一丘一壑者余
知其決不苟安於此居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
聞之亦喜既則恢行規制增築基變取材於
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旋官不知役人不告勞經

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聽事穹隆堂寓顯敞廊
廡纒屬戶牖燼閤總為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
承其左登瀛景沂歲寒處其右堂後山巒鬱律
林木青葱自蓮風閣登萬壑風煙最為奇勝旁
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閣無非嘯咏遊息之所公
或重剏或增修丹雘交輝前後掩映迎風納月
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屹為千里壯觀是役也費
務叢廣郡雖相之眇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

克辦此落成之日屬予為記辭以蕪陋弗獲余嘗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締功始足以言知矣而孟子論知則曰行其所無事或者疑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樂因循好苟且云哉黻者新之摧者植之損者益之循天理之自然不容一毫人偽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眡公寓如傳舍昧一日必葺之義榱棟撓折墻壁毀壞置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

役志於物好樂靡常土木並興耀竒逞巧作無益害有益則亦未為得也今公因其既圯去故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非行其所無事歟斯可謂知矣勗之者勞享之者逸後人蒙其利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宓字謙仲姑蘇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郡政有闕賴其裨助居多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

台州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輸
調有常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絕贅
冗者中興以來以彩纓之士日進一官相承率三
四輩員外署者無郡邑不有紹興二年是邦始
增治中凡五易而迨至被命遲期者後復三人
則茲員之設將踐武不廢迺哀粹名氏官秩去
來龕石僻間而係之曰昔昌黎韓公嘗謂邑丞
貳令位偏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員復

歸尤焉曾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
不蹈其中萎媵不事事玩民戚休貪殘放手漫
不孰何曰此太守職也吾何干夫是之謂員官
否則錚錚表襮召權市威上下相高矛盾崖異
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位員其
官不可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能使官不負
位不越清其心以求其平視著公唯謹外是而
議夫何知之有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趙師回

嘉定二年夏四月予來為推官明年秋八月重建聽事齋閣思昔達尊嘗入此幕如正獻何公天性超融不汲汲於富貴利達其登中山詩有所謂高共白雲閑志尚可想乃扁閣曰高閑舍人孔公危言正論勁氣凜凜在官之日庭植雙檜後八十餘年太守曾文清公宴客于下命其堂曰遺直賦詩十二章有百年依正直之句仍

榜齋曰依正齋之西闢小軒手種梧竹名以持節於是公退休沐始得與僚友燕譚觴詠安蛇類仰其間企慕二公之風操足有餘樂又明撤門廡而新之弗陋弗華足蔽風雨匠石之貳從官給者不什一諸邑大夫與賢士友相與致助猶懼不支適際脩水黃公以戎監丞出殿是邦知教化之先務下車之初首責學宮凡闢文墜典舉而秩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興作此事

至難今居官者視公宇如傳舍獸能留意於斯
耶崇獎周給迄于落成姑叙大略以紀歲月若
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君子

台州新造刻漏記

此碑今馬仲甫
亡其半

天道之大其啓閉代謝之運歲功於神用查不可
見聖人設法以求其端於是載諸曆象而有按
據之制則漏刻之用興于其初矣若夫分至相
承寒暑相推裁昏明之早晚節晝夜以動息時

有緩疾景有長短乘氣之差參以增損故數不
能逃啓不能逾風雨雖晦抑無失其準的非漏
刻以視其應孰從而審哉且百刻十二辰之法
百代不易之用也第數之盈縮繫於二十四氣
以鈞校之晝夜之多少固可見矣周官挈壺氏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蓋其職焉禮天子宮禁
暨官府皆建漏刻有師興則隨次舍設之示不
可聞事也雖則籌之數與所造之儀度今古迭

變形範各別然測景揆辰大槩一也天台郡漏水無實法流無定準規模踈簡一不如制叫時發鼓皆司役之吏詳天色以驗旦暮耳此其誤尤甚又况陰晦弗復辨其失不亦遠乎故晷候之違制度^數之紊節理適然也又命浮圖可榮改作之榮心智機巧頗能施其術揆測增減之法參之於曆皆有次序若用噐屏壺之屬惟事

事率以新意創始咸適其宜既訖工依其術試之果得晝夜之正遲速來往指刻可驗觀者得以知之與曰卿日之漏甚踈庶幾乎不繆故識其歲月以垂諸後云皇祐壬辰三月朔日記

推官廳題名記

包恢

郡有推官官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助郡政其為人之賢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任亦重矣台之為郡東臨大海

下蒞五縣竟土廣袤戶口衆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為所賴以佐助者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而求其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先儒論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也非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可以為法也其人之否

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為戒也二者之間有庸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滅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內自省也豈曰虛文云乎哉今滕鉉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之名復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于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人而止乃為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為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

始備其意美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為之理亂
休戚而可為法戒者以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間
有自是而召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
是而為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
事可以觀矣自有能辨之者然則畧於前而詳
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
戒又當自滕君始君之先世父叔皆從朱文公
學君姿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

於吏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贊畫者其為人既賢
而其行事必善也知所以題其名宜知所以究
其實其於在己之賢行當加脩及人之善事當
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入人心思而
後之觀者必曰滕君惟見其可師而不聞其有
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所以表率乎後來
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能相與緝熙
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事皆可師而

無可戒是又有望於將東台城之所賴者顧不
深且遠歟

赤城集卷之二終

赤城集卷之三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趙汝回

寶慶二年春余來為錄事聽屋老弊不蔽風雨
獄亦棟撓趾腐椽斷壁闕矣亟請于州得錢十
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
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採崔文公詩更挹翠
軒曰與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梅出荆榛西山
立几案遙睇飛雲靜聽啼鳥俯仰之間物我俱

適當是時有空圖圈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閒視題名已石剥字漫不可讀因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辭記用楷法峻嶮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傳可歎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觀之矣况石剥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

台州司理叅軍題名記

吳子良

獄生地刑仁術也冤枉干陰陽者雪而知鬪狠戕氣血者弭而平生詐欺悖正性者抑而順穢汚玷元身者懲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為不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忿也闇也懦也僣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忿則不平懦則不決僣則不周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寢不仁矣術何

由仁枯蒼何君處東為台理掾始至余一挹之
語首敬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即棄去趙
侯退聽挽留亦敬之未踰年今守包侯資政殿
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交敬之何以故監六失
故完本心故余諗理父前乎君有如君否咸噤
無以荅考郡志畧弗書問聽辨題名則以已丑
水不存也君蹙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
沒緝續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定間吳
焯而下十一人書之石君而後將續書焉請余
記余惟本心人人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錄其說
以勸後乎君必有如君者矣

台州司戶聽辨記

謝零

台州司戶叅軍唐至德間著作郎鄭虔嘗以謫
官居之今州城東偏猶以戶曹名巷杜工部詩
所謂老蒙台州掾是也國朝宣和初滕君膺自
睢陽來時睦寇起幫源群盜響應仙居呂師囊

遂據韋羗率衆攻城滕君倡義守禦卒擒酋領
一城全活父老紀焉今廨舍為屋三十楹而扁
榜者曰戶曹聽皆滕君遺跡也聽故無題名宣
和以前莫可尋繹雩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滕
君以下得十有九人陷石識壁間而闕其所不
知畧其所未詳以俟來云

台州重建衙樓記

張布

州有樓一州之觀聽在焉所以嚴等威也有門

闕然後壯朝廷有兩觀然後重侯國故古者亦
以興作課吏績橋梁郵亭之不修則不為能城
郭街道之治使端正則以為賢是皆可以觀政
之廢興吏治之能不况觀聽所繫之大者乎於
其大者不立則政可知已台為州之衙有樓久
矣國之朝有朝夕故州縣之衙有早晚初不鼓
角去郡治為遠故建樓設鼓以報衙是則觀聽
所繫之大者歲久朽蠹亟危將傾今郡侯監丞

黃公治台之明年政成民餼年穀用登始以其
餘力革而新之先是州之圖經未脩三台井掩
匿其一逮公之至始命郡士纂輯其事以成圖
經發掩匿之井作亭其上以應台星庠序之門
隘陋則崇廣之坊街之名不立則表揭之戟門旁
雜為賈區譙樓率多隳敝則開拓而修復之頌
春有亭以厚農政講武有堂以治軍旅養老慈
幼有院以惠困窮建茲樓之作則棟宇壯堅丹

雘輝煥朝晡有時吏士犇走不失其度耳目所
矚為一邦之巨麗然後台之文物一新而江山
始改觀矣初議鳩工人多以其役大費夥而難
就已而官覈其實吏忠於公瓦木不取諸民和
價倍給其直工徒疇以市價出入有稽用度有
節無浮費而收實効事簡而工倍役廣而費
省人始服公之規模先定其功不愆于素公名
雷字子畊蓋江西山谷之派晦菴朱子之門人

朱子之學以濂溪二程子為宗公脩學校則為
祠堂繪四先生之像行釋菜禮以奉安之命博
士鄉先進與其門弟子次第講貫經理又刊朱子
中庸大學之說以開後學其淵源有自來故其
為政尊主庇民廣教化厚風俗建置規恢知
所先後是役也軍事推官趙君師回實董之趙
君有材既自新其治所竭力以佐公家且以邦
人之意請紀其實布辭不獲於是乎書

臨海縣聽記

章望之

官府之聽蓋宣王命而蒞政事之所也皇祐二
年正月臨海縣新作正聽何新乎逾舊也向之
時庫甚矣歲久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迺革之
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
不亦嘉哉

臨海縣廳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聽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

令名氏悉載遭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蕪不存
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氏不可以無見博求前
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訪故老遠稽按籍旁考
紀諜自宣和而後得三十人錄石以記虛其後
以俟方來宣和之前僅得十餘人年次來往不
接姑列其前而闕其間之不接與凡日月官稱
之不詳者以俟後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續之所
聞多闕宜未足誌然失之於今則後益不可知

是猶賢乎已爾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吳子良

百年來臨海數賢今日顏公度彭公仲剛顏當
乾道初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郭
郭焚燬之後彭能摩沙手赤子樹縣治百楹於榛
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為尤難嗟乎
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二年九月丙辰
之水陷城吞原隰嚙官民廬居殺禾稼環百餘

里漫為濤川而縣治西直括蒼門最先破水崩
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
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徒交道
繼之殍疫連年天子為捐帑振廩復租已責遣
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
役之百須則以比郭先諸邑奔命歲再更縣猶
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奏辟前尉溫陵
吳君楷令臨海君既為尉諳其人情土俗不逞

智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奠矣
君曰民之居奠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
吾不忍也民亦奮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憂令
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不忍也令樽他費以瓶
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峙挹之高門吏直
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為琴堂廡之東閔
爽為犴狴藏勅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聞軒寢
處有密室完備至於庖湍整潔及於階除繚重

垣以護其藩培秀巒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
不弛不迫雖叛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今則
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殆十陪
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
內之民痛定矣水纒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
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
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為令者能以道教民其
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能毋以政擾民耳近世

教與養不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母望於教與
養姑望其母擾之耳是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
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
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婆婆
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
父母於古為次於今為上矣使父母卧風雨人
子其安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母以政擾
民民猶父母之猶助之而况於以道教民且以

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海俗之愿而無譎譁訐
猶聞有存者豈其咎專在民哉豈其不可轉移
也哉嗟夫能毋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能復
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為今者可也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方沂

皇帝邃居閭闔而率宇內若老倪若飛植然春
意夫固詔令為風雷也今詔令猶古誓誥按書
邦家暨尹御欽揚懼後自井田廢於時置守若

令令雖小甚佐風雷以陶萬彙等也以故窮崖
下邑環治無百戶亦必有宣詔之地矧隸甸服
戶且繁何敢弗虔臨海縣南首步故有亭詔中
下令合父老稽首無異棲觚稜而瞻飛鳳也庚
子次民廬蔓延亭遂毀四明劉君棟綰縣事惕
然念非承流所宜鳩工遴材一新故趾始癸卯
正月越二月告成費以節用之貲役以受傭之
夫它事以邑之幹勤之士穹梁博礎丹堊彪烟

于其旁復翼以布象舍數楹大乾以震巽鼓
萬物皇以詔令鼓萬民詔令肆頒自朝廷歷監
司監司歷州州歷縣朝廷去民最遠監司次之
州縣則近民之官也而縣最近故民有休戚利
病縣知之最悉而縣長吏或廉或貪或寬或猛
閔民之命脉又最切宣詔有亭豈直具文而已
固在奉而行之也傳曰君制命為義臣承命為
信孔子于震取不喪七鬯于巽取志行順剛皆

臣承命之機括今詔令無歲不下曰宥罪曰減
租曰賑困乏民延頸以俟如蟄而雷如熱而風
旦暮不可緩臣奉而行之可緩乎而况於民最
近者乎劉君之令臨海也廉於已而寬於民又
悉知其休戚利病鄉無邏卒園無錮囚叛學趣
子弟受業蓋字而教之道備盡民之責可無愧
斯亭之建具文乎哉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濫爛扇
延以及縣治燔藝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
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
按牘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謹
歎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易甲乙莫可質
考縣日以不理後三年予來為州有意興之而無
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
主縣事予聞彭名舊矣心固望其有為彭乃言

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為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
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
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
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夥非受命於郡則令不得
擅敢以為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營度之是冬
予罷官歸踰年則以彭書來告成矣外為重門
以嚴啓閉上建層樓以斂一勅書治事有所燕
居有室翼以脩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

序與者為藏爽者為獄為亭於大門之外以班
詔令為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按牘為堂為齋
為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湍之所微
至於什器之末雜至丹雘秋瓦甃之事纖悉畢具
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為屋八十有一楹中鑿
五池瀦水為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
社稷之壇鄉之荆榛瓦礫之場今乃為高明宏
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為邑

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
而苛歛也凡財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
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鈎校畸贏積索銖寸故
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
而強使也籍竟內之為工者若干官出僦庸率
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為規畫使極安便率
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
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畚魚過十夫而亦與之

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墮之患謹視給散無稽
留賸削之弊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若私家然
故役大而不得擾蓋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
己亥之秋問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趣辦
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
尉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趨故功成而不
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顧何往而
不濟哉予嘗謂今之仕莫難於為邑弱者不足

以有為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
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
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為積負之所困姦民之
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
矣當君之始至賦亂政厖隱戶移脫弗可究詰
乃定質劑乃正疆理逋租匿役披露首服更姦
民瘼檢柅濟理田野歡呼訟日以簡故能不困
於積負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興舊起廢

不擾而集非庶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裒聚羸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偏仄之中可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為吏法而不可使之無傳予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譽彭君也

臨海縣尉聽壁記

京鏜

縣正之職其任非輕漢有四部隋之分判重之

也臨海附城民事浩繁總乎胥姦嫚為尉者隸其人則政乖在昔紆黃綬皆宗工鉅儒各稱其職自此或為監司郡守侍從輔臣不可槩數得人為盛矣今縉雲葉君尚呂名家之秀學業之贍既修飭政事鼎新廨寓且念前人名氏不可已亡傳博攷圖籍歷訪父老童得三十人槩之于石其間年次之不接日月之不詳姑闕之庶他日可續焉後之君子好古博雅必不隱也

尉思隱軒記

林仰

金華王季海作臨海尉葺舊屋闢一楹地為燕
息所用梅子真故事名思隱軒屬予為記予告之
曰君遭時清明少年取科第初官即事賢主人
有設榻之重駸駸乎得行其道蓋與子真居然
不同然則胡為乎隱哉試妄評之君子之道出處
而已隱之為言去也仕而有隱志則去就輕去
就輕則不為世間勢利之所移是以道可行事

可立澤可以及斯民古之人太山覆於前而色
不變用此道耳不然則接輿荷蕢之流潔身亂
倫之行儒者不取也仲尼轍環天下孟軻歷聘
齊梁一不合視萬鍾祿若將浼焉去而不顧故
為百世師仕而志乎隱舍是宜無所取法焉季
海讀書明理道耿耿不可犯干而恂恂似不能
言其鄉里之賢有以氣節聞者季海慕其為人
宜其不凡如此是軒之作小出芒角固已超絕

况仕益久閱世益深其又可量也哉予於季海
同年生也草木味同且有聯事之好其知季海
他人不及也故樂為記而不辭

黃巖縣聽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歲之十月黃岩縣新作聽事告成大
夫王公顧諭其客方行可曰昔之為政于此者
其賢有聞去而顯於朝者有人焉其流風善政
在民至今者有人焉是不可以無紀也縣聽故

有壁記辛丑之盜漫為煙埃吾將因新宇之載
新復求國朝以來作邑者名氏次以歲月銘石
而寘諸壁使後世有攷且可繼焉子其為我叙
之行可不敢辭謹叙之曰縣會長皆古官漢制
萬戶為令減萬戶為長今之知縣事古所謂令
也黃岩古東甌蓋為邑者尚矣宋有天下承
平日久生齒滋殖著版之民僅十許萬故出宰
者率繇尚書左銓熙寧元豐而來以其兼督鹽

筦間自有司辟置或出於朝廷一時之選以故
得循良為多前記無復遺迹今大夫訪之故家
得於邑士陳褒別記者由宣和而上訖於天禧
之元凡四十有一政攝事者九有其姓而亡其
名者二其不可攷見者闕之且大其石以竢于
後夫近民之官莫重於縣而聽事政之所自成
也一號令之出少有不謹輒病百里或遺患於
數世之後為政者不可不知也今大夫之賦政

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謹來者故人列其在
事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于是以
今斯民苟閱而思之必將曰某善足慕某不善
足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
則壁記之作豈特著舊而已實百里之賜數世
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失重建二字

黃巖重建聽事記 此碑 磨滅 王居安 古碑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岩總數月政平訟理吏畏

胡令

老太末二字

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顛黃童白
叅莫不知有知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建於宣
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
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凜焉有棟壓椽傾之虞
前令太末陳君汶改建門廡而聽亦未皇暇君
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
月己未乃立木剏大廳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
楹糜緡錢三千未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

於民役替有時廩給不闕凡度工授材董以邑
士周之純既時中所以杜吏姦也五月將成君
以甸祠得請慮以一簣之虧復累後人於是別
儲所須若塗艘甃甃之屬俾主簿陳君武子訖
其役且屬居安以紀顛末夫環一邑之境令南
向而聽焉有民人社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儉
其居也然令郡縣之官莫難於令泉穀所入有
經平居常患日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矧吾

邑為台牝縣訟繁賦重曩者連數令無善去則
眎他令尤難也間有所為則未免科歛百出下
不勝擾而上不加卹耳今君至之日未久為之
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官於泉之舶
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勺
油燭之須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已嚴故官
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雖難
而易也與余惧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

以成故據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弊獄於斯
出政歛財於斯者宜有攷焉君名衍衍道其字
也

赤城集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生邑令

設官分職凡以為民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
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
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
盖必由是官始况黃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
萬畝其地日益墾闢甍宇十萬家其民日益蕃
庶故凡賦輸之富倍從於旁邑詐牒之夥叟絕浙

地於是為令不亦尤重已乎範有生最晚冒馬
試邑更嘗未多觸事墻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
輟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
近易親之勢思為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
雖專而事易移縻困朱墨而志有難行者矣悚
然以思寧不自愧聽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厥
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
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閱緬懷景慕因人
之志焉

黃巖縣尉題名記

孫應時

凡官之府舍宜有彛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
民不忘其故且繼者有攷也黃巖置縣蓋五百
年昔之尉於斯者宜多名人顧未嘗有所謂記
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卑之以為官不足
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夫士與鄉長老

而所稱道省錄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採之所
在屋壁碑識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
感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屬將去官迺書而
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聞者附益焉若尚書
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
官莫如尉最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
深知民生之艱與為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
遷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切於實用而精

思其所不及則雖犇走勞悴於塵埃箠楚之地
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
義觀斯記也其先乎余者有可慕其後於余者
不敢不敬告也

重建黃巖縣尉聽記

此碑
磨滅

謝直

四明揚璘子美作尉黃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
門廡聽事堂寢房舍庖湏其楹六十以為官者
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臺以望曰見山之

臺翼亭以憇曰傳香之亭即臺間中疏池沼四隅雜藝花竹古梅怪松特為奇觀乃更結草扁以歲寒以為燕適之所梁河重柝前直縣南所謂委羽洞天之山繚牆夾道卒廬射圃以為閱習之場鉦鐸鼓鐸弓旌鉤格斧鋸搭筭杓具庫筦鑰以為敬言邏之備凡縻錢五百萬餼廩二百經始於辛未之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既乃因其長大末陳公魯容請記直接關寶之

元營繕大內告畢遂詔天下郡邑修立衙宇其制之大畧節察知巡罷者著隳脩之籍迭相付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曆致損者殿一選增葺而不煩民者加如之厥後有司改廢而他官不顯書吏績考功止批七事此制因為弗聞宦遊者視所居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舍一榻之寄凝塵滿席甚或撤尾破柱苟給竈養迨其有所興作胥動繹騷歛怨一方無簡書

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問子美以資費所而
曰縣家所助益五十斛它吾自輸之擇材賦工
必堅必良塗墜舟楫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
吾其費念其費不念吾其勞君其問諸野吾惟
子美之輕財舉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
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人來則居之哉子之移
氣體于之蒞官事于之事父母于之樂妻孥于
之燕僚友爾休爾游爾宵爾晝無所不可詩云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保固修飾使更閱終古
而輪奐常新豈子美是為抑開寶之所以推躬
逮下者幸幸萬世臣子尚有詔也記之謂何

天台縣題名記

韓元吉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鹽
之職縣實百於郡蓋郡則有掾有曹各司其局
而守特視其成焉縣之官丞主簿尉與令為四
號為通其事然令無按察丞主簿尉掌治各有

它例不能分總縣務其極悉萃於令旦起鬪訟者立庭下枚數其牒耗焉已不勝其煩獄之辭畢聽而後蔽暇則督民賦課出納謹帳籍官廩士學戍兵後隸月會而須給縣或當孔道執券而候驛者日羅絡廡序持文檄相恐動赭皂之衣滿前間有率辦必取具於常賦之外上官便文自安不問所從來民或誚語則以咎令又為令者秩不過七八品勢力卑甚里居之豪寓公

之老相與狙誑誤騰謗讟脅令以營其私不則搖撼詔課必使之去而後已令之缺擄於銓曹者率數十閱歲踰時皆憚不敢睨然國家之制由選調而更京朝必歷令而正其資號曰親民比歲益嚴其格徃徃不得命為他官由是士亦勉強自勵其才以試於縣紹興二十五年吾兄子雲始為令於天台以為天台極兩浙之東南其地富山水玉京金庭俱天下勝觀可以乘吏

役之休逃禪訪道從隱君子遊資祿以養親且應夫令之名而已則倥偬亦不暇給既而嘆曰縣固有劇易事無不可為者因為之竭日夜之力疏剔刮磨不事表襮一意而持之未幾吏民亦坦坦向化始得從事於文墨之間而縣之前令名氏漫不可攷乃訪諸塔廟之題識推以案牘之歲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下纔二十二人將礪石刻於聽事之左元吉方學邑於建

安從吾兄以問政因書其事以為題名之始云

僊居縣令聽辭記

方行可

台州之屬縣五僊居尤為古邑秦漢之交地空於荆吳閩越之間西晉置郡稱臨海而縣名始豐後析其南鄉別為縣曰樂安實東晉之永和二年也仙居即樂安舊壤宋齊因之隋既吞陳乃併為臨海唐一天下武德辛巳改郡為台州縣仍隸焉至上元乙亥九十五年間再廢再

置且易曰永安而遷治孟溪即今縣舍也五季
不軌吳越僭擅專二浙之地縣與州俱溺焉皇
朝削平海宇蘇救疲瘵州治屬浙東觀察縣仍
治孟溪者尚名永安逮景德丁未四月詔改曰
仙居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衛而多神仙之宅
因以名焉民既康復日以繁富今則鄉大而戶
逾萬歲之常賦與夫苗役之息貫石足兩無慮
七萬其催呼期會輸入賦與先後不齊繼之以

平決枉直應奉符檄矧復宣上之澤達下之情
一絲乎縣之令令之職重於古今也蓋以此夫
邑之治否繫民之休戚在乎令之才不才然其
所以為治一於奉朝廷法而所施之術則不同
大槩通才明識持以至公則教行令孚政成之
速不然則嗷嗷之口豈易防遏耶新昌石君來
令於此未幾而頗多豫暇於是稽版籍之簽書
推而正之至於端拱令凡二十有九員端拱而

上無從而考景德四年以來為仙居者又得其始至與夫代去之歲月各從而書之刊于碑石嗚呼諸公之名久塞而遽通昔晦而今顯由吾石君以發揚之也

僊居縣題名記

許景龍

令碑有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而治政之能否遺愛之淺深可不須而自見也仙居舊有題名繇端拱以來凡九十五人中更兵盜自何中以

下不得其到罷歲月者十有三猶闕疑以待知者遺墨所存將浸就漫泐大懼不足永其傳余將代去迺亟伐石更刻使行列相從粲然可觀嗚呼三百年間善政有足稱紀殆不一二而邑人相與祠祝之者密學陳公而已然則令茲邑者陳公其標準歟余故表而出之且以自警

僊居縣重修承聽記

趙善宿

安州長貳之居古傳伉壯遭煨燼餘惟長所勑

幾古貳以佐官略於籌遠僦工輸才取具一特
規模湫隘纔半故基耳中更繕修亦復因陋就
簡隨治隨圯震凌不支嗟夫事上木殫功役固
非為政者宜先然蒞官之所視漏弗填視傾弗
持斯豈人情也耶政三歲一更僕公一歲官微
事簡思無以遺後龜日鳩工制不踰度役不淹
時合內外而一新之茲非為身計始以貽將來
云

僊居縣重修尉聽記 俞建

丹丘列邑凡五僊居雅號簡靖然勾稽巡激恭
事視他邑獨旁午居官者認認犇命疇暇過土
木而問錢君子立繇辟水擢太常第英粹恢裕
不卑其官敏以濟恪事修政舉 職之又明年
顧聽事撓敝欲壓創始宣和今垂百禩紹興丙
子小嘗繕葺寢復四紀繼者憚費忽傾謾弗訾
省子立從容論邑太夫林君岳曰竭來充位再

稔閱朞月即踐更宦游素諳營創矧氣力差卑
敢犯不韙徒念錄錄塵埃蔑圭忝禪縣官此屋
不修且壞誠不忍累後人寸鏹粒粟縱之敢或
一毫蠹民寧輟已不靳易腐直鏹儻支永久吾
心庶幾焉邑大夫嘉其言而縱臾之謂愒日浮
食逆施尸厥官舉世總總子立問津青冥慨然
自詭為來者地端未多見迺率先捐錢五萬佐
費子立復捐俸繼焉未取之官山他費率視市

直隨給工徒就募計日疇予棟幹之蠹敗瓦石
之闕裂悉易新之東有老屋三楹隳仄梁甚併
復增葺闕壯加昔合其費實半鼎創輪奐飛峙
丹堊照映經始於中夏之旬有七日不匝月斧
斤即工役成而民不知過者交口歎羨寧知子
立又有餘地茲特經畫之瑣瑣者歟夫擾不及
民仁勞已佚人義役不淹時智為人所難勇捐
俸克費廉疊是五者可書不可書子立名撫家

携李余里人也

僊居縣主簿聽記

俞建

簿職勾稽上而臺寺監下而縣崇庠雖異責成之意畧等縣隘或不具官尉共二尉逐逐警邏無寧畧自揀弗贍又分其力於簿簿責未必塞併與尉事漫弗理近制簿不掇委督覈不同他曹僊居縱號清簡無簿得乎前郡守李公廉奏置簿於戊辰官具而解猶闕越四年趙君彥儋

來僦舍隘陋不堪着足得舊營廢址屋之簿有解自君始寸璧弗思徵民暮年班輸僇工翬飛翼翼士民創見率譽其才余告之曰子居官而不治其舍耻也治舍而或尸厥官亦耻也子奉職以勤恪聞昨暮坐曹無曠事是能治其官如渚舍矣事固有天於簿者孜孜振飭眎今所立不既多乎落成請記就以勉之

寧海知縣題名記

樓府

政和六年余自連山儀曹用還堂闕改差四明
儀曹掾是歲孟秋假道茲邑遇青田劉侯倚友
之為丞也宣和二年自明州昌國縣令改秩堂
除越州餘姚縣東歸待次是歲季秋假道茲邑
遇劍川沈侯賢佐之為宰也二侯御曲親故皆
得以賓禮敘舊每遇僧坊一宿而邁見其市井
蕭條人物稀鮮官舍卑陋山嶺崎嶇無一事之
可人意誓斷不復過此洎克賊殄滅沉海之官

至越而舊物已為有力者奪徘徊未知所向朝
廷不忍無罪報罷忽降御筆易地於茲顧雖有
平昔誓斷之言而君命不敢遂逃遂以宣和三
年季冬廿六日赴上始即輿席竊歎三至皆有
為焉治事旬浹四辟蕭然獨有題名一記以木
為之龕于聽角余又嘆前賢製此將以為名也
殊不思邑之窮僻既不足以得名木之易朽又
不足以久其名政宜付樵蘇不若已之之為愈

逮攷其姓氏同素梓者二人揚光祖有雅故者

三人廉教知言常半面者三人史邈殷或以

政事稱或以文章顯其聲稱籍甚固不俟龜跗

玉箸已自流傳於無窮矣然念古人好名尚有

況碑江水俟千歲之後谷變為陵庶幾可見余

又安敢以邑之窮僻木之易朽以廢前賢為名

之心哉於是礪石移刊以成其美

寧海縣尹題名記 吳子良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間樓府為記

稱始鋟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井聚僻寂小其

縣寶慶二年冬會稽王君至僻寂者漸稠密矣

君顧謂縣當問民俗不但誇井聚民俗厚雖僻

寂未宜小民俗薄雖稠密未足誇也寧海之民

力耕釣安賦輸見謂勤朴於今尚爾意其在宣

和前未接京邑華靡事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

以僻寂小之哉然今既漸稠密亦漸熾於爭蓋

地迫山海產慳食嗇有足憫者未可遽咎其俗之薄也且人情本尚平縱趨險可復御以險乎人情本尚易縱趨難可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已究民隱每黎明達分夜甲是乙否語同家人所與奪一於理義威術弗仗也聽之東有堂老幾仆葺之如新榜平易以見其志既又謂題名雖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別市石重刻之增本朝而上三人焉曰劉轅曰陳仲通仕梁唐風蹟

不大著曰陳長官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其越吳越議增賦上書死爭以免由是觀之果援其民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之上名氏班班苟過其下一二數孰為追繼陳者孰為遠愧陳者有聳慕而遐思有怒皆而切齒蚩氓得以肆臧否賤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式戒具茲石焉然則以僻寂小其縣民之望於令者安在以平易孚其俗君之望於後者有竟

乎君名準字端已遂初先生之次子於是世其家矣

寧海縣丞聽辭記

劉倚友

崇寧甲甲大觀戊子是邑兩置丞職皆踰年詔罷政和壬辰丞職復置余以初第承乏茲任前此雖越兩政皆以中廢而公解不克治余至則僦舍編民隘陋若之既而得地於縣之西隅以歲在癸巳九月經營越明年正月告成址而柱

者凡二百二十有二他木稱是又闢縣之垣以跨橋曰通德因聽之餘以構堂曰松吟亦足以資出入燕息之便也一日落成士民縱觀有驚眸夸睨若見賞者有俯眉顰語若見勞者又有欲笑而頤不解欲言而聲不揚若見誚者夫見賞者余知其樂此基構之成也見勞者余知其卹此造為之勤也求其見誚者不可得竊思之固有在矣得非謂仕宦所寓比傳舍為稍久今

基構造為之功非不知其備且至也然斧墨未
乾爨突未黔代者告至徒役役為後人資耳况
繼而居者未必察察而未必德也雖然彼見誚
者固有理而所以誚者乃余志也士之有為於
世者期以身任天下之重要皆使人人獲安利
而後已况朝夕從事無非盡其所以為人者於
一室勞佚又何較焉若天察與不察德與不德
尤非所問也雖然繼是居苟能壞者思完弊者

思新毋頽我窓牖毋毀我器用毋以一時苟簡
而忘後人長久之利使向之見誚者於余心為
無媿亦仁人之賜也因其落成故序此以俟賢
者

寧海縣主簿聽辭記 李知微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自一命而上至于天子之
大吏繇簿書期會達而至於坐而論道俾各務
其官而修其方用志不分若將終身則事無有

不舉而民無有不理。雖至於大治可也。仲尼覆生之器，祭必先於簿。正迨俗化，陵夷乃有高士。不為主簿之說，余嘗疾之。寧海亦萬家之邑，官簿散脫為甚，盜而去之者，家日以益裕而名存。實亡者，致無以自給。今欲一釐正之，使黠吏不得竄跡於其間，而良民受其賜，不在勾稽之職乎？主簿栝蒼陳公，儒家者流，沉靜端敏，蒞事茲久。官修道行，迺以辭記之。闕一朝作新命，知微

記著歲月，故因進其說如此。異時必有指是刻而相告曰：自某充是官而籍之散忘，愈甚也。自某善其職而散者因以復合也。則斯記之設，豈無所取云爾哉？矧歷年于茲，故多聞人則揭而著之，以示不忘。茲亦後來者之責也。陳公名雅，蓋學校舊人，今所可得而記者，僅二十有三人云。

古者卽官出宰雖班有土之權縣令得人自契
震雷之象所謂子男之國實為父母之邦其政
不得不修其門不得不壯是故義經設位式著
乾坤之名老氏垂文亦陳道義之說蓋以限閭
域於內外順闔關於往來其或肇創重樓齊列
大道斯又為一時之輸與使百世之謳謠者也
當邑漢會稽之回浦鄞二縣地也後漢改回浦
為章安晉孝武太元二年分鄞章安戶置之唐

武德中改海州為台州寧海屬焉自開皇迄唐
大曆其間興廢靡定遷改不常圖牒具存斯不
復載眷惟靈壤實曰奧區地接天台路連石姥
時生英秀代出神僊一派桃源阮肇舊遊之勝
境千尋瀑布興公作賦之鄰邦自武肅有國縣
署之前本無崇制門闥之設止乃平居浸歷歲
華率皆頽毀梁柱悉蠹陶甃不完風雨雪霜藥
櫨莫庇皇上耕籍之年秋八月我武寧章公來

蒞是邑性惇寬裕動合典常專文學之科預英
雄之選以詳雅鎮俗以惠愛宇民雖位屈於十
銓而利均於千室下車數月布政多閒睇廣廈
以爰周歎開閔而未備有邑人陳繼安暨鄉鄙
耆艾等列狀獻誠願謀新作既輿情之允洽豈
人欲之可違公察以由衷聿從其志故冬十有
二月因農之隙庀徒以時大則輸梁棟之材小
則斂椽桷之用官無醵歛民皆義從押錄薛宗

等夙事公庭恪居吏局共謀樸斲盡瘁勤勞高
卑悅隨上下胥樂一心衆力百倍厥功景祐改
元門與樓成軒檐半空烟霄咫尺欒栱交結丹
漆相鮮晴曦下照於觚稜翠巘四圍於爽塿雙
扉洞啓宜駟馬之並驅層構鼎新若蜃雲之擎
出華不極侈儉皆中規仰之彌高觀者如堵翌
日公乃謂鹽權侍禁王君贊府評事君曰我
之政必葺幸已成矣豈非由能幹之宏才假通明

之奧思以茲公共成此門不然則何以致累任
之闕一旦而備宜乎張絲竹羅樽俎會同僚登
是樓而凭之遠可以觀耒耜之勤近可以採風
俗之語比夫庾元規之登望王仲宣之銷憂彼
皆賞翫物象娛悅情興不足同年而道耳於戲
斯邑也剏置近數百年斯門也朽腐知數十載
是邑之民得不思經度乎所以然者蓋以待明
公而作之庶播其芳風者哉余受代葵丘經游

花縣俾茲撰述靡容固讓敢以直書是歲五月
二十有七日記

赤城集卷之五

丹丘州學記

李昉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知道道者非他道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鑽仰聖經將以演潤性識革去蒙吝先儒教化之術貯乎胸中願君子仁義之說裁諸筆下引而伸之利而用之發為德光蓄為政本求其治也又何艱哉倘捨其學從其政有若槌墮索塗冥

行而已矣豈辨民哉噫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
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永
帝圖者興儒學之驗也其人文肇生易其首焉
則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聖答問著成論語
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書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禮曰如欲化民
成俗其必由學乎春秋曰學然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伸之以孝悌揚

子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荀子曰欲賤而
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學者大富之器也舉
是論之歷代聖賢垂諸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為
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
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
法從何入焉既不以聖賢之道入手心潤乎性
則空空焉縱其心放其志事親則昧其孝事君
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

立身事生之大本為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
景祐二禩秋八月防自澶移宋宋有府學久矣
生徒寔繁規模大備風教日盛詩禮日聞以是
出名流取等甲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
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
主坐賓周行每以為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
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奧誓賢者政
事之本徒竊厚祿以為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

人之為學贖已之不學欲人之多聞贖已之寡
聞寶元元祀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台台之亞尹
宗明晉卿真端方純慤好古愛公之士也暨從
事會稽肅之隴西泰符及臨海長著作高平貫
之皆清慎有文之流官聯之間道義相得寅緣
幸會有若舊交凡所建議躍然一心因相謂曰涉
海則方丈蓬萊跨陸則四明天台以知天台者
山水之秀甲天下也可無清氣以生竒人况趨

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詢諸郡人則曰近世以來
鮮登科者吁豈非出守者不以儒為意乎反以
儒為鄙乎致學者鮮而士之寂寥乎又相謂曰
士不以勸勸不以道則舍此而適彼者有之矣
道聽而途說者有之矣為西北之流而忘反者
有之矣且尚文之世素風四發普天率土咸建
儒宮山竒水靈之地何獨未建耶晉卿曰久有
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

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
凡百步有隙屋十數間揆而度之默而識之又
相會曰茲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館則有位之
人易為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矧材甚省功
無多苟見義不為是無勇也莫不亟召占吉日
風斤驟運虹梁乍申制作有經簡質為尚止增
十間舍遽成一敏宮自仲春十有一日起功至
仲夏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蕭洒靡踰

百日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
既成會八使葉公清臣戾止是即首登是學延
與諸生從容論道謂防與晉卿曰既興庠序將
變風雅不顯不敞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
群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復有好事者願出書
糧共三百石其助也翕焉其興也勃焉噫學校
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變至魯豈難也哉
仍命宿儒將為主者詩書禮樂不得不興矣忠

信孝弟不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賤者可以貴
貧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蓋學有所歸俗有所
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
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誚焉

州學記

章望之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
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
生知鄉風教而大講儒雅斯道開明矣及慶曆

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
時政上懲橫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
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舉送爾執事者失朝廷
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為立師
生矧復能興棟宇期以教人歟自非知道識王
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
東實前守李君防再徙之歲久卑敝僅存皇祐
二年通判江執中攝州政謀盡革之會衛尉少

卿呂侯來守郡嘉協斯議遂毀舊圖新倍除前
制逾月而役休有殿以春秋釋奠有堂以揖讓
講論閣以儲書齋以居處門廡庖厨既周既飭
允為屋五十楹巖然而高冲然而粹復有百物
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
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魁偉特傑之才自致
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賜哉斯役也大理寺丞
知臨海縣崔黃臣司理叅軍王景寔董之蒞事

有方故費鮮而功逸宮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
才見托紀述百年學如不葺來者其媿斯文碑此
已亡陳司業者知於
李守兼所編中抄出

台州重修學記

季翔

學之設尚矣堯舜三代皆有學春秋之時去古
未遠二百四十二年一百九十三國能修泮宮
者獨一僖公彼鄭子產號為名卿不毀鄉校僅
如餼羊之存亦不克相其君以教化為本務趙

簡子以儀為禮晉士會不識穀烝使當時學校
素修禮義素明目熟乎俎豆足習乎規矩豈有
臨事情禮之失乎由是言之子衿之刺何國蔑
有我宋聖聖相承垂二百年庠序徧天下絃歌
接閭里主上中興幸首善書六經製先聖七十
二弟子贊風勵學者俾獲覩天地之純全何其
幸也雖然興學者天子為天子興學者太守也
太守賢則學校興人材盛否則學校廢人材衰

政教汚隆風俗厚薄實係焉不知者乃區區簿
書獄訟財賦之末所謂使民回心向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太守臺簿黃公本以經術為諸
儒倡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台舊有學歲久浸圯
公命工度材葺故而鼎新之又增廩米出公帑
加養其徒月謁殿成禮升堂講說學官職事以
序進園冠莪如大裾襜如閭閻秩秩有洙泗風
諸生德公又樂公教於是相與繪公像記其事

曰漢循吏惟文翁以興學顯唐循吏惟常衮以
興學顯至今閩蜀號為多士而二人之名與之
俱傳今黃公篤誠于學士嚮化異時人材作成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當有所謂允武之士也淑
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當有所謂允文之士也以
此導其治其國平天下化獷惡而為良善操
不軌而為順從食我黍稷懷我好音又必自茲
以始台之多士盛於閩蜀黃公之名蓋有出翁

袞右者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蓋言僖公能
飲君子長者以酒君子長者亦錫以難老之福
欲其壽永作人也咏歌嗟嘆之不足手舞足蹈
而有餘至於象其形容非止朝夕望其儼然之
威即其溫然之色而不忘欽慕之心亦欲黃公
長於作人如魯之僖公爾薄采其芹薄采其藻
則學者事也公字仲微名章邵武人也

台州重修學碑

唐仲友

本朝以恢儒為家法自慶曆迄紹興命教益廣
太上皇帝首善輦轂欵謁臨幸親勒石經以風
厲學者聖主服慈訓復舉綈典橋門觀聽益盛
肇建華閣嚴奉奎畫增飾黌舍輪奐一新風教
所被無間幽遠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世以
諸生受國恩導熙庚子奉命假守歲丁大侵夙
駕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官將就傾圮惕然念
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序既登麥命臨海

論字不錯

令葺大成殿易腐葺罅堅緻可久至秋中熟乃議修學闕庭高門崇垣脩廡論堂書閣因舊而葺鳩工度材慮吏竝緣乃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取之吏卒謹飭者行文書給呼召如作私室官不知役始作於壬寅孟春畢于首夏庭宇夷直規制宏壯悉過於舊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明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

俗使人知有禮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睦之地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養薄則不足移體居陋則不足移氣青衿挑閨而不孫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入無足恠也茲郡邇辟雍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承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于今又因循而不脩守之罪大今指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

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心力而守蒙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與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詩曰有學之宮既久斯圯匪鄉之美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為我勞辟雍之化其流滔滔有庶斯修有門斯閑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逶迤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篴青青子衿曷孫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

毋負于天子

台州重脩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詒

夫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後帝皇而出知帝皇之聖陶唐虞舜之化知所以盡美夏禹湯乙之嗣知所以純庀挺君臣父子之教成冠婚射御之統垂諸億載而不易其繫宣聖之謂明矣聖矣寔惟生於姬周之季幽厲之世也有麟吐

玉書於闕里以為神異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又
曰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蒼龍統室五星
降庭茲又竒怪惚恍弗可以具論歷聘列國不
遇時君蓋所以然者患道之不行不患時之不
遇閭閻於洙泗之表祈祈於龜蒙之奧讚明十
翼之旨開系太極之度三才之義傳而益顯八
卦之列變而益神述二聖三皇之言九宮五行
之適因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明悔過自誓之為

賢發明十五國君臣善惡之本據之為諷誦叙
二百四十年治亂之蹟十二公承襲之宜大則
申褒貶次則陳赴告三千之狀辨卑高之體三
百之條定名數之列裁六樂分四象雲門咸池
所以興大倫大章大韶所以增廣懋大夏大護
所以象功成大武所以陳武功斯六籍者所謂
之人文也洎兩漢而下建侯封伯比比相尚嗣
王封聖者綿綿徽號台州東甌之分野淞水之

右界率有六朝之遺範繁馬衣冠素業者有矣
而茲廟也舊涖郡署之背枕山之趾鑿宇側陋
鞠為荆榛一日會僚屬而誼之祠不亦隘矣興因
圖完葺而遷寘之乃卜東城之維四向平易襟
帶林藪腹腋剝廟薙草誅茅爰命哲匠授全模
閱其桴棟博其楹礎有以高為貴者時之以墜
墮有以廣為麗者故之以廊廡磨礪砥礪周之
四壁丹漆頽壤飭之藁綺設肖像被衮冕於南

面旁羅充公而下象昭穆於左右列八十八座
圖遽伯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德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鄭康
成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高柴宓
不齊樊須琴牢梁鱣冉孺原亢漆雕開高瞿司
馬耕子張巫馬期公冶長澹臺滅明原憲公伯
寮燕伋南宮縚縣成顏路季曹邱於東向壁
績孔憲叔仲會秦祖鄭國公西與如冉季漆雕

上
哆左人郢廉潔步叔^乘邾^翼顏之僕狄黑顏曾公
哲哀樂欵公西^歲歲申振魯歲公孫龍任不齊秦
^舟商施之常公祖勾茲伯虔榮旂顏祖秦非申黨
后處奚容箴石作蜀壤駟赤漆雕徒^父公^公夏首
公良孺公肩定鄔單句并疆罕父黑於西向辟
其豆實其籩實視牲器皆品著之其用少牢率
以春秋置奠而常饗之景燦哉宣聖為王者師
迄今千逾禩其道益廣其貌益嚴國家加號至

聖文宣王不其然哉其地勿改其制益崇考室
斯千齋之伊載鍾鼓千戚落之惟熙若揭日月
而行焉因琢石鏤文實夫不朽

台州鄉飲酒記

謝升俊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
平之治以紹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寧
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闢賢士之閔以長育人
材凡所關遺莫不振舉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

講今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使數千百年之
曠典亦幸遇於旦暮間甚盛舉也郡太守秘閣
張公偁適當奉行恪虔靡忽不踰旬月大講于
鄉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并俊竊謂先王制禮
鑑諸石為永永無窮之傳并俊竊謂先王制禮
之意悉緣人情人情所欲因以行之其所惡因
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欵所謂六
順也是人情之所欲其可不行乎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滌破義所謂六逆也
是人情之所惡其可不去乎鄉飲酒禮寔後世
逆順之所自正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
鄉飲之為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
正齒位則行之春秋習射於禮則行之鄉大夫
飲國中之賢者則行之時習雖不同然其為禮
之意則一至漢唐間固嘗舉行不過一時尋即
寢廢詎曉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不規規

務為籩豆脯醢合歡於飲食間謂夫主賓介僎
之有象辭孫獻酬之有節拜跪升降之有文坐
有序豆數有別凡禮之意悉寓焉故行諸一御
之內則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目熟於所見耳熟
於所聞不獨識禮之制又且達禮之義居於家
者弟長而養老仕於國者尊君而親上自然教
化行習俗美人人知逆順之理皆有士君子之
行而乖爭凌犯不生焉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

道之易易又曰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長幼之
序失則爭鬪之獄繁矣殆謂此也台之為郡實
東浙樂土生齒繁息事物猥多所以去逆效順
在所悉中於禮觀之者如堵皆知為士之貴而
加歎仰見今日化行之初風教之美天下靡然
丕變嗚呼豈不韙歟一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李翔

文籍生于虞羲六經成於孔子子出論語史始

編年厥後書日益繁六經之外有傳註傳註之外又各有書諸子亦各有傳註史家又有雜說學者耻一物不知昔人有願入秘書一讀平生未見之書夫為士未入秘書必游學校求多書者假之以觀而貧者苦於無資其力能以置者固不如秘書之富也非賢師帥為之置書其間學者非自致青雲之上求入秘書終未得盡讀聖賢之書如古人矣此夫士者公患也上即位

之首年敷文閣待制趙公以同姓之賢來守丹丘下車敦庠序之教士知嚮矣明年春陟魏科者十人江山之勝蔭牛宿而直台躔長才秀民間出其間每三歲南宮有司以名上者不過四五人至此遂倍蓰於他時豈非教養作成之有道耶一日公謂翔曰來學之士宛然洙泗之風獨書籍未備不足以供其觀覽未免假書於市者於是出帑藏之贏贏五百緡置監書三千五百

卷命藏之學俾登吾藏書之所如入群玉之府
球琳琅玕無所不有仁智各隨其所見大小各
隨其所得異時推其得於書可堯舜其君民是
藏書之效也已嗚呼賢矣哉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兩漢四百年傳循吏纔十有八人文翁興蜀
學遂冠西京循吏之日衛颯興桂陽學遂首東
京循吏之名彼之興學未暇藏書也固擘猶歆
艷如此睹公勸學之勤藏書之盛又當大書不

一書為時循吏之冠冕矣翔非其人也而公命
記之姑叙藏書之歲月俾取書而觀者曰是趙
公之德也書之藏不朽公之名亦與之為不朽
書之澤無窮公之教亦與之為無窮昔召伯聽
訟南國去左右于成王人懷之勿剪其甘棠公
今易鎮四明行勵相于朝是書之遺德多士美
止甘棠之遺愛比耶公有才美文章而無驕吝
之私天資至誠樂成人人才治郡燁然有聲為前

人之未為能前人之難能其藏書于學尤為可
書也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道忘書雖有
不容贅者要之得魚兔者必自筌蹄始學道者
必自藏書始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賈南金

郡刺史以恢儒為政政之本也儒宮釋奠政之
大天台在浙名邦釋奠有器非惟不備且不度
行刺史者槩未遑及人乎數邪歲乙巳秋天子

重遴侯度毗陵丁侯壽繇棘正來蒞次春丁卯
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規不規彼擬不
擬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藏報奚其禮按朱文公
成式寅夕斤祭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曾以公
定于太常者授今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於
是丁亥先夕戒設由殿庭溢兩廡位各有器陶
不窳斷不鏤麗牲于碑奏割如制黃流洋洋椒
餼上升刺史衮冕赤舄登降鏘鏘猶天之靈廟

若在廟一郡既觀且喟曰夫子之禮如此夫吾徒豈可不格事畢諸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義為堂皇以禮樂為宮牆民格其化而士尤沐厥澤可無以魯之頌僖公者為侯頌乎是可以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謂之有司存蓋道不能虛行也而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則受福政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將以儒道天下可無

頌以祝其嘏其辭曰我瞻芹宮倚祀之器昔不度考今何偉我瞻庭廡倚祀之位昔不專考今何備誰其繩之文公興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禮既周矣神具歆矣繫千萬年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則受福詎邦之福實侯之穀侯曰不然天子是先我將以禮樂佐天子惟四代之似

14
赤城集卷之五終

赤城集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方晫

上嗣位之六年夏五月近臣有抗章於朝其畧曰國家留意人才文武並用故有太學有武學今州郡莫不有學起居飲食月書季放惟文士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甚矣國家並用文武之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闢一二齋兼養武舉之士上可其奏惟臨海郡學建置日久淳

熙壬寅郡守大著唐公更加繕造儀門外兩廡
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後有由縣學之左剏經武
一齋尋廢今郡侯遵奉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
於是即經武之舊廬拓旁吏舍而廣之設為二
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又於教官廨舍後隙地
闢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亦循其故址而
市築旣茨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千餘人
采其文理之優者聽入月書季放一如造士之

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
貫武技者為之訓導給民沒官之閒田以資其
廩餼於戲休哉甚厚意也諸生合辭請謂不可
無志矜不獲辭竊嘗誦詩魯頌泮水有獻馘獻
功等事然後知古之學校不專為教化絃誦地
而武畧兵戎之罔不寓是爰自漢武帝求文武
如不及唐長安中始置武舉與進士明經並行
然董仲舒興太學之請唐六館之目至不一而

為習兵書者設蓋箴如也惟我高宗南渡中興
時則兩學並建繇是文武長材彬彬輩出若乃
郡國自慶曆興學距今一百五十八年儒風日
以寢盛而武勇智畧之士散居田野三載大北
僅或自拔以著見獨平時肄業講習之所闕然
不聞可謂闕典今日崇尚右序風被四方既以
教養作成之事附麗於禮義之宮益使太公孫
吳之術是班於孔孟之道士心改觀爭自激昂

奮發功名相勉忠義然則儲養於無事與夫握
士於倉卒豈可同日論哉吾聞是邦山明水秀
魁壘之英忠鯁之賢公輔之彥師帥之才聞人
顯士繇鄉校出代不乏人紹興甲戌庚辰僊居
鮑氏兄弟首相繼以武舉擢乾道初又有自右
科易進士第而後為名卿賢方伯者自是聯肩
接踵腰金紆紫項背相望然終未若文雅閎博
之士光明雋偉之盛今郡侯仁賢推廣德意加

惠多士爾游於斯泳於斯既乃心精乃藝母荒
于嬉母自鄙夷於詩書禮樂自命於勲業遠大
自期詩曰髦士攸宜又躑躑王之造抑俾熙朝
文武得人如周家之盛庶無負聖天子樂育之意

州學教授題名記

王謙之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
大德也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
日不暇給而臨幸監學再舉縉典尊師重道有

光古昔閱時未久申命近臣聚生徒講學以風
四方規模遠矣列聖遵守家法有隆無替接于
慶曆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教養之
制加焉夫培植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憑籍
扶持以為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教者豈特
月書季放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群有
司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群
有司何如也議者顧以為考因在事之若安知

祖宗建官立學之本意哉天台為浙下州而人物之盛出為名鄉才大夫者項背相望此非一朝夕之故也蓋自建學以迄于今作人之功至矣為學官者不知幾何人顧使其姓名不傳於後豈非大闕予因博稽記籍之傳參以故老耳目之所信其所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皆與歲月俱泯而無考失今不識歲月且益遠凡今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予甚懼焉悉取而載

諸石雖到罷月日間有未詳然書其姓名於上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庶居是官者有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云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俞建

嘉泰改元春正月括蒼吳侯繇戎監簿分冊立銅虎始至欵謁學官進諸生而諭之曰台嶽神秀之區蟠粹鍾緼挺生宗工碩輔以隆道峻德

調元巖廟實闡帝賚松高之祥為是邦圭衮盛
事洎名鄉鉅儒魁壘正大彬彬輩出迺至擢第
太常策勲壁水聲價尤擅一時人物彙征林立
號東州冠竭來親挹簪弁閭閻秩秩詎非幸歟
顧淬業于學凡幾庠廩所儲奚若士庶階具對
比歲絃詠日蕃貲聚采畝豐年董董弗贍小遇
旱潦搏手莫支藿藟益蕭涼常布瑟縮非一日積
侯慨然動色曰若是寧不於多士歎繼粟育才

責不余在而疇諉會帑吏以敗聞聽其歸田于
官厥壤敷腴境臨海之保樂豪宗環睨競顛顧
疆畎適與故學田綜錯晦計者百有四錄計者
九百四十有六斛計者二百三十有七侯喜謂
建曰是不足為吾泮助耶吏白帑失贏會直僅
償委焉懼闕公計侯斥言郡國教養宜急捐以
予士不猶愈乾沒汝曹手吾帑縱乏搏縮奚病
矧飭厨傳稱過客匪性所樂抑不暇已約彼此

余志斯愜尚安靳趣割券昇學別駕復從吏之
劍佩聞風踴躍起敬懽言牧伯主盟庠校累累
毋乏大抵稍繕土木即推殊尤甚或而勉應銳
出秉情實鮮施予儉束廩給靡聞孰鏡植牙惻
怛加惠若侯勇且亟者歲獲常入粟有羨儲繼
今一飲一食皆侯賜也屬厭將奚窮始謀肖像
揭虔侯卻弗許乃合辭屬建議顛末以詔後不
得辭嗚呼謀食求飽士之耻也豐餼養士上之

禮也禮明則化行化行則俗成汎觀州邑棘利
紆義右政左教籌算榜笞日接耳目視詩書俎
豆若將浼已惟吳侯學以傳家材以經世飭吏
事以儒雅主治道以清靜孜孜風化嘉興培植
是舉也君子謂立政知先矣夫出研素之私智
而能急衆所緩一宜書耻狗己以自豐推而俾
寒素蒙其利二宜書休績創睹前罔倫擬三宜
書雖然侯之飲爾士誠渥矣勵志賈勇毋但僚

功名之岐嚅噤涵泳益鞭其未至以叩聖賢之
藩級諸生誠知此歟侯意斯無負而侯之德庶
乎其愈侈哉侯名英售宗寧問以中書舍人知
制誥者其再世祖也

台州增學田記

應椿年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
命來守眎事纔三日謁于我先聖祠下禮畢陞
堂延見諸生顧瞻兩序冠帶聯屬謂椿年曰是

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名士代不乏人學校彬
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及經費椿年於
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者未嘗
滿百一歲之入不足以克費典教者以敷學之
餘錙銖計之小不經意則用之闕也滋甚故有
願處學而不得者公聞之矍然曰是豈養育成
就之道哉當思有以附益之他日又語椿年曰
學用之不足未有以為計近謂諸好義者得黃

岳黃氏田五十畝寧海士人陳公輔田二十畝
臨海將仕郎朱鳳田十五畝為穀二百石有奇
縣覈其實而歸之學吾方以義勸人其知慕名
教而來從者殆未已也子其謂何退語諸生雜
然相賀請遂記之椿年愚不肖尸教事愧不能
作為文詞侈公之賜竊惟今海內郡縣莫不有
學其間或患不足者特上之人無術以濟之耳
昔唐劉賓客刺夔州嘗有言曰今之膠庠不聞

絃歌而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
貲以給也其說固當矣然其議謂春秋上丁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乃計本州四縣一歲釋
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舉天下郡縣歲凡費四
千萬請罷牲牢衣幣籍其資半歸國庠為築室
器用養食之須留其半益州家學校之用計則未
為得也今我公明號令一政教糾察奸欺督勵
風俗曾未期年上下懽服故能以義感民而民

以義從不勞指麾千里之內士皆受賜較其成效異乎損上下之儀以為食者矣異日此邦之士樂就菁莪之育而多為聞人寔基于此公名質字文叔昭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如此源流盖有自来矣是用特書以詔于後嗣有附益尚當屢書之云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為政者以養士為先善養士者以尊禮
校官為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覈知而沫尋
禮也然所職乃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
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
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充而進之爾然
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完母乃不可乎按州經曰
自三營遷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廩而
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豐且
病歎且赤立士最盛而養最薄類此具甚太守

邢侯近至則曰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已丑之水校官舍寸甍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謹曰然乃先以楮四百五十緡為學聽費而後以沒入田八十八畝為贍學費又光孝寺私塗田千畝訟宿競未已復丐以其半為學須意懇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而論則為師者豈以居為與美

為士者豈以食為屬厭哉為政者自宜然爾宜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則幾矣吾學固多良士又遇賢師帥戴君槃岷隱端明之猶子也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躬匪怒以教所謂合尊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其居爾求余記久未涉筆洎侯去益急曰吾不以其在否為塵情也賢也記合釐為二遜謝曰願以田為目而完附見焉不以己先衆也又賢

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董亨復

儒宮之養養有用也佛氏之養養無用也有用之養常薄無用之養常豐然佛非儒其能安坐而食乎佛既無用於世儒又有功於佛因彼之豐助吾之薄理亦宜爾先是台之亡僧有新園高潮塗田前太守今尚書趙公必願以其半與學官員憲記之矣報恩寺爭之不勝思以計取陽

為租佃歲輸不能厘抄陰實據之既郡委官履之而周知其數為田五百二十二畝有奇地已墾者一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羸涿水之所一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塗之增者日未已也然與養濟均分學不能專而有故僧搶臂於其間今太守趙公因博士楊君點之請盡挈而歸之學別較廩餘以惠貧民然後學總其權而利入豐矣或曰有用無用

十

○
之養不同矣養士與民亦不同歟曰不同民之
養惠也有政焉士天民之秀傑政所從出也趙
侯懇懇愛民而於士尤加意其有望於士者遠
矣諸生游於斯當思天地萬物與吾同體窮則
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斯有用之實也不然屑尺
寸之養其與佛徒相去幾何趙君名與傑南豐
人淳祐二年四月日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孫實

士有所見則有所守有所守則有所建立待文
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也
方今庠序之教周徧海寓作成賓貢豈皆待文
王之凡民蓋豪傑之士游於斯泳於斯幸得時
爾神宗學政舒王經術今上以聖學緝熙之真
相以賢業弼亮之上有所揆下有所守無非道
德之治性命之情其所感化何待鐫諭教授黃
君作諸生題名記亦建立之一端也乃若賢能

之書故自有次第學者當服膺之

登科續題名記

魯訢

○ 郡直台躔地實隘東海蕩江馮氣無厚蓄俗多
勤瘁競趨不舒衍古不名題人國家聲教普洽
薄海于外士俗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
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時陳公公輔以忠鯁得
名宣和間左公譽之文雅朱公斐之醇亮比相
望也紹興大駕南巡昵跡風化中州名公卿萃

于郡市改肆里易服聲華文物相摩盪而俗益
美故舊記始自咸平每舉不過一二人比來榜
不下四五自今家訓人勵關山川之隘而廣之
俗美于今猶今視昔馮儒碩德輝暎泰階有人
焉言竊乙卯第郡人同年者三人幸瑞安得陳
良翰其一也以前碑無餘石請續之因題其首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

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植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焚焚殆未知其所終已成周賢能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貳之內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致盈成開太平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競以簿書期會為急務凡可以釣爵祿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召怨啓謗弗顧卹也至若事關吾儒漠

不暇問或者迫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其文應有能超於積習以封植儒者為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要當大書特書以詔來者庶有補於世教豈徒曰識建造工役之繁瑣哉赤城為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靈嶽嶠靈江迴復天下言東浙山川之宏麗竒偉者先焉人稟地靈寔盛寔昌三年天比雲蒸霧集技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群趨以入尤病乎巷之陋也嘉

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
歲當勸駕朱幡臨視貢院東闕福安荆莽鑿山
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楹而闢酒務仍墻劃地
為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嚮所感咸思協贊
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師鏡州學錄
林恪經諭楊鑑貢補楊垓復議堯術覆渠以平
坎窩以防泥淖齊侯聞而勸獎捐金給粟助其
役郡邑之僚係素梓之達士友之同志從風樂

施季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曰興賢履道坦
夷多士步趨濟濟也由此奏春官策宸陛躋仕
版求無愧儒效之已試則封植之初心其功用可
限量哉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包恢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為人物淵海
如海之大魚薄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為龍
者又宜以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

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
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
迄于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鳴於一
時類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光前照後或以
問學文章顯或以操行氣節顯落落相望亦曾
不過十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今邑大夫劉君
棟邑政修舉將及於教一日於士友相與言而
嘆曰盍亦反其本矣人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

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典乎乃首為
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儼然昉乎此也學
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
淳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
而刻之石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覬日以起
其歆羨而使之爭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
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於是乎在抑名非虛
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惟聖盡倫如舜

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為學術而可與聖賢參
察此倫則為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繇是而取
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
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
孟子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事君
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
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孔門之所謂學
辨孟子之所謂用繇是而取科第庶幾無忝於

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為士之事寔不可
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
不易盡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
實本非異科也惟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
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
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嘆其難為水矣取
科名真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洪興祖

天台為山環富壯麗昔人於此冥搜遠寄追王
喬應真於疑似恍惚之間而不知赤城所據靈
溪所濯其下必有僑偉不群之士可與風舞雪
而休杏壇者顧所以引而致之之道未至爾與
其彷彿於所聞孰若合杳乎所見與其遺世而
不返孰若逢時而一鳴吾友贊皇李君之為是

邑也聖神在位登崇俊良加惠遠邇富而教之
成均首善郡邑承命於是奮然度材鳩工起廢
一新之而其民不知經始於丙寅之冬落成於
丁卯之夏中祀先聖旁集諸生成人小子肩摩
袂屬絃歌講誦洋洋盈耳所謂俊偉不群之士
既出而為之師且與其長論所謂達才而善俗
者是歲貢于禮部者五人齒于鄉飲者數百人
文質彬彬有鄒魯之風焉嗚呼使天下之為邑
者皆如李君吾知泮水之有人使泮水之為師
儒者亦復如是吾知成均之多士抑嘗聞之士
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蓋輟環天下而七
十子之徒不皆生於魯而老於魯也古有分土
無分民比閭族黨非一方之民則庠序學校非
一鄉之士周家德行道藝之舉蓋取天下之善
士豈求於一鄉一國而已也耶成均古制也郡
邑之學必占籍乃得肄業非古也鄉使是邑無

所謂俊偉不群者則如之何學者不可一日無師模不模範不範揚子雲非之故愚既為李君書其事又舉是說以告來者李君名亦字原仲觀其所立可知其人矣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陳襄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為天子者不以有己聽命以治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己聽命以治其

國則必朞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乎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迄于今宜出浮偽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冗濫者宜官賢者以黜不賢

者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
修者宜教民冠婚喪葬樂或有未作者宜攷五
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
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
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
老夷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
之則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
未為得禮者而况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

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東南隅大
作新廟為屋總六十有二楹先封正殿塑孔子
南鄉左右十哲曾子洎為門弟子六十有一人
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各以
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况
揚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立講堂圖古之輿服
禮樂之器於其兩壁間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
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回門廊環

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樽壘俎爵之屬
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興
事品物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燕喜人
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
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
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
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祭之俾民不忘是已無
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及也

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亦已矣如欲以
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乎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李慶孫

或曰上古有賢不肖而為帝王者則仲尼反為
旅人何哉天止生仲尼以聖德不授仲尼以寶
位聖故有作德乃有位所以辨別其賢不肖上
以品藻於曩古下以繩準於後世俾自天子及
諸侯皆折衷於六籍故舉世之人嘆其無帝王

之位待仲尼之深也自仲尼沒至今四十六代而天下自京師至于郡縣以廟而祀之不絕則與夫父祖雖授於天命子孫不守於宗祧者異也台州之屬邑曰寧海作新廟于縣署之震位遇能政而興舊址也且縣之經始有圖牒在此乃不書引領四顧馳心萬類海際境上山入天半地如雍壤人以魯俗蓋王化所及而儒風如素然向之宰是邑者或因循玩愒或才識無取

忽似堯之貌蔑棲神之宇投繪塑於地棄梁棟於野雖黽俛以釋奠柰淒涼於肯楨於是皇帝東封之三年廷授武功蘇公為此民之父母既進謁於先聖則惕然以傷其蓁莽越明年乃與少府展公進吏民於庭諭以新廟之志吏民喜曰向之不葺是邑之不幸今之云葺是教之將興若其經費則民悅而子來也唯命爰拓其基而廣其制正其位而辨其等殿如嶽峙廊如翼

舒門如洞闢然後以山龍而下九章被于先聖
之衮立先師十哲之像配享於左右圖諸達者
于屋壁加進賢冠之服彩章著明儀形具備尼
丘之祥庶幾之聖升堂之列如循循於善誘若
拳拳於服膺類孜孜於好學當此時也則蘇展
二公修禮文而落之集邑中吏民長幼以觀之
皆匍匐奔走俯伏拚躍果不以鄙邑為夷故幸
二公揭起斯廟使我民復見於先聖之容學校

載輿庠序益嚴詩書以存絃誦以繼嗣而朝廷
頒以祭器故上丁之禮由茲而為新廟之殊觀
也且仲尼之生厄陳則絕糧今乃血食遊鄭則
喪家今乃廟貌去魯則旅人今乃王爵加以今
天子登封降禫之後幸其居而增其謚是為亂
代之痛心遇治世之尊教否之於生前泰之於
死後也噫廟之既成則先聖之神其不福於斯
民乎斯民之性不臻于聖域乎必也異日多君

子之稱不獨在於魯衛而將變於是邑也豈不
美哉有問蘇公之為人則曰咸平三年以文章
擢進士第以孝養辭賓從職而甘屈迹於縣道
以迎侍母氏凡所歷任皆以廉明稱故今之來
澄清弊源崇樹治本躬易峻嶺通為坦途綠毛
附龜出來殊旣則秩滿考績或外蒞繁劇內列
華貫動靜語嘿率以仲尼之道為意迨未可究
其遐邇也抑展公乃衆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

命為展氏族分為隴西世襲有常家尚儒術祥
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職簿書性直道
充官清譽至故和而為政民以受賜今以後亦
未測其所至也僕以旅遊敘蘇公之鄉故見展
公之勵誠相與守天子之法制修文宣之廟宇
真吾徒也辱命作記乃據實以傳信云耳

僊居縣學重修記 周必大

孔堂高第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

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棗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為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唱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僊居篤意學校首為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入程試高不躡等卑不流

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祀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即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殿初祠宇庫下遷至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葺葺別市民居叔觀德亭總為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賦田十八畝輟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

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必呂咸
陳穎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為請夫教人必以
聖人為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
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
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
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
學校而令僂居則畧之是尤不可不書也

台州補軍額記

陳耆卿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室
暴八夷屬階微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
也相州之小大而為兵之衆寡舊蓋有額焉多
則贅少則缺缺額之弗補匪惟一朝而亦不止
一州矣諉曰省廩食者縮於財也至以餌市人
販子取籍具勿問藝云何桴鼓鳴望風迎自遁
若是者不誤其事哉嘉定十四年毗陵齊侯守
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

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歡且勵樂而歌之然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其子弟之有才力者補焉無子弟則媮黨而後許凡民而補焉蓋為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養為吾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故無不補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日以衆矣於是相與請于路分林君訾而林君復請於余願礪石以報焉余惟自昔誦美邦侯止紀民政

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馴易感也兵伉難齊也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馴而易感之民至於樂而歌之請於林君如此請於余如此其兵政可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不勝紀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威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人矣詔之曰礪石以報詎若礪汝心以報哉

台州奏行萬戶記

謝采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為厲非酒無以御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為常者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熙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寶慶間守臣葉崇有志舉行會除常平使者繼奉詔攝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年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誓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

兩利以聞于上鏡諸樂石俾民歌咏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為權酷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之餉而叛也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纔三十餘載而海內已虛耗遂作備權酷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旣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釀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

臣十餘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邏
旁午而匿姦藏慝及滋弊藪若官吏夫匠之屬
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終則倍之有挾者寄造
率十餘家彊有力者抑又甚焉不幸而獲則不
過升斗窮窶人也彎卒例擄呂逃譴其始獲也
必讓曰以供囚也其編置也復讓曰以奉護送
也故酒麴秫米之四鄰與在城內外之飲客筵
楚日報而私釀日盛官額頓虧本息折閱承流

宣化者亦付之於無可柰何而後止其弊極矣
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為工苛慘以求勝而莫
以蠲禁為上言者聖德如天賦民如子豈忍與
爭錐刀之利而成民以徒流之酷哉特民瘼不
即以上聞爾今賢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釐抄
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迺為奏請而
賢相國為之敷陳聖主亟俞之盼降省劄以示
遵守與國無極除漢武以來一千三百八十餘

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生業奉賓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聖德巍巍軼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歟

新建鹽倉記

陳淳祖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券置驛運鹽之艘纒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算日負多

徒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為鹽課之說三有拘權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召誘之策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趣不可強售也故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則謗沮怨則奸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是也台雖號瀕海接畛聯麓猿居蟻附之民大抵皆山窟穴耳一監所積

一歲敗夫至無幾何雪廩冰窖日融雨液吏常
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易
朝夕運棹也淳熙五年夏倉使章公端子至律
已如嚴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
寢息廢局鑄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
流行於他路獨台與溫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
徃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之以便宜來告且
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屋耳散積

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建
遺址尚存即其地為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
夏經始明年春成為屋百楹內敞外周堂森廡
衛公無重費私不繁擾若又慮運鹽之弊籍官
舡而繕緝之刺兵為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
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為公家計悉矣公嘗薦于
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日余嘗佐
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

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為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為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筭也其未之思乎吾儒生不解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台州支鹽聽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聽壁記獨支鹽聽闕豈其病在官庫耶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鹽場官主辦集辦集難為力而出納易為功官雖庫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隸鹽三後以二隸四明其存者一次故倉官亦省一鹽之額以袋計者昔為五千有奇而今為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益易遇客鈔至鱗排柳附隨先後給之責可塞賞可得爽敏之士噤無所用

其力則徃徃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其臺與
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束於其職之內焉
蓋今耿君悅是也然則官雖庫不庫者人爾非
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為喜而以
為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
也錄其姓氏自揚燠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王
拭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杜瀆鹽場重修聽記 宋晉之

杜瀆最甬地僻在海場國朝熙寧初始議塩筴
建監設官以董之其課入居是邦三之一紹興
間會稽姚君寬新舊治迄今四十年矣歲月寢
久日就隳圯當官者因陋就簡率不經意淳熙
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臧君寔來視事之
始愀然曰如是官乎遂欲更其舊而新是圖貽
書晉之曰煮海重利也權監重事也風雨之不
庇而覆壓之是虞觀瞻之不聳而服役之是懈

奚以善其後君為我請之上官吾將佐以已俸
晉之遂以其事上之州別駕州別駕又上之鹽
司之長得錢十有五萬臧君慨然致力爰諮爰
謀爰究爰度期於必成而後已聽以治事室以
燕居廩以貯藏亭以量稱廊廡門臺以翼以峙
為屋凡三十有七間役工三千人有奇糜金凡
百十有五萬肇始於丙午之春落成於是年之
秋工利其入曾不告勞民樂其均亦不稱病一

旦輪奐觀者稱美趨茲為是役也噫士風凋弊
誰能遠謀其有巽懦退縮不克振舉視如傳舍
支撐朽腐以苟歲月而已亦有奮然興作頗快
人意徃徃挾公而私先規厚入利未膚寸而害
已縞毛矣有如臧君廉勤自將誠實外應表表
於流俗之上視民事如家事愛官物如已物捐
清俸以就役集衆力以為助革累政所不能革
之蠹成今日所不場成之績臧君其賢者歟里

有貢士周錫請曰杜瀆之鼎新也固臧君之美也君為邑長且職乎此者也亦君之力也攷之吾知決渠微勞也有記戒壇異教也有記孰謂臧君之事而可以無傳晉之於是乎書臧君名棟字元任番禺人也謹記

臨海縣獄記

王謙之

錢君溫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庠陋傾側風雨燥濕之不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畢具夫環百里而為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溫伯獨以犴獄為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溫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御號大人行耳目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重獄事每行縣錄囚徒徃徃以寬平名溫伯之政及此非偶然也又明年溫伯過余道其事且求文為之

記余謝不能其請至六七不倦余因復於溫伯
曰民生之不齊舊矣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
陵衰彼惟不得其平也然後決平於官官師察
夫不直不正與夫強而不令者寘之於獄使之
苦身體勞筋骨一治而終身創彼知長惡之非
利則相率而歸於善矣是囹圄之設固遷善遠
罪之端也子今廣其屋室至者頌繫與平居不
大異然則所謂惡者何以懲善者何以勸乎溫

伯曰否人之不能皆善固也然其初生未始不
善也自其蔽於血氣之暫乖爭陵犯間或未免
及陷於罪未有久而不悔者官司徒以一日之
故逆計其終身之不復遂以抵冒殊扞者加之
彼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習俗薄惡人民
囂頑非盡下之人過也今寘之囹圄中優游不
迫待其自愧所以養其悔志而復其本心此字
民之職先君之志直溫之所不敢忘者也余曰

惡者人之所共疾子必待其自愧子於惡者如此其於善者可知矣善哉子之志而未大也溫伯曰願聞其說以開固陋余曰昔者夫子聽訟必使無訟蓋防其源也今必待其已入於惡然後感之使悔豈若教化之素洽俾之無入於惡無至於悔之為全善也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洽君之德而無有司之犯狴犴之設將焉用之雖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撤而

新之乎溫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因為之書

赤城集卷之八

重建黃巖縣獄記

周端朝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唯縣否或曰縣卑事
省無庸置也然則勉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
令官簿高閔事熟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是也
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生殺
予奪其根乃在於縣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謂
令官高柄專而事熟是也然令官終不為高所

任終不為專則有疑畏幸肘輸訴咈情非仁與
明鮮不脂膏以聽吏幸事晰情得所抑必富且
強不得於縣則喉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縣不
能勝也兩造至焉吏視財有無為白黑柔其富
且強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
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
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為者一其
所得為者二地近勢壓辦數莫奪仰屋而竊嘆

琴管

有矣所得為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
受初情者絕旁蔓縱有不獲吾無怍焉又所得
為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饑時其燥濕狃廬
勿瘦措^小琴中程猶未至以營^小猶^小毳錫視其民而
况麗于獄非^者皆狼戾犯法者也追昏之愆誑誤
之累閭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
巖壯邑事不惟甚者而縣獄且百年風墮雨敗
久弗及整紹定己丑令趙君汝駟始撤而新之

為式敬堂問事聽屋高而廡深辟閱而板堅起
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獄請
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
以戒獄具核獄醫為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
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鷺集文吉縣尹事也豈直因
圖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
鄙夷其民之訓則改敝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
記歲月并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
榮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
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咨
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
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菜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
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

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
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
懲艾已洋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
無過此矣竟失措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
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唇事
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
虜久當蕩折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
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

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
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雖難行而亦
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
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死生之也學
無仕無己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
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
意行道晚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
一善徃徃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群萃而

拔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
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享而又仰其大節俯其
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為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
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為
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
子而弟_孔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州學六賢祠堂記

吳子良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寔忝兩道提學

事不自揆庸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
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
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
部郎鹿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整曰戶部侍郎
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
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旨太守丁君璠教授
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
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

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隸
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
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
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
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
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
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
嘿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

不知退當語而默是掩非而邪于正此之謂樹
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自古亂亡繼此其
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浸通顯矣而
投簪於未暮之年脫屣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
公者乎姦險柄國群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
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
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
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

進雖不得居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
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
是故鹿公之遜居野也貪頑者可使耻躁競者
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
增氣權倖望之而視冕石公之沉於州縣也寧
忤郡將不肯以早租困饑氓寧棄官去不肯以
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
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知人屬以祠記諂權相

則謝不為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予
陞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
義則衆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
語嘿之義豈枉已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
之分豈阿意而為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
忠鯁豈非出於其志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
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當何志豈非當志
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賢之學哉

夫志與學以六賢為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到
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為貴而
或出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
況於絲粟之得喪瞬息之休戚曾足以污吾齒
繫吾足芥吾胷哉拜六賢之祠者可以凝焉思
悚焉慕悠焉悟矣

思賢堂三讚

尤袤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
台州淳熙丁酉表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于郡
學獨訪遺像未獲後三年袤來江東而公之六
代孫希文為安仁宰迺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
繪像于廟遂摹得之以寄今沈使君揭示祠宇
俾邦人歲歲得蒸嘗云
瀕海出日轂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睠求
惟良得此君子賢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餘年

遺風髣髴勵相我家流澤未已再拜德容尚息
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史

元章簡公

大叅政章簡元公於慶曆六年來守是邦有功
在民後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曾
繪置學宮以慰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僊卒老東府燁如文章海內咸覩方其
未逢出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按堵完城浚隍

植我棟宇百六十春尚庇風雨躋彼叅雲人渺
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語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郇公其儀不忒持循
法度恪守繩墨視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
自觸牆壁使用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杳渺
音澤厥今甘棠二五詩蹟

四先生祠堂記

劉鑄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郡
侯豫章黃當使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道
爲世師台之士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熙間浙東
大飢詔起先生爲常平使者部內賴以全活而
於台人擲垢爬癢爲德獨厚蓋常比屋設位而
祝之盍祠于學宮然先生之道濂溪周先生伊
洛二程先生之道也故祠四先生焉庶幾邦人
有所向慕而興起願子有以發其端爚惟黃侯

因邦人懷先生之德而欲慰其思復推原先生
學道愛人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
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道孔子孟子之道也今
學者孰不曰師孔孟得其言孰得其所以言不
入於清虛則溺於淺陋本源不正末流益遠是
以義利不明習俗以壞儒者遂可厭薄天下不
復見治古盛時然則長民者盍亦反其本矣今
侯之牧其民芟夷暴彊封植善良政既行矣侯

曰未及乎德禮也乃建是祠率諸生而舍米焉
執事以序雍雍如也禮成而退有進而言曰先
生之容則既瞻而仰之矣先生之道可學而至
乎侯曰善哉問吾嘗聞之惟皇上帝降衷于民
本然之性無不善也學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是則施之家而順達于國而理措之天
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若越其名以為高入乎
耳而出乎口則非四先生之所望於後學也余

既嘉侯之為邦知所本而其所以教人者又親
切而著明可尚也已於是乎書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為宋名臣
去之百有餘歲其精忠確論絕識危行士無賢
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
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公之謂矣始公事祐陵為諫官首論蔡京交結

外戚謫監當未幾以都司攝夕拜又坐上時相
書言私史違費謫外祠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
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軌謫通川以進尊堯集
謫天台晚稍牽復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
以歿其平生出處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達
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
仁不足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
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決守之或不固者

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知
為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於明德明善拳拳焉
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以射馬擒王為喻凡
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
而甘心於廢放胤斥凡人之蒙患難始而安中
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
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滅史學
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

承平不見牙孽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兆食
黑穢著命錄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
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
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公之在台凡五年始
至無以居借僦皆莫之與未迺寓寶城之僧舍
故老相傳能指其處紹定癸巳趙侯為州訪公
遺跡而得之深惟昔賢遷謫之地徃徃有祠以
見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潮蘇文忠

公之於黃邦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
可以莫之知也迺即其處而祠焉明年正月祠
成擇郡士林表民掌之取田之在官者十有二
畝畀寺僧以為晨香夕燈之費而屬振孫為之
記後學不佞何足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論次
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侯名必願丞
相忠定公嗣孫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為政
識大體歷數郡皆有循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

不盡紀今以直秘閣知婺州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
修政典局牒奉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
為檢取封角交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
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
日申通州迄依聖旨發遞前去仍申編修政典
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內黃帕文字

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為進入於御
前開拆今於十月初七日准通州牒准尚書刑
部符都省劄子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
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
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
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臣即時
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於
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內者畎畝之志

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群詞而上達
遭一覽以為榮竄路雖遙陳情已畢中謝伏念
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
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
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
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
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

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
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
之深仁憫此顛隳欲其存在以身藏怨螻蟻之
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日
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
捨大德難酬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唱明絕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馬學其在書後百年學幾絕朱張呂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洎其歿獨自為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黃巖推入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為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邈德丘園著行里閭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黃巖之稱前

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駟始祠于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歿其子嘗廬于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遊於此其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不幸皆不足辨也獨宗派不可不辨而極有易辨者焉亘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

為人者道也乎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
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
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其行足以知其
之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
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
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
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
而亦續也或遠焉同入或迴焉獨出人也或爆

焉外震或歛焉內足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
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為
河淮為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
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
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
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
而祠之自一鄉雅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
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號二高

士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後且奉令之命
求予文者也

上蔡祠堂記

葉適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揚時中
立皆為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丹
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
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
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

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
太守黃當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
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于學在二
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
於郡姦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
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櫺星門增太學生服食
有珩 器有壘簋又設燔火立養濟葬叢骸政
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

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
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
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
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
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
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
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延
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

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
者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畊之舉者
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
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
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畊既洗沐之
列于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
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今之不切不愈甚乎

赤城集卷之八終

赤城集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吳子良

自唐末入五代兵刃沸海寓臣乘君夷暴夏盜
名字盜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
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
英畧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
興三十載詔諸道求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
子與被旌獎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

為人無五常無以為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有微一動一靜而成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眡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皆父母所以遺我也况於達天人之奧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

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睽逆順之辨紊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生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獎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葬而存以不旌獎而止也然而必旌獎者君上無待旌獎者人子郭氏自被旌獎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圯臺毀長吏過不

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
臺而葺祠宇予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為請
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
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獎之至行宦門
臺表先朝旌獎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
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克其本心常
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獎之長吏對揚
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為無待

旌獎者勸又以為必旌獎者勸焉孝子名琮事
其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臨海縣城隍廟記

王子輿

夫五等之祭祀有三代之簡書或相越以為淫
苟不舉而授削絜誠徼福用庇元元曰城隍
率其常也子輿雍熙初載隸斯邑仲春二月祭
斯廟因詰有司曰邑居郡城廟從何得唯稱靈
應勉而行之俄命祝以致詞遂投杯而占兆數

四不叶左右聳然余曉之曰兆或吉焉神斯濫
矣始疑廟非廟肯謂神乃神噫冥昧之理今古
難之我先師夫子秘而不言矧後人哉猶是春
秋記事躬親焉翔望告奠吏攝焉越明年自春
徂夏燦石沅金離離旱苗焦灼迄盡雖群望奔
走曾無膚寸之陰霖霖之潤凡在有位若無所
容遂率同寮禱而盟曰廟既隳人之耻也歲苟
罪神之羞也幸雨如繩注則廟必鼎新未數日

而有徵不崇朝而告足萬井之懽聲雷動四郊
之美稼雲興遽命良工廣其舊址揮斤運斧日
就月將基構克成輪奐具美因敢錄幽贊之驗
序必葺之源未頃新令尹清河張公濬至止公
在泗上司刑彈紕歷兩任殆十周星紀朝野具
聞廉幹正直故遷是邑與余授代舉良能也予
明日遂行固託張公願樹其祠聊用直書真諸
屋壁庶幾乎後為繼者請禱無感焉

重修僊居城隍廟記 俞建

唐詔州縣霖雨以酒醢榮城門報用特牲實與社稷等祀然社稷以壇而城獨榮後人因屋之有自矣僊居巖壑秀絕異時文獻甲一方扶輿旁薄厥有陰相而城隍廟貌獨陋舊據縣城紹興辛未徙東城門外久焉摧落榛莽孤宇僅立歲時耆老合饗露立庭下風雨不庇為神羞令去來祈報徹即邏謾弗驚省嘉泰改元縣尹林

君賦事款謁心惕弗寧顧念力未遑暇既而拊摩呵噓爬梳剔抉縮浮濫搜漏隙以家眎官截截有紀越明年邑大治豐穰薦臻公私裕贍廼捐帑聘財痔糧鳩工陶礪斷墁類進秩舉經始勾龍棄之埤壝次學官次先賢堂次神宇賓館旁及官舍井井創葺悉登厥初周視城隍宮隅獨迫廛居隘不容礎舉百級驚地益之袤四十尺廣加三之一抑重煩撥毫髮不以屬吏邑老

陳康受命董役工徒百需率賦市直疇給民不
與知屏以密閫翼以脩廡層垣繚匝清泚映帶
巒屏對剡溪流左旋輪奐翬飛丹雘粲發為屋
楹十有三修容有室歲事有所宏麗靖深觀者
合詞起敬歎肇役於中冬既望再閱月訖工尹
齋宿具犧牲率邑父老落其下神人昏懌既昨
囑建議顛末建觀今士大夫赳赳銅墨旁緣他
歧避弗獲一墮煩罟上下交謫旦暮抹過不給

尚違他邨藉令盤錯孔裕徒或飭厨傳亭榭以
悅目市喙誇詡鈞聲譽疇能為民水旱癘疫地
以從事幽隱真漠問今尹呂廉格簡靖近民呂
精明肅給集事俗無駭政邑無遺功而又致力
於神以貽民休顧不遑哉今而後吏得以展敬
揭虔徵福於神而無愧神亦將宣靈布蘇加惠
於民而無辭尹遺愛斯邑綿數十百禩而無窮
一舉而三善具是可無書尹名岳字宗山四明

三台祠記

陳貴謙

台州有山曰天台隆崇盤礴蓋東吳巨鎮自晉以來推為台嶽凡山之高大而靈者稱嶽五嶽特其著者它如吳嶽霍嶽見於經傳尚多台山名嶽固宜州既以嶽命氏道家者沅搜括靈秘以台嶽上應台星故嶽以星得名通九州分攢言之台固自為牛斗分然余觀張衡靈憲論以

為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又史志所載五星自配海嶽今以東吳隆崇盤礴之鎮上應太微淵耀光明之星理亦宜然若乃三台在天和陰陽理萬物此則不待圖謀而知者世惟見兩漢諸臣驗以推明休咎其在周官大宗伯禋燎祀司中司命鄭氏釋以司中為三台聖王祭祀其尊尚矣敷天之下皆得瞻英躔以徼景貺固非一郡獨得而享然齊國祀

岱晉國望梁此周制所謂諸侯祭境內山川漢
郡國立標星祠今樂郊告壤作鎮既固上稽乾
象名比義協於以揭虔妥靈為民祈福侈此邦
照臨之賜不為僭越矣而然此偶失不圖或嘗
議而不果至嘉定九年歲在丙子知州事康侯
仲穎參酌舊典遂即天慶觀度址而祠焉發郡
帑及屬邑公錢鄉士大夫相帥出力來助故役
成而民不知朱門洞開紫殿竦峙霓旌絳節繪

在兩廡恭符正中華燁燁而來下侯既祗帥官
吏消吉薦獻者雅驩呼奔走瞻敬者填溢郭郭
在昔丹丘置郡于海濱廣斥六龍時巡服在畿
甸鴻疇倫魁項背相望台星實相之也今侯又
能作新祠宇輝耀六符之光與匿峯倒影相為
發揮神理感通靈心顧享是歲雨暘式序秬稌
具豐休應之不可誣如此自今以往發祥隕祉
使異才輦出大有歲書拱輔京邑屹為盛藩泰

符之貺寧有既邪咸願刻詞樂石以著攸始貴
謙以前史官之屬奉冲祐香火乃拜手而作詩
曰坤元上承台嶽峻極乾文下臨台符昭飾宣
精作鎮寶維感通比類既從營茲新宮 嶙
峒正殿洪敞六星照幄相比兩兩仰瞻星次戴
魁承樞嶽在巽隅翊皇之都明明天子百神受
職泰階時平風五雨十台甸熙熙蠲除凶苗農
有豐年士多成材孰委茲祉台符所錫孰肇茲

祀康侯是力凡是台人世世肅祇既祇于神亦
侯之思

采郭孝子碑

杜範

表孝行廬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
風俗焉者也采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
若稽舊典修宗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
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虞陳贊等四十餘

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琮年七十四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強里黨異之縣以聞于郡郡聞于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良久遂奏于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利役

嗚呼以一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耀使窮閭陋居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嘆喟喟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蹙宮庫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侈舊章鄉之士友屬予為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

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
齡者郭君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予應
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
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於質而氣暴牽
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
遺之憂者徃徃而爾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
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
者固將無所不為此念一存天地鬼神昭鑒森

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為上禮次之使
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
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
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
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
風教豈不大哉遂為之記

石藤石棧二夫人廟記 林師蘇

石藤石棧二夫人者婺東陽杜氏之二女也杜

氏家鬻湯餅一日夫婦繼卒二女方笄厨人挑
之干時隋大業末綱常墮廢淫奔無媿二女獨
潔廉自守憤厨人相與殺之亡命入山遁於永
嘉郡臨海縣孟谿之谷采蕨薇茹芝菌無幾阮
流暴漲姊溺妹援遂相為死唐武德間以臨海
置台州統五縣臨海唐興黃岩樂安寧海是也
孟谿屬樂安上元二年改樂安曰永安而遷治
孟谿天寶初鍾離君令永安聞縣治曰孟谿則

曰嘻其異矣疇昔之夜予寓長安邸夢二神女
鳳冠綃帔環珮珊珊然揖予曰若舉必第後且泣
吾邑永安孟谿是吾居也囑予識之今果不謬
獨未知二神女者為何乃詢耆老始聞杜氏二
女之說鍾離君高其節遣鄉人蹤跡之至三坑
口則見二枯骸如雪置藤石之上欲叩而視之
道隘阻斧藤流血斲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關
節鈎連金堅玉潤鏗然有聲咸歎所未睹因拾

以還中道遇樵父曰斯石藤石棧二夫人鑱子
骨也夫人生為烈女死為正神穿此山谷若曹
宜敬之語畢忽不見歸具道所以然鍾離君尤
嗟異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坑口稱石藤石棧
二夫人之廟由樵夫言也按圖經孟谿山周迴
二百里阮五皆有龍篠曰馬藤二夫人溺于是
曰桂曰孟益曰老公曰山其流會于祠下派為
三十六堰溉田五萬餘畝其興雲致雨北漸天

台西浹婺女所利蓋溥皇宋景德四年詔改永
安曰僊居今郭君易直以是年禱雨入山道險
商略徙廟既度材卜阡未吉山麓之民有馬直
者夢夫人謂曰得而居置吾廟當相酬直翌日
入阮治堰見二魚跳躍不已捕魚而得金釵因
念所夢俱不敢匿以陳諸邑令未之信一夕驟
雨阮流全溢悉漂廟材至直之廬而止令以直
言有證遂決遷廟即今廟址是已宣蘇間呂冠

弄兵民相保聚于斯谷寇至雲霧輾暝望草木
或為兵巔崖烟若旗幟然寇懼終不敢入賴生
全者以萬數至於水旱疾疫有禱無不應邑宰
自密學陳公襄都講劉公考樞密郭公三益司
業鄭公南皆有詩紀其實遭寇火石殘刻剝不
可省惟密學皇祐間馬祿謝雨篇有靈泉汲坎
窞僊仗下嶙峋之句其碑尚存斯廟歲月綿遠
時代遷革碑志斷裂可覽者十無二三在昔之

為祀典與否難復推考而今朝典祀不錄豈非
闕遺比緣春夏不雨徧走羣祠禱焉莫荅暨二
謁祠下晴空忽雲而甘霖踵至深可敬異因訪
故老勘斷碑得先後靈應事跡為詳將聞諸朝
請號焉封以荅神貺而及瓜有日遂不果故書
以俟將來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正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

閣滕侯之祠為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驚
喜謹呼奔走迎拜導至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
榜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
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庭相與
言曰徃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
唯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
不絕以至于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
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

則廟事既修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
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
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益嘗肆為妄說
強祔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偽
以控于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
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撰其事熹以衰朽
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徃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
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

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曄又因鄆縣主簿趙生師郊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為日記及故禮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為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

閑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急下令發夫守險增埤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日夜猶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撓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郭凡所存活以十萬計參五其說一無異詞

是則侯之為烈彰：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
實以守城破賊為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如職秩
迺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又有助焉於是更即
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
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解圍亟迎以
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
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庶策書而侯又下從
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

是則閻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為而後來侵誣
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感萬世向非台之
文獻有足徵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
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
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
焱銳之鋒勲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
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挽會其於建炎紹興之
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筆削矣

是以因書此碑而弁覈其真偽如此不惟少塞
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
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寔侯所再築而力
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
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為買田以
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
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

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鯉

寶祐乙卯春同舍郎方一新葺迺祖韋溪先生
祠堂以書來告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及本始
也然親有盡而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禰而
上至高祖四世而親盡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祧
祧主既藏不與拾事報有終也孝子慈孫及始
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宗主道
術修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名跡所
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為我祖顯

顛垂裕若使追養繼 過祀則止反有媿承學
之士綿綿相續舍某先師我心則怛謂報有終
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祖禰寅念先祖以經學
鳴世在紹興間蔚為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
韋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光迺即
常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
久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矣願為記之公
鯉竊念先生之學其時即中張公布待制黃公

且受業於門親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思永
真得其的黃公云黨禁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
家則蜀學洛學朔學也三家操尚雖殊守正則
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家入元祐
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
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既變士氣亦靡至
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
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于衆醉獨醒之

中遂為東南學者表正之師黃公發潛至矣洞
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攘斥文章孔性天此皆
親炙函丈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後學者也
先生遺像家藏日遠二公遺語傳頌日新且古
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况子孫繼承遺
緒其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咸謂
先生堅凝正守與世寡諧坎壈一官老死不行
其志以是為恨然心傳道統學為儒宗群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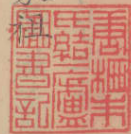
接迹咸顯則先生濟時行道之用又豈終泯哉
姓名言行登載縣志昭然可攷茲故不詳迺若
四世神主合于常溪祠宇以為子孫訓者則自
有永式云

赤城集卷之九終

赤城集卷之十

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

王象



紹定二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丁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于城下防者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括蒼門城以入雜決崇蘇門側城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港入于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今本路倉使葉公聞變馳來朝

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至則
陵谷反易城市為沙磧之墟亡者疊腐存者改
形為之大戚迺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
途巷嚴冥錄以靖寃妖籍戶口頒錢米助蓋築
弛徵摧閣租賦以請命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
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聞且乞大賜予
以造一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顓言益
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權予

一年凡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捐
其半須錢米以賑卹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初
倉廩蕩於波濤遺禾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
粟於近告糶於遠勸商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
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外求寓公寓公
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書災傷
以輕重為差州郭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
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黃岩重者數倍輕者必

稱必均各競於善而惠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
疾疫有藥死亡有棺瘞惻獨孩幼者有養始於
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前聞也水先壞門遂加
堅為深結深為洞門三其限以受版石穴其防
以為限多門多罅水多衝括蒼故塞括蒼門括
蒼無罅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
為長堤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為高臺以助城
力城崇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址開壘以

廣基噐利材良土密工練展民居除惡壤募穴
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
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甃甃之如一也
轟然偉冠可並邊城又通利河渠疏整溝閘堅
闢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
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
已周猶懼未徧民情大感尚憂不滿哀矜惻怛
常若不足此情此念天寔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

歲既告登功又告成起妙勝院之廢而闢其堂
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朝天門之通衢也
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變賴其生
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聞
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整合哉變之方
殺除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
念其昏墊而殘羸慰安者恃公一身爾事之未
定疫亡枕藉蠶麥大荒訛言足以興攘敝而彊

梁妥息者感公一心爾茫茫垂盡駸駸甦醒匪
身奚子匪子奚孫身不可忘子孫尚可忘乎又
有大者水患自慶曆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天
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為則於後者豈止
今哉慶曆之築至蘇始定宣蘇方寇之變其徒
顛沛於此城者至蘇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
之為備於後者豈止水哉齊威存亡風有木瓜
魯僖復宇頌存閼宮豐功盛心感嘆不足不足

心穀之成音也公名崇字次魏僊游人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拯災扶危渺千里兮誰其惠來存亡續絕兮父母提携何以報之兮卜此招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窿西江溶溶公壽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曆當此公聿似之歸輔天子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今歲時兮公顏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民子子孫

孫子孫有知視此豐碑

蒼山廟記

宋誠

蒼山在州西纔十五里水陸之途通焉連屬之勢亘于西南隱隱崇崇臻此而止自郡城暨于山嘉樹脩竹映夾道側聯聯不絕如在翠帳間行游是山若造非常之境群峯疊秀烟樹羅碧清猿好鳥叫嘯其間寔神僊之所居信東嶽之佐命山之南又有澄潭周環百餘步空闊沉碧

逗而不窮旁倚峻巖穴通溟漲峭壁削以直聳
清泉貫而下垂潭承其泉而龍是宅每天將晦
必雲物鬱乎其上或清旭晚照輝映相鮮嵐障
千里水光一帶烟靄蒙幕如列畫屏峻彼西郊
作鎮茲土會昌四年冬梁國喬公自尚書郎來
守是邦每景物澄霽升高而望茲山覺峰巒之
有異公曰是山也得不可於吾土乎明年夏將
旱公懼歲之不登憂民之歛食雖土龍徒而啓

千百神曾未果應公曰余為之長郡之旱民之
災是亦警余之或未勤乃召易者而筮之得山
澤損之卦筮者曰艮上兌下為損損而後益乃
豐歲之象艮為山兌為澤為西方雲澤之氣果
應為西得不為蒼山之兆乎公遂躬禱是山請
以民之災寘于誠告明明山不悶靈車未及旋
索澤如懸槁苗亘青若雲布川是歲果登乃自
茲山厥後陰陽其或乖度俾吏致告靡不響答

公又曰。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水旱者。民之災也。是山果能興布雲澤。救民之災。得不廟而祀歟。遂命工人。爰構廟室于山之陽。六年春三月。廟告成。乃戶乃堂。飛軒翼張。粉績糊。楨東西。其廊像設。無譁威容。肅莊儼若。舊制候公。而昌秋七月。公大備牲牢。羅絲竹于廟庭之下。躬自薦拜。以荅神社。因命鄉貢進士廣平宋誠。記其事。以誌于廟。乃重為贊曰。懿彼蒼山。吐納陰氣。興

隆雲澤。救民之瘁。實自我公。誠明期至。以虔以禱。引過諸己。玄鑒周明。布膏于地。歲既豐盈。惟公之致爰立廟堂。示民以依。春秋薦拜。水旱云。祈有舉。無廢在禮。而知靡煩。靡瀆。無逾我儀。

臨海縣靈康廟碑

石公孺

建炎三年冬。金人陷錢塘。會稽守外。附游騎。侵鄞。於是浙東之門不啓。明年春。鄞潰。臨海介于兩郡之間。封畛相際。居人震恐。逃散山谷。時管

內安撫使鼂公統州事甫浹旬乃召父老之習
事者與夫土豪之驍勇者升堂宴犒宣示祖宗
累世惠安之意諮訪險易及其備豫詞情慷慨
聞者感涕賈勇百倍人自戰守鎧仗犀利武藝
精敏絕壁巨壑如在天上公曰人事至矣不禋
于神弗福也嘗聞東晉符秦之敗遠視八公
山草木皆成人形聞風穀鶴唳皆如晉師之至
神所助也天台神僊所宅是烏得無靈響哉郡

人相與言曰宣和辛丑之盜陳師城下絜其牲
酒造靈順之祠祈焉卜僭不吉乃焚其廟詰朝
蓐食盡銳攻北城仰顧守陴者皆冠劍備人光
景駭異俄有飛矢中其首領群盜解去一郡以
安魯不踰時新廟告成詔加顯佑之號神之功
也公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于公乃齋戒備
禮而禱之夜夢神人具袞冕通刺請謁且言闔
境無虞之意公異之以邦人之必信也宣示于

衆故逃者復還散者復集千里晏然特以無恐
及大駕巡幸永嘉公復虔禱焉而波臣受職神
舟順濟自冬迄春無頓戟遺鏃之患金人退師
矣天子嘉之比大駕北還賜公對良久天語溫
厚慰撫周悉進公直顯謨閣而王亦加廣惠之
號報靈貺也既而夏苦旱暵秋復霖潦公至誠
惻怛每為之請禱禱之未嘗不旋踵而應由是
穡事告成人知樂業矣一日郡人謂公孺曰虜

騎憑陵深入明越衣冠士庶戕殺殆盡而吾人
安於衽席颶風怒號駭浪磅礴魚龍出沒百怪
呈露而吾天子揚颿往來如出軌道夏秋水旱
米若珠琲一穀不登將墮溝壑而吾邦倉庾告
盈是三者公之惠也神之賜也有一於此猶當
大書之况兼盡其美而喋無一辭何以侈大天
子之褒寵乎於是公孺稽首為之序次曰惟王
趙氏諱炳字公阿東陽人後漢與閩人徐登遇

於烏傷谿上各試其術以療疾登死東入章安
或挾鼎升屋而變或張蓋絕流而渡遠近服其
神遭章安令之害見於方術傳郡人俎豆之立
祠白鶴山下元豐中始建靈康廟額俄封仁濟
侯顯仁公靈順王宣和中加號顯佑令天子復
加廣惠凡三號焉歷代血食今千載矣先是郡
大饑有指闕廣告其賈客曰吾趙氏台之富人
也台貴糴倘運而往將捆載
吾宅也不

閱旬海舶糜至訪趙氏乃王也元章簡公刺州
事未之信夏旱甚禱于祠而鑰之約曰三日不
雨則毀廟五日不雨登舟風雨遽集高下
告足公謝焉洪光寺曳殿材阻隘不得進其徒
禱之谿谷暴溢一夕自至紹聖中增修祠宇工
人度材未施斤斧有若引鋸者郡守檻
其木於屋壁其靈響槩如此公孺嘗謂昔之詳
以事神者備犧牲嚴器幣求於杳冥之間荒唐

恍惚疑不可得

之感假則若鑑之取水

燧之取火俄頃而有合取恭拜井而溢裴行儉
致水泉之異信不誣也世之名山大川聖賢遺
烈尚多有之或

升其堂戶

重足股慄稍近褻易必致禍責而王之視此民
也有若赤子仁而不怒人之事神有若父母愛
而益恭故動

食疾痛每祈焉吉凶悔吝

不待布蓍灼龜而後信也有能使人遷善遠辜

以輔朝廷風化之美顧不遑哉然王能使後世

生而不能抹一日之患能全五邑之生聚

而不保其像設豈不以人之所利為先已之所

謂化而不忘者邪鼂公名公為字子莫濟北鼂

族元祐文伯龍閣之嗣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而

能精於致治成民而事神靈貺昭明合若符契

是宜書之傳無窮也白鶴山勢竒偉真一郡之

勝水浮陸轉將事絡繹蕭鼓之聲不絕永康故

有廟奉嘗不減臨海而行宮所及徧於遠邇矣
故作詩系之俾歌以薦獻云

山嶺絕兮蒼蒼江水深兮湯湯儼閎宇兮山陽
古帝命兮靈康感清夢於良宵距驕虜兮犬羊
衛神舟兮滄溟斥蛟龍兮蟄藏雨暘適兮黍稌
盈生繁祉兮安且寧捧玉書兮下西清加顯號
兮昭王靈杼有馨兮橘柚垂羌迎神兮涇之湄
神之往兮鶴與飛神之來兮鶴旋歸管嘒嘒兮

鼓鑿鑿自今以始兮歲其豐報神貺兮歌鼂公
惠此土兮無終窮

後梁宣帝祠記

王藝

余宦遊寧川寧川地廣山連枯蒼水通閩中得
無名山大川神靈聖迹者予詢諸父老則龍湫
有九獨玉溪列石備陳本未次及梁王誓祀允
至亢旱天不我雨邑令率其民更躬祭祠下誠
心祈禱未嘗不應時雨降神之靈神之聖可謂

至矣稽諸祀典桐栢之山龍潭三所畧而不詳
俚傳無據求之史籍梁昭明太子有子五人曰
歡曰譽曰詒曰警曰鑒帝乃昭明第三子也昭
明薨梁武帝欲立歡為太子以國難未平不可
以傳少主乃封昭明諸子悉以為王圖慰其心
詒遂進位岳陽王為會稽太守譽以兄弟不得
嗣君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
乃蓄積寶貨招致賓客歸附者數千人大同中

除雍州刺史梁元帝調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
譽張績構譽與詒於元帝譽惡張績之讒而拒
命元帝遣世子方等王僧辯杜幼安討譽譽軍
敗剋湘州斬譽詒聞而大怒舉兵伐江寧蓄於
西魏魏因以封之是為梁王詒會魏軍於襄陽
拔廣平斬杜巖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盡誅諸杜
宗族幼弱皆下蚕室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
揚之并以為漆髑蓋復剋譽之讎及建業平杜

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髡之酷元帝不
之罪及魏軍攻元帝元帝臨陣督戰元帝見執
如王之營甚見詰辱王遣傅準進土囊害元帝
魏乃立晉國號後梁建元大定北齊遣上黨王
高渙送蕭明來主梁嗣陳霸先殺王僧辨黜蕭
明而奉恭帝晉以不用尹德毅之言而失襄陽
之地耻其不振常懷憂憤著愨時賦以見其志
八年病背疽而殂謚曰宣帝世傳帝避侯景之

難隱於此地元帝已平侯景元帝復後見執於
帝知帝非為侯景所逐余疑其為政會稽有德
及物人為祠之迄今惠澤其施博哉去世既遠
未可輕論唐武德中旁興大刹目曰資福我宋
大中祥符始賜崇福之號景祐中邑令袁熙載
字良輔謂帝性不如葷不飲酒殺牲以祭不類
余聞昭明身衣浣衣食不重肉未嘗聞帝不如
葷苟血食而代以素饌殆去餼羊之類歟謂不

飲酒則亦可以去奠茅好禮者未然因民而有
旱乾之憂當順人情以致時雨徒事變更善守
者或謂予豈好辯因其同仕洎諸邑老強余再
四故濫閱簡策拾諸蹤跡敘其事寧人得帝之
跡仰帝之心固當益重餘俟好古博雅君子得
究其詳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舒奎

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陷兩京明皇流離於蜀

宇內幾非唐有矣非有而卒復有蓋王與郭汾
陽之功也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載
諸史冊霞電烟照而金翠補寫也迨于今叢童
筮豎皆知有王云嗚呼然孰知寧海閭風寂寞
之野有王之祠存焉按之史冊求之圖志寶應
初袁晁反台州盡有浙東地王遣其將張伯謙
李臯討平之此土之民被王德立祠祀王迨于
今火盜雨陽螟蟲疾厲有禳有祝焉嗚呼王之

食于此土非忝也民之報王盡忠信矣乎且王嘗拔常山拔趙拔懷而與夫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皆附焉捍饒陽捍太原捍河陽以至於申光徐泗宋許兗鄆襄陽皆平焉然則王之功滿於河淮京洛之間平浙其細也戮晁則易也何獨此土之民被其德哉感之於平浙也懷之以戮晁也毋以小王乎嗚呼德之淺深不以其功之小大也功之小大不以其患之淺深

也使晁莫不已寧能勿為祿山耶則此土之民被其德固無異於淮河京洛之間也然廟始創歲月無文字可繹其幾廢幾興邪規製像設服歸皆野老若若二勝座下伏文獸其何根何證邪屋有低塌風掀雨瀉破壁四面見山星斗零落縱瓦中行遂貫穿祠後神露其背過者憫然惻怛也余聞王之御軍行師號令明一麾幟霹壘氣色皆光焰不應樵悴若是想夫功成身危

程魚交毀徬徨慘澹其意態亦如是乎歲比不
登衆謹曰王病民乎民病王也於是富者以田
產之高下出財貧者以口數之衆寡助力與其
役者以財厚薄力小大取材始於淳祐六年正
月而成於明年十月九日過者肅然驚異矣夫
圖謀之所載忠豪之遺蹟此以教長民者所當
興奮也而鄉人之為是也孰糾而孰率之王之
德于此士也深又能神而明之故合而成焉者

出於忠信也嗚呼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
烟閣今其物為飛花為聚沫烟空月寒故迹何
在曾不如豚蹄斗酒之蕭瑟也其被於河淮京
洛之間者今其地為狂鼯狐兔之窟蓬蒿皆長
大成林藪未必有數椽焉簡潔可依也然則廟
之存于此士豈不幸歟嗚呼王之功崇烈偉夫
豈係於廟之有無哉然廟之有無民之忠信厚
薄觀焉鄉人所以盡其情也然則廟之新于今

豈不韙歟王之名氏不待書也當時與郭令公
齊名者誰歟

董將軍廟記

林師點

郡之東湖南百步有廟巋然抵城據圖經云唐
浙東觀察使董將軍祠也世傳吳越錢氏有國
時立名在祀典歲久屢圯葺於邦人至淳熙六
年父老始請于州即其舊址東嚮易而新之廟
故有石記尾獨載朝奉大夫知軍州李春卿立

其置廟之因與所置之人若年月皆逸而不傳
師點嘗攷于圖記訪于耆舊則神有靈德且懼
其將就賤沒遂以合載于文使得以著于不朽
焉按皇宋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衙校
左良王者實監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
告曰能存吾廟當以判官為汝子妻寤以語良
玉廟遂不毀未幾果得子狀肖廟之判官是子
幼年頭有瘡疾久之不愈家人往廟禱焉見屋

漏滴損判官之首亟修之而見瘡立愈大觀二
年登進士第官至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即其
子也暨淳熙間郡饑甚有閩商支太輩泛米海
外俄見一人身衣白衫方巾皂履羨貌長髯語
言異常引船相嚮揖曰吾台州董主人也家東
湖上門植篴擗台米得市特來相招因命於船
內取酒一小壺分酌與支商以下遍飲飲盡醉
米入台港將次州約曰吾先往議價汝抵岸當

來言訖船忽不見商至尋訪東湖竟無所謂董
主人者有一老父語此但有董將軍爾引與偕
往見廟前二擗入覩其像乃嚮之招船人也群
商相視驚異且祭羅拜感泣而去轂傳別境客
來競湊舳艫相銜邦人乃粒繫神之力也夫有
惠濟民者宜饗有靈應物者宜書神自吳越置
祠而隸祀逮今是必嘗有功於民者而此二事
尤為靈異邦人德神之賜且恨未有以記之者

師點既為之記又系之以詞使歌以祀神其詞
曰神生而異歿有靈廟食此邦何英明人受其
賜於冥冥是崇是信靡不承於粲春敷與秋祭
山果野蕪含新青牲酒肅戒羞潔馨酌獻雖微
意益精湖光瀰瀰風泠泠惟神此宅嚴幽絜永
濟我民年穀登報響不亶千百齡

壽台樓賦

王象祖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

括蒼之上仰攷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
長久為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己卯五月
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偉天
台之完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
會三江之蜿蜒即長虹之霞采兮罩蒼龍之雲
烟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
南溢兮潢潦湊而西匯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
棹於不戒襲其虛而頽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

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
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流孰宜先而尚敏兮孰
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合二急而交修
後舊難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樓嗟洪濤之懷
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
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
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
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插穹蒼而上引兮光下

屬而熒熒鎮流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經曩
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
兮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亦可求
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變
化之難諶兮嘉剝復之有常娛賓彥於觴豆兮
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耶收吾耳於宮
商駢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
有此兮綴履烏之未光詠黃樓騷雅兮爭日星

之煒煌齊彭城於丹丘兮羨哲人之相望匪登
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彼此一時兮尚懷
遠於蘇與秦

赤城集卷之十終

赤城集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石公孺

丹丘山嶺崇峻川流深永旁際滄海自會稽抵
郡九十置驛水陸相望東接鄞川南則直永嘉
並閩越西南則道處婺連江南走湖湘行李往
來疊跡屯軌繹繹不絕然郡抵天台幾百里中
有驛曰小石聯延壯偉其來舊矣道里既均從
容就館各展其物無寇盜燥濕之患宣和辛丑

蜂蟻嘯聚驛為煨燼客使經遊徃徃兼程以進
時雨暴集無從託宿率皆寄跡民舍徒御驚擾
里社不寧而又項者昭慈聖獻神御之溫祖宗
神主復歸于廟皆勦土木旋即傾壞貢賦輸輓
由此塗出行者無所居者先病如是十七寒暑
矣紹興六年夏徽猷孫公來守此邦以博天之
德行豈弟之化訪民所欲以廢驛請頗欲繕治
而愛惜民力且未暇及又一年政成訟簡民氣

和樂千里之內謳謠載路至無一物失其所者
公曰斯可矣冬十月會監盜抵法沒入居室相
與建議議以克合乃撤而經營之邑令及尉協
力從事遠邇懽呼觀瞻動色咨嗟歎羨萬口同
辭人不知役日未至且畢矣門堂廊廡下逮庖
圖車馬之所無不畢備赤白晶熒頓還舊觀焉
且以泰安揭其榜士大夫悅之請有述焉公孺
曰嘗觀易之序卦有曰履而泰然後安夫行道

之勞苦方祈寒暑雨之逼乃獲廬舍候館之適
安而無遽泰而能通其利顧不博哉昔晉文公
俾巧人乃以時填館室故能主盟諸侯單襄公
假道於陳司理不授國無寄寓然後知陳之將
亡唐大曆中邦畿之內必命御史以為之使其
重如此何者成周之制建官為重賓至如歸此
大小所以懷愛也今也復故於十七年之後因
材之可取從人之所欲無妨農費財之事其亦

合周官之制矣故紀其實

神秀樓記

陳耆卿

天下事有變而忘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闔有
細而新蓋繫其人爾淳熙二載丞相趙公忠定
自太史守台台城堞素完中更鬱攸半不治樓
亦隨之公至緩繕修急撫養未幾里安其政而
城之役始興城九門各有樓昂新者四而神秀
獨南峙更雄麗焉乃集僚佐落成且詩其事余

記齒未齷見人人誦公詩以為公去幸詩存詩
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
一甲子公之孫必息以綸郎行侯事其政寔似
公遂新公樓而賡公詩落成公律人曰侯之詩
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
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按神秀語本興
公獨指言山爾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
山之神秀一州之潤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潤

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勲在宗社
德在堪輿雖竟烟逐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
蓋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
州之細細而又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
宜故閣矣而侯治之復新焉非繫其人歟則登
今樓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如在德
侯愈甚則思公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
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

論其細與久也信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穹
亭危榭屋角拄河漢簷牙掛星斗非無雄麗過
此接者而存則嗟怨去則詆譏見其子孫則憤
激若是者甃猶不可而况可久邪其能使誦之
不置而興之常新耶予為此文非獨以書有功
抑以風世之墮而無立志者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姜容

自鄭子產祈于四墉而城郭之祀尚矣鎮安廟

者台州城祠也按郡志神屈氏禦災捍患功烈
顯著皇朝屢加褒寵前守齊侯碩狗邦人之請
裒神靈異轉而上聞綸命繼放王爵加賁既新
正殿增禰室創寢宮廟像顯設矣然地據大固
山之東北面勢高峭棟桷騰突氣象呈露之渾
函蘊蓄之意於是議建傑閣以翼蔽之經始於
癸未仲春之六日郡出緡粟倡於先衆輸財力
和於後日南至基斯築築斯架而齊侯庾節上

會稽矣今守王侯挺始至謂茲役也久未就緒
愍風剝雨摧將毀前功而重後費亟捐錢發廩
架斯覆覆斯墜以甲申仲夏二日落成之為屋
上下八楹左右十有八楹瓌麗宏敞稱其為神
明之居扁曰景福夫聰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
禍惡神之職也能秉是德專是職則人懷喜福
懼禍之心始不致肆其無忌憚之惡將力為善
而不懈今閣以福名豈獨徼福于神哉蓋自神

宅于此凡雨暘之禱猶鼓應枹寇攘之害如晷
消雪時禴歲禳公祈私請無不倚以為命福是
邦者至矣命名之義庸非紀實於前而祈惠於
後乎然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人神明則職
之人幽則職之神各盡其職無相黷也然後幽
明以順而神人以蘇今神既有德于台而二侯
接武鎮臨政平訟理民安樂之所謂各盡其職
交福此邦者也顧乃獨歸其福于神而因欲永

其福於民眡子產無愧矣自今而後邦人可不
思所以體侯之意奮神之貺力于善而不懈也
哉是歲中秋日記

台州城隍封告

勅台州鎮安廟顯祐通應靈惠侯神生有奇質
沒為貴神至今台嶺之人想見玉溪之蹟與毋
偕隱既著一時之令名於民有功宜應千載之
命祀茲濟登於顯號以慰答於輿言服我明思

振于靈施可特封顯祐通應靈惠昭貺侯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乾道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芾叅知政事俊卿
中書舍人邁

清平閣記

黃閣

客有甞釋塵俗游乎郡治徜徉四顧有閣翬飛
上冠新亭下臨清池可以觀政可以燕賓可以
賞心而娛情問其閣則曰郡侯黃公之所築也

既成而名揭以清平取梁太守蕭洽宏禰為政
之旨問其名則曰叅政賀公之所命也既命而
書彩題粲粲龍鳳飛躍映帶雲楣問其書則曰
戶侍錢公之所筆也游覽既周喟然嘆曰郡侯
之政見賞於賢士大夫如是歸而訪諸庠序則
士者歌于學採之田里則農者歌于野熙熙油
油萬口一舌麥秀之岐然素茂之沃然多稼斯
積京然坻然則又躍然而喜曰郡侯之政不惟

賢士大夫詠之邦人皆誦之泮宮既飭取其餘
材于臺于地民弗煩也財弗殫也美具而名益
傳也台自吳為郡地饒海陸古者火畊水耨其
民不過食魚稻業樵獵無他事也江左以來為
政者或簡約或清廉或撫綏而安緝宏稱之在
當時又其傑然攷之圖志風采可想見已宋興
二百餘年車駕幸錢塘而台為之輔生齒日滋
官府日冗江山風物古今十百循良輩出磊磊

相望然斯民習治之久遂末而忘本者衆被甲
荷戈出沒乎疆茗之場紛如也胥吏持文書索
租賦踞號於細民之門者容或有之牒素號為
繁矣黃公下車期年于茲約己以清與民以簡
允政之蠹民者一切務去凌者抑弱者扶法有
所當宥則釋之而不疑刑有不得已則終持之
以恕山澤之禁不敢弛不以矯俗而人自遷於
善軍國之須不敢後不以強民而人樂輸於上

雖更多故環境內外曾無鷄鳴犬吠之驚吾又
知郡侯之政不唯邦人誦之上而朝列且將以
不擾聞邊陲向清國步向平登斯閣也挹清風
之徐來瞰平波之不興左顧君子右盼靜鎮朋
休儷美豈直登玉霄上參雲為極目之榮觀而
已哉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為我朝牧伯得人之
慶子墨客卿之職也公名章字仲微伯仲第一
流人居朝者聲風烈治郡者藹聲名一門之懿

以併列之云

分繡閣記

洪适

浙河以東層岡峭岑盤深復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項以爲天台郡郡踐山作郭而餘麓及屹立之峯廢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十數年中監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宇城之巽隅距黃堂七百步而羸其職業之商讞僚類之謁請吏

抱文書袂屬囂闐隘谿間舉不以為便乃徙幕曹之舍為今所居與正負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榮與埃墨無復高明塏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叢榛委甃蚓虺所潛前沿後仍指為棄壤則孳荆葦治培基建閣以夏四日課材閱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衡袤廿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群山縈環垂光獻狀可以分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略則巖姿之四時烟霏雲采之

隱見咸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奕思恢乎其
有樂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悶目其堂後穿
小池可容萍藻則又為舞綺之亭或曰人生天
地間以百年為須臾况宦游非常席甫煖而趣
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茲閣為語
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為寄則澡濯自強期與前
英聯橫能無以一官為不久則黽勉盡瘁必有
以美其政予年少質下若乘鴈雙鳧雖去來無

係於邦人然吾身朝夕於斯抑欲自適耳紹興
十六年五月七日記後廿四年壻永嘉薛紹以
左從事即為郡推官得是閣而新之請易舊扁
故又重刻此碑

玉霄亭柱記

尤袤

台州南西北三面逼山獨東望諸峯差遠雲烟
空濛外際溟海蓬萊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
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曾史君鉉父改創

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敗傾歛皮業欲壓其
下昔有茂林脩竹今皆剪伐錯為民居溷圜羅
列污穢喧囂游者歎息余乃拔剝蠲載芟載
除四為繚墻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出
亭之外天有六尺九楹棟榱之朽梳疊瓦級
甃之闕折丹黃粉漆之侈剝皆易而新之方連
周陸可倚可眺晨楫灑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
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望疊嶂環繞手揮絲桐

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
宴游於是為勝乃刻亭柱以紀

重建萬壑風煙亭記 陳觀

漢置永寧跨温台二州今郡城鴈蕩在其南天
台在其北竒恠神秀峯崖勝絕而郡適當二名
山之間相距各百里不可以隄封自限也官舍
負大固山余舊聞有亭曰萬壑風烟得登臨之
勝暨來丞郡公退尋訪即斯亭已供前人新甃

故基埋沒榛草矣乃芟薙鉏剔夷高增卑累石
甃磚敞為一堂基闢於新名承其舊於是俯仰
顧瞻連岡疊障羅列如翠屏一水自天台來與
海潮相為吐吞縈紆如縞帶復有恰幘二峯植
立江濱如正人君子冠佩特立而無所附儼真
足舒眺望滌塵襟銷滯思對越臨汝省此心有
愧乎否也余嘗歎斯地雖僻在海隅而高人逸
士或隱於僧或疑於僊尋花問鴈採藥煉真時

其所嘗臨莅之地而思思之淺者也甘棠之歌
峴首之淚百千歲後木摧石堙則亦已矣然猶
聞其事而心醒語其人而浩歎蓋其清風霽然
有道者之象尚可想也欲挹之而難攀欲狀之
而難名欲置之而難忘夫然故雖無跡而猶慕
之安有睹其跡而反輕議之哉近世之吏知職
而不知道以為尉職警捕止於警捕而已才者
可使時人畏不才者時人不畏也夫學道而為

吏使時人畏而已哉克是說也則勇於銖殺以
為威自許將相以為能槩之以道其果合乎况
其五朝排正黨邪當時羞之何待來世然則斯
亭之名直妄而已亭不即廢直幸而已登斯亭
者睹其跡而訪其事非惟莫之慕直議直誚而
已更名清風良有以哉嗟夫亶之事遠矣雖未
合於道當其投劾而去亦或有壯其決者特以
肆於孟浪不自摧省愈趨愈繆愧流無窮至于

今日一亭之名人猶靳而不與陳君於是而三
思焉其亦可以慨然矣君為歲饑人日草食闔
訟旁午剽掠伺隙奮君疚心但慮勑姦于萌迄
無驚訛臻此寧謐於其職可謂堪之而名亭之
意乃爾是故非局於其職者果不局於職而進
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為之興起獨無憾於
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乎

飛躍亭記

吳子良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
河舊因河為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黃
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
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
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而人力烏乎施
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為君曰不然飛自飛也
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纓繳墜峻
銜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

往物之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
淵無所用力而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
豈有如於天與淵哉因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
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與相靡釋然
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德有好
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
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
一機溫乎谷風而跋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

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為
其天孰為其淵是為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
茲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厚恩以祝壽
嘏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聞而是之未幾君
來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岸幘亭記

沈震

建炎改元秋震自姑蘇跨海漲畧曹娥道出鄞
江走玉溪登令君之亭讀其榜曰岸幘竊三復

之不頌以問令君令君矍然曰夫主簿王謬之
為此也他日以職事行屬部震寔與從私竊訪
之父老皆曰吾令君始來之一年撥鼓抵几搢
版磨丹凡事之醜髀器之苦窳禾之蟲蠶羊之
敗群豪里之子弟歲時不識俎豆既一一如槩
獲乃慨然傷茲亭之將圯因其舊稍加撐柱以
就塗墍有簿公者曳杖踵門而託曰昔卞延之
不受令長之裁嘗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鄉者

正此耳今吾觀令君行古之道攻守以斐售文
以武幸不見罵於官長擯斥於督郵而瘦馬一
芻奴僕一食鼻間相相然用心獨柰何詩云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請因其亭以岸憤榜之蓋不
侈也震聞之而歎曰夫物之廢興固自有定雖
造物者不能加意今茲亭之就圯而復新會令
君岸憤其上又有賢佐吏為之贊助是可書也
今冷君法當滿秩將奪邑人之意以去後之登

斯亭者嘗試矯首而望西有華頂之流春可以
灌南有玉溪之潭旱可以澤青珠白嶠下瞰乎
東溟赤柱鴈蒼西轟乎桐栢攬形勢之吐吞想
前人之遺策庶幾尋嘉禾之傳以無忘角弓之
詩也令君為魏賁蓋平江人云

梁源蟠松亭記

王藻

於古有挺特負材離群獨立偃然而傲世者余
得而聞矣今乃寤寐之莫能彷彿則於梁源之

松知敬愛焉梁源於寧海為會山由邑右趨三
寘而近其奧或得遺劍器者相傳蕭梁宣帝昔
所避地山由以名也其峭然秀發為錦繡峯下
為精廬剏唐武德歲旁挾徑連抱者萬松此其
一也于徑以達奧皆為勝覽而是松其尤焉去
松數步為驛道鞭轂趨競日相挨摩有聞山之
高而弗克窮者惟近則於松無不即焉既必充
然以為極瓌詭之觀問其得莫適與余會令君

桐廬方公始度其旁為亭提提稍榱左右以翼
顧鄉先學皆宦游靡居也屬余記之辭弗獲得
以名問焉則命松以蟠亭則松名也余輟然曰
此余夙焉求得乎松而未能者又奚為言夫曲
直木性也惟松則不以產植滋養之異莫不絕
其直者踞焉不奪其操低回尋仞兀磔未降
雲披水滙倏亘畝陌扶輿矯折纖末具態皆將

遠舉橫鶩乎無際畔也。眎夫錚焉競立闖焉相
高者不以末乎聞之。古曰龍未之升為蟠取形
若義斯得無矣。苟徒曰蜿蜒其資而不戾乎近
觀容與其材而適遠乎世用有勵志操者將茂
而艾之。踣而拜之於亭。何有哉。惟斯邑三簿
鴻寤西北紫翠萬馬相奔。則山之原剡歷天台
來者蓋至此則仰顧屹若遏不進。伏為夷壤角
巒象茸繚如掩抱。回溪沄沄萬折。乃東路其勢

完而深氣雄而廓。斯松是鍾而豈徒哉。惟天之
和惟地之英。山川炳靈物盈其間。各有得焉。惟
萃其美者則必抗焉自異。而天地山川之相為
無窮者。其發越則未始既也。便是松得獨當奇
則余懼焉。孰從是而得大觀者。風雲月露不足
尚也。他時雷電晦冥有抱膝諷吟踞坐而捫蝨
相與問松斯亭者。毋詰其所從來。姑以斯名。余
語訪焉。將有異聞。不可以不告也。公名懋烈。字

仲勳由學省擢高第綜理淵通賢令君也事無
小必勇以集大者將次第舉是亭非以夸也力其
事者山之僧法雨云

赤城集卷之十一

赤城集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尤袤

雙巖堂踞兩崖之間獨得地勝其下面廡廣不
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因闢之廡之外莫
壤所瀦乃墾乃夷得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
植其上榜曰凝思取孫興公賦所謂凝思幽巖
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面西上榱棟撓折
隅與廡反乃改創為堂三楹南向與靜鎮堂相

植因名曰霞起繇雙巖而望靜鎮直若引繩其
外繞以回廊上連參雲以為風雨游觀之備爰
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
睹披豁呈露天若開而明地若廣而敞景物若
增益而富晨烟夕霏萬化千變近峯遠嶺間見
層出皆可不出簷廡而盡得之噫是亦足以廣
心志蕩塵垢而非苟以為娛也惟此邦靈仙所
宅昔號勝處自經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

不異今昔或謂予當單乏之際顧為此不急之
務然取材於舊課工於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
而使隘者敞窒者通敞者新則亦何害於政哉
第廢材不足以支久尚能十稔若其革而鼎之
以俟後之君子始役於淳熙三年正月己未成
於二月壬午

節愛堂記

尤袤

過靜鎮堂之左少南為方池並池而南墻辟障

礙敗屋傾歌公尉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
之燕豫堂也池舊有橋橫縱齊度其東為草堂
今皆燬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為
小閣名曰清平臺庫且隘不快登覽人跡罕至
亦漸頽圯予既徙臺於參雲亭之後榜曰匿峯
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
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廼徙
閣於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為堂曰節愛取

節用愛人之義旁為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
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壅䟽剔理脉發露呈顯
如枕股膊如覆困廩如龜鼉之背負土而出西
望連岡疊嶂間厠隱顯如擁鬢髻如展旌旆如
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恰幘二峯角立朋
秀若偉丈夫冠劍而坐雙塔亭亭影插天半於
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煙
消日出層樓飛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而望蓬

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
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悉有
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敞而不能復也
遂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
病遂使昔之勝既日就堙沒今予非能有所增
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
巖壑增秀林木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
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尚

告來者嗣葺焉始欲跨池為橋仍其舊池上有
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思愛庵記

陳耆鄉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
德故立廟既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
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內鉅寇
事具守台錄及文公記中世已傳故弗著間嘗
論自古有寇未至而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恐

急則遁又其上冠至不恐急不遁繼以死豈不
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
穉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嬉遊以織
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卧
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
其家人如侯在迺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陽
武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
祠事仲宜死子肱主之田歲凶庵且日記泣曰

若是則非台人之所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
田之入供脩費先廟後庵訖功徵記於予予惟
侯天與血誠視堪難解險如飲食功成而孫賞
濃薄不計庵與廟有無足道哉台人念忠肱知
孝故眷眷於庵與廟得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
責也而迺以累肱肱疏水董董給又齧之於匠
石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令庵與廟圯當修
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由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

之勞庵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
祠不絕即所謂感懷侯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
陪廟祭尊簋橫陳簫鼓撼木末祭罷胙飲庵中
而嘗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
喜動顏色大夫士將雲闈霧塞釀酒張肉以永
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為台人之責而毋以
累眈其殆庶幾乎

重建青青堂記

吳子良

趙君幾道既新錄事聽之西軒更名與清顧其
前青青堂舊環以竹竹廢堂寢毀清趣安在於
是併新堂重植竹語余曰堂以竹名而吾典獄
事翠色籠烟靄詎能滌簿書之垢氣雅韻含宮
商詎能掩叫號之慘戚雖獨清於竹亦難清於
獄為民司命歆厭煩劇專幽閒得哉雖然神勞
斯昏力疲斯惰少舒吾神少休吾力昏可醒惰
可彊斯堂斯竹獨無助手而况夫衛武公之詩

白樂天之記吾左右揭而朝夕觀焉非特吾助
又吾師也嗟乎世稱王子猷嗜竹以之障群囂
寄幽賞止耳亦嘗聞君之言乎夫澄心所以應
事乃欲無事以為高而置心於事之表觀物所
以會理乃徒翫物以為適而尊理於物之上是
皆當時風味子猷未能免也今君先堂之陋以
竹伐篔簹吏退淨几焚香環古書金石刻悠然
孤詠語懸明水閑弄絲桐送飛鴻雲外其孰能

溷君而言乃爾蓋澄事之源觀理之寓竹匪獨
清而獄匪難清矣然則其剖判明其轉旋敏其
磨鍊熟未足盡君而君當有賢於此者庶幾異
日君子既去居是堂者對竹如對君哉

與清堂記

陳埴

台州錄事聽右偏舊有挹翠堂與青青堂對牖
破楹歎不任風雨趙君汝回以東嘉奇勝士作
郡綱紀政用詩書千里欣賴退公怡暇念無以

寄幽遐玉性情乃度乃營葺而新之更曰與清
踈窓短牆豁四目延朝爽向之鬱壘湫陋者皆
澡沐精煥為吟都理窟矣國人朋友咸宜焉會
予從鴈蕩來榻于堂隅以分此清時夜欲參半
壺觴方稠客訊主人以與清之旨主人曰心與
瀑泉清權文公送崔錄事語也客曰美哉然觀
宇宙間春秋冬夏陰陽慘舒之運神氣風霆庶
物露生之形視聽言動日用變化之神非天下

至清孰能與於此今吾與子譚於斯息於斯琴
且詠於斯笑語涵秋風月在襟梅竹交陰西山
入牖而愉然而寂然人歎我歎內歎外歎依於
事物果欲求吾與也儻毋泪爾初克鏡厥靈殆
將皜皜融融八荒洞明吾且不知孰為清又烏
知孰吾與乎主人曰旨哉取琴而歌作與清操

州學沂詠堂記

包恢

台為郡負龍顧山起伏逶迤形猶龍也東有湖

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遊乎湖
中皆蓮萬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
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
尤處也于遊于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綠
醕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美畢張蓋湖木隸於
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奇
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遑曰此太守
燕遊之所而嘗暫有車馬馳驅之迹徒一日因

〇

謂客便而過之四顧而嘆曰以景物與郡人共
之此不可改湖隸於郡獨不可改所隸乎允為
澤湖者麗澤允也朋友講習之象且有蓮可采
與采芹藻者同方蓋以隸之泮宮乎慨念泮宮
重建於淳熙壬寅今再見淳祐之壬寅矣久必
壞壞必修而泮田有限泮以水旱庖廩且不繼
修之費奚所資昔魯之修者僖公能也今吾非
僖公宜不能亦寧不為之動心乎顧如湖蓮者

自根而華自華而實華可愛根實可食歲售之
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窘不給而泮宮
壞不修尤為師者之責故湖人郡寧入泮以為
修宮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宮可常修而學業可
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
利有閔泮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
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
思欲希唐人郎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

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沂泳非獨寓所以
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覲以遠追曾點之風學正
學錄直學率多士詣予請記其說以予忝郡丞
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
乃為發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
水不測蛟龍生淵淵浩浩其淵其天湖之深廣
如之誠之至者當之苟學有淵源不舍不已而
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下而藕生污泥

中疑脆弱易汚染者乃反中虛外淨而色純白
其操同冰雪若峻潔士處汚世不易者上而花
發烈日中疑嬌淫易凌奪者乃反氣清容正而
色純固其艷敵炎火若剛烈士遇威武不屈者
其特立獨行曰藕花云乎哉物皆備我非及身
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其宮何若宮墻數仞誰
真見宗廟百官之美且富者因修泮而師益明
修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入門而升

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宮若徒曰凡
湖必有龍而善變化蓮亦有紛華榮耀之態吾
惟欲由泮宮以變化榮耀其身則亦早矣况堂
以泮詠名則志不在是而泮詠之實又非訓詁
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
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之所與觀蓮湖
上乘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吟弄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者泮士從事以學久郡博

士揚君黜又其傳自成公呂氏甚習今其師友
間必講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
也侯為台光前照後而加惠泮宮尤厚如房廊
收稅有蠲放侯自補之契錢分撥屬版曹侯申
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舉頃畝以歸之
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為永久
之利是真可屢書不一者予也姑為述其本末
大槩庶幾後來者有攷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

侯名與杰寓居盱江之南豐

靜治堂記

樓鑰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闕縣治之左為靜
治堂請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為父行為書
其扁且勉之曰侯君政有靜治之實當為記之
踰年政成而邑人誦之者衆蓋邑當往來孔道
夫力之湏最為擾民農人失業幾不聊生君首
欲罷去人以為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于郡卒

罷之民已按堵大率御史以嚴撫民以寬催科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彊狡以絕鬪爭尤敏於聽訟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變劇邑為道院以其餘力為邑人深長之思作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斛以待饑歲以平糶價又作續倉食歲收百斛率三歲則以助士子之與計偕赴廷對及游上庠者於是上下說和坐以無事真可以靜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

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此乃為之記使邑人刻之且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以才選表兼領行都彈壓之寄君盛季試治行卓然能世其家遠業未可量也

雙清堂記

王鉅

錢塘錢厚之字德載罷邑暨陽築室天台山火隱峰下芟刈蓬蒿列植松檜室宇華緻宜冬而協夏凡前日造化所秘一朝自我而得遇興超

然景與意會取杜少陵詩心跡雙清之句以名其堂畫圖携乃以相示來乞文記其成僕嘗遊走四方考驗風聲氣俗以閱天下之理凡名山大川非綿亘數百里不能遽盡者磅礴委蛇以舒發天地之勝氣也自渡浙江觀會稽群山與天台相連屬如翼張角立其隱秀涵媚峰巒森列高與天隣謂之四萬八千丈特其畧耳地據數州下際滄海與蓬萊瀛洲方壺圓嶠俱謂之海上

一
僊山而天台特其在人間者匪特雄冠東南而已自會稽而南所見猶未也接剡縣千巖萬壑經沃洲過金庭然後歷天姥之岑以窺赤城華頂嶠嶂雄張千呈萬露愈遂而愈無盡其烟雲吐吞光景變滅俯搖滄溟勢接混茫湧日澄月金波萬里海天雲霽瑤臺銀闕其晦明風雨晨夕萬狀與夫晴嵐暝翠浮動出沒隱見於汗漫空無之際者盡非世境嘗見也宜乎異人神藥

世多遇者僊聖應真飛騰示現變化往來近在
耳目與天宮化城無異也今德載卜築占天台
勝處或遠或近以環吾居者桐栢遺祠王子晉
賓天列僊曹之所也華頂天闕則上帝以賜司
馬子微也招手之巖與五道場則智者之所立
教也赤城霞標則孫興公所賦也神錢飛井葛
玄所羽化也寒巖國清至人嘗寓跡也石橋方
廣大士所隱也世傳劉晨阮肇飛昇度世僊去

不歸洞口猶在政與是堂相峙凡聖賢應世與
天壤瓌竒詭異之跡可喜可愕者不下几席一
指顧盡得之非天下偉觀乎蓋是心既靜則外
景靡非至樂况山川之足娛心乎昔人謂山水
有清輝及其清音者信乎其能移人意也雖然
古之君子未嘗必仕尤未嘗必隱也達則在朝
潛則在野我何容心乎因其所寓而已彼採藥
名山全家深隱遊五嶽終身不反者猶有所偏

也非聖賢常道也自兵燹以來四方遊山棲水
宿不常厥居者亦衆矣德載捨衆人必爭擇義
而動得天下佳山水地以供吾之樂不以跡混
其心不以外忘其內有軼於心跡雙清之語矣
是皆可以書云德載鄧國忠懿王之孫世載令
德為楮挿歆豔其問學鴻博行義矜修而政事
彊明所臨有聲百廢俱起猶發硎之刀衝斗之
劍正茫寒色鋒鐔不可少犯有所施設必為後

法將見羽儀天朝進而顯用矣乃以山林鍾鼎
隱顯一致非取彼貴之理極德載高致僕言不
欺故記之德載以為知言故刻之

安洲驛記

樓鑰

淳熙五年予自勅局出倅丹丘明年以檄之柯
山始經由僊居往來皆宿于栝蒼洞天在縣境
也是時稱過遇使客之具甚備雖以別駕之故然
棟宇整肅內外如一距今纔二十許年里人林

君岳為縣一日安洲驛成求記問之即括蒼驛也且言中間驛嘗墮廢既不暇葺併以故基斥賣於民物之廢興誠有之顧邑雖小何至於是其直又不過十萬錢始至即聞之快然以為不滿特未遑爾視事以來檢拏姦散䟽剔利源量入為出寢以就緒未始加賦而償預借之逋四千五百餘緡於是首飭社壇修邑庠建樞密直學士古靈陳先生祠堂復以舊直取驛基而為

營繕之計邑士林宓公心而有幹才一以委之吏不得與以嘉泰二年二月己亥先為臺門以及聽宇兩廡正堂以次俱辨凡為屋三十楹足為大賓客惕節之地經理其下必欲器用庖福井井一新使來者如歸焉不敢以一毫煩民也余曰是可書也已君實紹興吏部侍郎之曾孫而君之父方以才業為時用董饒湖廣以振職遷司農少卿進用未艾也君嘗再薦于漕臺更

選試邑能穀已如此謂非家傳可乎縣有蒼嶺甚峻由此以過縉雲客之去者先得安意樂處於此以陟險來者脫險阻而息肩焉受賜者寧有窮乎安洲亦境之近山有高僧觀頂尊者古迹括蒼既為鄰郡之名故更以安洲名之云

陳氏本價莊記

杜範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誼樂施志已為人築河隄甃江澗周年食餓方春掩骼皆為人所難

者而本價莊之立為尤偉蓋吾邑土廣人稠厥田作斥鹵歲人鮮少積粟者且數洩之他境豐年猶靳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食告君名田甲于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平吾今度吾餘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賓祭外贏斛幾萬計當粒米狼戾則謹窖藏絕商販一遇艱糴則傾囷以升斗糴率減市直之半環邑數千

家日仰給焉於是凡廩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
人不病饑矣歌于道祠于社總總也君垂歿分
畀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為衣食費餘悉以
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教子姓
至此一事則丁寧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
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龜齡亦善承先志方將
築困倉厚儲蓄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邑人蒙
賴未已也既乃請於予曰先君有治命龜齡不

肖朝夕奉以周旋罔敢墜失顧恐後之人不知
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龜齡異日
將無以見先君于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願識
其事于石吾且刊先君遺訓于石之陰庸詎諸
子若孫毋敢怠忘豈惟龜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願
也嗟天吾每見世之為富者銖較鎰取厚自封
殖視他人之饑若秦越之相視漠然不以怵諸
心非不為後人計也已而癡子駭孫從耳目之

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敢憐之者
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今君
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為垂遠之謀為善者
有後吾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
存矣又奚假余言為重雖然子而欲徵余言豈
徒為爾子孫勸哉迨而鄉鄰遠而郡邑必有聞
風而倣倣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
助焉耳故不敢以陋於文為解君名容字益之

龜齡字與智勤學尚賢或者其昌陳氏乎初君
歲出緡錢千枚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糴于春遂
以名其莊今摸畫雖非疇昔而名尚仍其舊焉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趙蕃

上蔡謝敷經子暢乾道癸巳為信州永豐尉叅
議公就養為予時寓居縣之祖印寺以予之祖
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暢之伯祖母乃景迂晁
公之女講通家之好進拜叅議公于堂退從子

暢遊相好也淳熙甲午方有鄰鄆也郵也猶未
生叅議公與子暢先後即世後四十八年郵塔
於衢之章戴陳氏過予於章泉又四年鄆赴臨
江教授亦來過予講舊好也子暢為趙忠定公
所知忠定在政路時以其貧姑畀祠帖未及進
用忠定既南遷以沒子暢亦泊然無復仕宦意
猶以素貧口裹不忍離異始則取諸平江之田
以給之以子暢娶葛房資在焉粗可足食又慮

非可經久乃得斥鹵於棄地之餘築堤捍潮建
斗門洩雨潦以為田疇又買官山於田之東以
葬族之無歸者其費幾五千緡皆罄竭所齋又
鬻平江之田以充之而田屢遭風潮衝突勞憂
甚矣未幾病沒鄆也郵也雖在稚齒慄慄予先
志之廢稍長更事悉力經營乃復其舊書來謂
吾父勤苦終身以為茲舉雖自為記猶未盡以
予與子暢同生於紹興癸亥而尚存且親好又

甚篤屬予記之吁凡今之衣食於此田者不可
以為當得而易之當念其昔者經始之難與今
日扶持之尤難苟以為當得而易之則者日經
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之美意惡滅矣使
世無鬼神則已儻有之其能終相我而享之乎
此為諄諄以為當得而易之者之戒且俾今日
扶持之尤難者不敢怠其力

赤城集卷之十二終

赤城集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陳耆鄉

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上有澄潭其旁鉅木槎
牙挈雲擁日土人謂龍掛其未蜿蜒若戲狀故
號戲龍然其潔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
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
幼徃徃奠學未墜頌盆以集大畧見宋進士夏
文莊碑然則其靈怪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

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為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屢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然則非為民而然我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俊迺曰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廼亟免焉然則侯為誰亦為民爾夫能龍以捐薄少之賦纖損也依龍以治衆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

惟三利得免焉豈私之蓋公之爾嗟夫世謂緇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遂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旱魃遊而雨師降也豐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子規蓋主僧宿練精勇喜院之沐優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刊州移于石而請予為之辭

嘉定甲申台有浚河之役是役也自慶曆一見
乾道再見今方三見也台城山阻江蹙鱗集數
萬家迫隘湫鬱於其間為河以導溝澮使人脫
沮洳宅亢爽風氣宣洩疾厲不生蓋非一日矣
按舊志河舊通舟注之江唐許渾陪鄭使君汎
舟詩可覆也後淤塞舟不能通值潮溢輒逆城
於是慶曆丙戌守元章簡公絳始鑿復其舊而
是役一見焉久之注江之衝堙為平陸則自發

源北山越郡治平橋至括蒼門匯而之東遂分
道為斗門以出何非其舊舟不復通矣而閼塞
又甚於是乾道己丑守向侯洵悉力浚治之而
是役再見焉河之舊雖難復而閼塞者沛如矣
未幾癸巳大河蔽於瓦礫以迄于今非惟閼塞
而貧侵富蝕上廬旁墜河幾廢矣雨俄頃濁潦
沒道甚或破扉齧屋春夏濕蒸疾癘以滋於是
今守王侯挺慮之而是役三見焉始季秋迄仲

冬命一戶曹惠孔時總其要喻民治溝溜使各
達于河甌天具畚鍤使輦河之淤土續斷潢引
別派深廣各倍於初因民所利不擾而辨河以
丈計總千五百六十有八而內歸民之侵蝕者
什三夫以工計總萬三千九百有一而內參以
壯城者什二錢以賈計米以碩計總千五百七
十有奇而外饋勞之費什一河之舊雖已難復
而平瀾衍流環映庭戶易沮洳為亢爽無雨潦

疾癘之憂晏然如已丑時矣嗟乎郭內之河民
之同便者也通舟漕江尤便者也尤便者既以
難復而併與同便者幾廢由慶曆而下百八十
年而是役始三見時邪人邪余求其故昔之通
舟漕江城衰而民稀也慶曆復舊城與民未改
也至乾道城既縮入而居民多故復之難今愈
多故愈難愈難故其尤便者幾廢俗無慮貶河
滋不急遂使同便者又幾廢俟能深念獨決遠

慕元公之志近追向侯之蹟幾廢者得不廢焉
然則天下事亦係諸其人而已耳百八十年而
能浚河者纔三人今而後其獨無人乎夫河不
必幾廢而後治人豈必百年而後逢也河自是
可無廢則邦人感侯德與河為無窮

修東湖記

王庶清

天台為郡負山帶江地形峻巖草木翳蒼人烟
繁夥萬室鱗比隨山高下無平川大陸以遶水

怒每陰雨霖霖則水泉噴薄澗輸壑委犇流疾
走自高而下如建瓴於高屋之上閭里之民咸
懷決溢之懼厥初經營智者相攸鑿湖于城東
當衆山縈匯之要以受百水即城徑庭為瀆以
疏之湖高而江低並湖為斗門泄水以注之江
旱則潛畜以待灌溉之須民用莫居無復水患
歲月既久畔援施易土石傾圯啓塞無時蓋自
皇祐熙寧以迄于今屢作屢廢至是極矣每大

風雨至闌闐寢有蕩沃之虞水無所歸不循其
流理則然也乾道五年冬秘閣河內向公以淮
南連帥移守是邦始是見民吏具宣天子德意
問民所疾苦舊聞此湖湮廢弗除即躬至其所
環胝利病攷卜協日興工以役公以浙東路兵
馬都監開封俞紳才幹有餘敏於集事即檄以
董之臨海令會嵇陳君安方以民功薦聞興利
除蓄實惟其職公乃覈舊迹披故道昔之沮礫

鬱積者今疏鑿之昔之侵漁蔽虧者今疆理之
浚城中之水溝剏城闔之斗門覆以亭屋以引
左右之水以達懷義橋之南北又即湖東故城
之址舊斗門築三閘以通西江搃為斗門者六
為亭者一凡湖其南方東西十六丈五尺其北
方東西六十、五丈五尺南北通袤三百二十丈
計其廣輪二百十三畝有奇其深七尺興工於
六年二月之丙戌而訖於三月之壬戌凡用功

八千九百有奇長隄崇崇清波綿綿夏屋渠渠
坊址暨暨不勞於民不擾於市宏壯深廣煥然
一新烏虜偉哉厥功告成郡僚邦人咸願刻石
紀績屬僕以文乃為之記曰惟昔水利取備於
周官溝洫澮川遂人掌之蓄水止水均水舍水
寫水詳于稻人在漢召信臣杜詩號為循吏之
冠其功始於鑿六石門晉杜元凱儒者之宗請
二千石修理堰谷以積其水原其用心豈專為

耕耨浸灌之計哉惟公夙以風力知畧為世吏
師凡所臨郡國興滯補弊壞奸隸之機掃險穢
之訟施惠於斯民以廣我國家之盛德是役也
披秦刈荒窮源探本發明前人久廢之績推尋
百里堙汨之弊啓作竣事必躬必親無一弗盡
以為邦人永永無窮之利用心亦可謂闕矣公
今行且歸闕左右帝旁推此心以利天下顧豈
久留於郡哉凡此父兄戴公之賜自今其謹儲

泄之節相膜潦之宜疏導以時滄浮無壅甘棠
峴首之思俾永勿壞尚千百年公之惠澤其有
既乎

黃巖浚河記

王居安

潘河記 王居安
黃巖縣為田可有
萬餘畝水御之田
實居大半言水利
大有潘河通神二
台之已而之今又後
不審不審者之為
曰古者不及神也
是之謂不審者為
神古者未及河也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
曰浚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
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間有遂以達
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以達于萬天之川自廣

是之謂不審元祐
以有初未非神大
元平如堵以堰水頗
為高田之利今不田
病之小障大害不御
之民才力為詳極難
持可以效堵遂有開
身姑教之乎于是鄉
先生程公遂提刑者
路始議建神約為
下以禮祭神解林松
以石厚井為別矣
矣物能述感人心
網既立神時常少
神以常多潮水一
石厚坵數寸潮水
淤塞寢成奔陸時
當巨浸神終格宿
流更壅于其十田

尺深尺而為畎倍為遂又倍之而為溝為洫至
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水有常
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
而至於四縣為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
里以治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
水為得而不利田為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
其不廣不暇為溝洫之地取民者唯恐其不多
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為邑為

被害及於左南
採水宜不若據
以破決其博水易且
速之亦嘉蔡君範
本等君至深究水
之利弊初年遂疏
深潭內外諸港使
水有所泄明年遂
有濬田而後河稍
左深大使水有所
濬又用葉森議建
為起航之法設長
堤及艮江龍因潮
之方退合人力以
為之泥能者流河
以力少少初信此不
特于河有抑而抑亦
水利矣 後葉森
君初出

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寔居其半其地負山
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
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
昔之為閘者慮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
大率為埭以堰水頗為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
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為群挾梃持刃以破
埭遂有鬪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
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美矣然

諸閘既立開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
數斗朝夕淤塞寢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
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曾不若埭
之可以破決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
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
水有所泄明年遂開田間之河使水有所瀦不
特河為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啓之
常平使者齊公碩為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

成君通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
尋又有帥閩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
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
為令者以三年為任其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
盡知及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遯又力所
不給大抵趣辨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來者
亦然民瘼之不暇卹率由此也倘來者念於塞
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

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
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其家邑治故
有河經闡闡以環公廨歲久湮為民居君盡復
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
後之為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新建中津橋碑

唐仲友

郡介梧蒼天台間水源二山東南流合于城西
十五里東注于海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出黃

巖引甌閩往來晝夜不絕招舟待濟寒暑尤病
颶風無時噐師牟利弊舡重載命寄毫髮仲友
以淳熙庚子來守辛丑三月常平使者循行迺
于城南戊夜登舟篙工失度比曉乃汜濟因問
父老江可橋未作何故對以潮汐升降經營為
難食於津與瀕江之市又沮之皆中輟仲友自
念承乏牧養繼歉歲入境人草食賴朝廷勤
卹年麥告登病少瘳矣橋天利可毋作廼分官

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創
木樣置木池中節水以筭効進退觀者聞諭然
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兩堤
于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蓄
楫中為給道兩旁為却月形三其層以綢水勢
南堤上流為夾木岸以受水衝堤間百十有五
尋為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
置一碇橋不及岸十五尋為六棧維以柱二十

固以槩筏隨潮與橋岬低印續以版四鍛鐵為
四鎖以固橋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
舟其入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
繫筏繫鎖以石困四繫纜以石獅子十有一石
浮圖二纜當道者植木為架遷飛僊亭于南岬
遷州之廢亭于北岬以為龍土神之祠為僧舍
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一間南僧舍為僧伽
之室凡橋欄舟楫之役五邑共之黃巖預竹纜

之額餘皆屬臨海金木土石之工二萬二千七
百用州錢九百八十萬米四百五十斛酒二百
六十石橋既成因其地名之曰中津第賞官吏
有差燕犒以落之命臨海尉支鹽官主橋事兩
指使同視啓閉擇報恩寺行各二人奉香火置
吏屬行文書番將校主巡警邏者二人守橋十
有四人皆厚其廩給又以度數名物為圖書禁
防法守為要求田畝財用版籍東湖歲輸公帑

數百緡改入焉以備葺費命臨海黃巖令董葺
事所以為橋計者粗備矣夫民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方議作橋則疑中則謗既成則疑釋謗弭
而說繼之是皆常情耳然慮始之難未至保之
之難金石至堅久猶利而泐况他乎故記其大
槩使後人知所勤尚或繼之且為銘曰台江之
津憧憧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亦
阻浮議橋之既成其難在繼矜吾民兮憫吾勤

兮永詔厥後視斯文兮

重建中津橋記

高文虎

上即位之明年六月武夷周君暉自大理正行
臨海郡守事既一年其始至之兩月秋大風拔
木江海為立輒齧岫防及鹵民田而有雨浸淫
害于秋稼郡之田事既弗登城東南編有舟梁
以登濟者悉與濤浪入于海時天子抑畏勤卹
詔天下郡縣以災異水旱奏者發粟指緡錢委

長史阜安之而臨海君其一君既奉詔議振貸而川涂弗續行者益病有言天台小谷間木之仆于風者可作舟梁而僧又樂輸乃命臨海丞戴若水戶曹趙汝達程其事而受規畫焉鑄金繩筏舟五十橋為節二十有五祠廬徼屋振其頽者守僧校兵汰其久施者皆眎昔有加易欄為桓舟設柁楫貫木為筏維纜以柱則又創謀制良可衛悠遠役興于十月百三十有五而

梁成為錢百二十萬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施于工者八千六百有奇方是時郡國從事抹民者懼不克支君當蝕弊之日躑蹞之餘公私蓄積可痛饑眩拱手祈命群情慤慤獨能以仁厚明達清訟省罰調娛全安民迄和裕宣著上德歸報于天子又能不剝于下民罔聞知植大惠利寓以康卹用利我台人厥庸惟尤大然古者治興梁大抵以利勝害郡為縣五而天台僊居

限以巖嶺少漁鹽舟泝兩谿而下者率尚貿遷
比歲始謀橋寔規截舟以事征剥意靡在民今
所謂啓橋錢者是也夫設橋以惠民乃售錢然
後啓檢煽雷歲月未艾是豈善政哉誠能悉捐
其舊以盡惠台人則橋可損益而惠無窮已也
前十三年余及觀橋之成既不能伸其言後于
此乃及述橋之再猶覲其言之聽也乃勺民辭
而詩之曰皇矣帝仁子視下民其康溺飢於以

對天凡百郡縣熟保畜之顧彼海邦繫君來儀
之適是濤颶君不遑處圖厥奠濟熟穡靡實孰
艱難寔孰毗靡食未知止蓄孰以川梗梁仆于
潮舟流水磔委命寸蒿廩之阜之戮力富之楫
之翼之輿而及之若時履圻式靖且安毋父子
君怙恃君惠余亦順理毋事令刑君飭津橋湜
湜流水後有闔郭前有山趾君與民遊其旂鞞
鞞君戾津橋賓掾靜樂陸有檐齋川有櫓權好

歌以誦其旂翻翻君在津梁君諏民害君暨掾
賓敷利與愛撰工不揚民用詠載江有菑廬有
賈有漁公在中流禁施征除宜而邦人歸美帝
家

重修中津橋記

葉適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
矣而况聯竹比板以闢江潮日涉之厄尺量寸
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

州始作浮梁十餘年而脩者再未二十年遂大
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建以為不可復修也議
別造新橋按前郡記以橋為重事使五縣共之
其再修也取財於寧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
縣堅木厚枋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踰昔數倍
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
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己不可以無
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為

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勵翼錢與
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
平焉獲與耨殊時穀糴復轉糶他郡所未有也
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
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
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
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為無跡自煩之能無
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予所

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為異
而記也今星已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
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
所容而讀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為名之病
乎侯曰不然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空
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苟有以利名奚厭其多
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
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

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
之為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予與^無以奪其
請因併錄其辭

新建利涉橋記

葉適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鶴叔和為其
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藉舟四十欄箇綽索
隄其兩旁相圖狡狴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
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檐負而客

箇

之塗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
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
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踏之患既免而井
屋之富塵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
無而今有難矣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
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
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
未成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

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闕尚懼不足雖然
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析之
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難而承其後
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顧
著之余卧水心久徃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
不知君材迺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
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指一車則天下
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

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
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克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
所難何哉叔和之論不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
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
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
必裴哀顧瞻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橋而叔和
與邑人日曳杖娛戲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
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歌詠今君之遺德而余

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
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
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

天台臨川橋記

陳騏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
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
十月甲戌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
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峯雙澗北迤而至衆山複

迷傍流輾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車轉湧焉如犇防
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橐
聯約以度歲作歲圯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
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捍
衝溢功弗濟後為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嘆
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於土功者利在亟
成以要虛名肯為遠計今我則乃會費五百萬
錢出俸四十萬為邑先源源而應數則充矣爰

即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營之斷者鑿者陶者墁者裡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穡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穿石以為楹植之屹如也巨木以為梁橫之妥如也磳瓦以培石欲其埤也魁以塗甍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修之曷曷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行衍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後亭其上廼寫廼飭廼敞廼奕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間可以

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非人力能為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廼率僚友會嵇陸君漑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鄉觀焉公曰吾與諸君既作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豪民之耆老于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即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請既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麗以霄漢垂帶棟疑若有神施磨礪葦然不動蘄華崧環瞻山

幄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沆瀣中
朝來輻應扶棗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
繫誰功競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赤城集卷之十三終

赤城集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羅適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
谿經其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誌詰諸父老而
皆莫究其所稱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澍諸壑畢
會則是谿漱齧堤址沍沍不可禦昔為梁以木
濟諸行者曾無期月之固由是往來之人嘗病
其涉邑姓有應民名宗貴者實良民也其先京

浴人錢氏伯國始居于此亦有承制而為校書
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涉也遂
一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強有力者議之曰橋
之為患也如是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為哉苟能
置石而易之其利不亦博乎諸君勗之於是各
捐鏹以給其用召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
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鏹板二十為錢總
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

莫不喜嘆之噫東臯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
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蓄粟
以愚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興無窮
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嘆者不其韙哉使之推
大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
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
其為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嘆者又豈
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為之

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于碑陰
焉

重修桐山橋記

唐仲友

淳熙辛丑歲余守天台既作浮梁有自四明來
者曰水無大小苟無阻只尺千里寧海塗有二
澗橋廢病涉能復之乎余以救荒辭越明年邑
民張潭以狀請曰邑有桐山道士二橋將復之
當得官為之主余喜問曰客告我久病未能汝

慨然當之此富人之美事能不作輟乎對曰某
非富室獨好周急食餓施棺顧惠尚狹今投老
若二橋復願畢矣余察其貌端而柔言寡以慤
似表裏相副意能成事者為出公錢十五萬榜
募助役未幾余解去越三載持邑符與吾里僧
良又書來曰自經始連歲歉竭力成桐山一橋
曩許為某記敢以請且言橋故以木不支暮月
嘉祐中邑人應宗貴與其族更以石鄉貢進士

羅公適記之。繼亦圯壞。某相水勢不可與爭架。木為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尋有六尺。覆以板。辟瓦甃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有七尺。壘石各廣九尋。總公用費千緡。郡邑錢合十八萬。民錢三十二萬餘。皆某力。始於十年孟冬。成於明年季春。某志其二幸。一成。余歎曰。吾去郡。意橋難就。汝以家當郡。邑豪民之力。以績于成。可謂仁且勇矣。古人有言。以功濟人者。

報以壽。茲橋獨非濟人者乎。徒出力。猶當曰功。况費財。汝惴惴以老為憂。天獨無報乎。汝年未也。吾聞戰勇氣。一作再哀。唯仁者之氣異於是。利及於人中。喜之氣自信。桐山之利博矣。吾猶以初約望。汝則吾言於傳遠。猶信對曰。謹受教。因書以授之。橋側有大松。竒蹇如龍行者。游息亦道塗之勝。當與橋相為久者。

有宋南渡之明年吾大父自峽谿翦棘荆蓬薿
始居此斗指兩辰越今二十有四閏矣蓋吾邑
之山發源自烏石隆隆隱隱東行三四里始折
旋而南故凡邑之公廨與民之屋廬皆在爽塏
環邑內外為陂池為沼沚者蓋寡也胡子之居
適當卧龍之脇其地形稍正其土之支派稍分
其坳塹處稍有泉升高而望其坡陀之形或如
瓜蔓如博局如釵之折股度其勢可遏可截可

潴可瀦顧吾力未能也丁未之秋始群役人舉
壤而築之不踰月而堤成一夕大雷雨里巷之
水爭相灌注詰朝門牆之外高下皆水揚濶起
波匯為藪澤氣象如在明越茗雪間也一年而
荷生二年而魚肥三年而柳成四年而漚鳥馴
五年而堤上之竹秀既而游者來漁者入滌者
至汲者集胡子與客常沿堤而行折荷弄流渺
然起江海之想夫一水之縱廣不能十數丈視

三江五湖財一席爾而胡子侈然自大詎不陋哉蓋天下之理巨細廣狹皆生乎人之心達乎此者閭閻近在蓬室一闥雖小而八方存焉事固未易以形論也苟不以形論則洞庭彭蠡不翅乎罌孔而蚋翼蚊捷燕可以覩嵩華矣今吾之水兩涘渚涯之間雖可以辨牛馬鳥知其不如扶桑之東渤海之尾彼又烏知其一滴一勺不可以浴日月而涵魚龍也胡子方將築亭

其上投幘解屨以洗去其平生功名之念具釣車舴艋筇笠罟罟以窮烟波之樂願從吾游者當艤舟以待之

縣學新泉記

李知微

土之有泉如人之有血脉自非硤确斥鹵不毛之地則凡都居邑宅雖百人之聚亦未有不依泉而立者甚至權其輕重以驗其氣之粹駁俗之薄厚好事者或又從而品其味之高下以別

之廬山之簾泉惠山之梁源至甌榼走萬里相
餉其為世所重蓋如此寧川海邦也瞰臨渤澥
鹹氣所鍾宜不知以泉為貴迺歲甲寅有泉溢
于縣學講堂之左不假疏濬自然清甘凡學子之
用汲盥灑濯以烹以飪取給而有餘識者以為
是學校之祥焉世方隆儒重道闢館以延英俊
則論秀當自茲始其謂之祥也固宜然解散於
數十載之餘收拾一二年之頃累功未深美意

易虧則陰相默祐俾之持久而不廢者匪茲泉
孰聚之迺歌曰挹泉之清兮凜我煩襟雋永芬
昔兮憇息書林自今而往兮無有遐心再歌曰
人莫監於流水而監於止水積善於躬兮其觀
在此自今兮欽于世世歌闕而去

放生池碑

張端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履國步艱險痛二宮蒙塵
憫生靈塗炭念祖宗以仁孝治天下迺廓度量

戢干戈同盟鄰壤冀以迎奉二宮而息生靈之禍十有六年秋翠華南旋極為長樂是後屢遣虜使慄迓淵聖皇帝鑿輿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可謂備至明年大臣百辟思有以發揚盛德而伸報上之誠以祝萬年無疆之壽以為子孫千億之祥援唐肅宗遣使天下置放生池故事以聞詔可其奏爰命措置蓋將示天下以好生之意俾人知為善物遂其性也臣仰嘆聖恩沾

被動植古無倫比恭與官吏庶尋訪舊跡皆云昔雖未有今上皇帝與人為善與物為春濱海之民感被聖化洽于其心翔而為之孰曰不可垂髻戴白衆口一辭於是度邑治內外之地乃得妙相寺之舊池闢而新之疊石而甃之環以欄楯周圍十丈有奇命寺僧守之遇天申聖節舉而行之使含生之物團團洋洋頌首華尾不罹罾笱網罟之患其利溥哉臣庶以此而奉

吾天子吾天子以臣庶所奉而承顏長樂其樂
鳥可已耶况魚之為物非若獸之善走鳥之高
飛網罟所至罾笱所及雖娶婦亦可得之先王
為是川澤有禁漁舍鰥鮪美萬物盛多則以魚
麁為王者之政言萬物得性則以魚藻思王者
之德今天下州縣率遵聖意思波所鍾罔匪文
王之靈沼豈止肅宗八十二所而已行葦忠厚
指日可致萬壽無疆本支百世永保宗社以太

平茲天下臣子之公願而感召之理固亦宜然
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天地大德惟生之云
德配天地與萬物為春何以先之親親仁民皇
帝即祚國步多艱生靈塗地二宮蒙塵痛軫宸
慮以柔圖勳乃戢干戈敦好厥隣奉迎太母長
樂極忻繼遣懷迓測皇是謹同樂宇宙
懷惠寧
親大臣百辟誠款獲伸放生之池唐肅是因伏
于閤門拜章以聞詔可其奏臣民率遵恩波所

鍾徧及無垠。尉盡物性至誠則然於物咸若詩書備陳今吾天子克光于前俾爾含生游泳淵淪池也如此江湖不言四海歌誦天子之仁必得其壽億萬斯年本支百世繩繩振振大闡明堂四夷咸賓

薛公井記

齊頌

薛公井者故寧海知縣毗陵薛公抗之所鑿也隆興甲申公來長斯邑利興害除衆以便安初

市去水遠汲者頗藉於挈攜公浚大井於縣治之東北廣度坊泉源寒冽惠利博甚厥後漑治弗以時殆泥不可食嘉定癸未郡守齊頌訪得其處而溝渠湮塞甃甃圯非復舊規乃捐緡錢命縣丞張脩董其事既浚治復作亭覆之庶無負前人開創之意且句名翰墨手大書其扁揭之亭上并銘而列之石子以永邑人甘棠無窮之思云其源也深其澤也永流祉不窮如酌

此井

八景樓記

高似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瀟湘風景，屈宋情思，筆力不可控，書不可殫。杜工部詩：天寒漁父網罟凍，洞庭瀟湘雪千里。茲彷彿爾，可控耶。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濳。亦梗槩爾，可控耶。控耶，柳杜以江山自任，目歷身涉，大略若

此若之何，并包也。囊括也。山水之壯壯於湘中，莫如海風物之神神於湘中，亦莫如海六鰲出沒三山，有沐乾浴坤，一碧萬頃，天琛水恠，鮫室珠宮，何有何無，秘恠恍惚，尤非湘中所可及。然騷人所少，至壯士所少，游故事軼而不著，跡鬱而不彰。然如陰鑑詩：海上春雪雜天際，晚帆孤羅隱詩：洞連滄海濶，山擁赤城寒。常述詩：樹入江雲盡，城銜海月遙。祖詠詩：海色晴看雨，江聲

夜听潮耿滯詩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漁深包何
詩海雲朝滿市江鳥夜喧城喻坦之詩海曙霞
浮日江遙水合天李頻詩陰霞出海散落月向
潮流顧非熊詩塹起背城鴈帆分向海人李益
詩片雲歸海暮流水背城閑詩家者流雋賞固
不一可景名尤不一也英英哉陳君克章甘栖
其濱斷其麓凡海情狀以智受之又希昔人所
以心乎愛矣者為其游息之物高明之具雖未

得拍斯闌建斯酒固已脩然望蓬萊之雲氣懷
乘桴之壯遊為之辭曰鯨可鞭兮走鱗州右洪
崖兮左浮丘拂北斗兮遠玉樓閨風寒兮雪秋
秋天不濕兮海西流脚踏月兮舞鰲頭兩鬢前
兮挾吾舟龍起舞兮魚飛浮酒注海兮不可壽
蕭玉裂兮憑夷愁叫夫君兮一夷猶夫君醉兮
吾歸休

應心泉記

賀允中

居士賀子忱編茅為屋與其孥寓居于天台山
萬年禪院之西地勢爽塏土脈深厚植花種竹
日以成趣惟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餽滌濯之
用不足上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冰下有
廢井汲以桔槔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炷
香仰首穹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
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
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

冰合雖今昔異時閉劇殊事而約已為衆有求
斯應誠苟至為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既祝之
十日旱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
不加穿治天冽之泉既潔且豐其甘如醴其寒
如冰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用不煩
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
老明日舉相謂曰此地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
居未久而浹旬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

造化如是之敏，是何祥也。豈天畀其實，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契而適相濟遇也？將以化居父之兩以資之，後學耶？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為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泉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上若將閔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人樂。

閑何真人棄爾，取人踈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而不界天下，其孰與為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吾心如李愿故得濯清泉以自潔，吾方將拜天之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為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侈以其貺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

康濟泉記

顏度

臨海令顏度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祈請白
鶴山靈康祠見寢殿右階下水津津溢地面穴
之得泉自殿址出與左靈濟泉適相直無分寸
差因名曰康濟以廟名且取大兼濟也築亭泉
上如其左八月二十六日亭成書是為記

節孝巷記

石塾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袤奉慶赦書上故鄉貢
進士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

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

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
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
觀瞻歡呼嘆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
相勉以安人為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塾曰
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為之記節孝名
巷子其記之塾安人甥也二表兄命塾塾何敢
以固陋辭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

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歆
而滅天理民斯為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
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
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
刑政為治民免而無耻所謂士者固已馳騫乎
利欲之涂一遇~~黜~~厄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夫婦之分彝倫攸斁有不忍言况婦人女子

乎國家聖聖相承為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
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
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
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為言安人號
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
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
學皆有聲稱為女為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享
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

放行成閨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
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
七十亘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
尤為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
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
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為人之所不能知知而
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應非常之
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

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者劉鄉妻桓氏刑
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
婺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
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
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
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
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矜式四
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

子

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紹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芾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亘古無有思鴻一歛慶施于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史以聞當議旌錄先是

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任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既甦歎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翦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母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

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姆則壺彝州里
所矜式天產祥嘏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
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為節孝勸州遣吏按驗
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劾上皆未報
會慶礼行耆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為請
守臣尤袤申前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
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闔
郡謹迎耆室稚竦觀植門建臺諏協令式臺成有

白雀翔于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踵門曰
母氏之節亦既列于贊書詔于太史矣願公勸
諸石益為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
曰予昔與君之諸父遊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
林宜人治家以禮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
無間言宜人年百有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
表其門會穎去弗果善積益豐委址厥後安人
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槩濡染素

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為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為婦為母者，以安人為法。今君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既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于家，而列于朝。國有勸懲，當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既昇以

年庸介爾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繼德之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母俾臺壞，告而里閭。而婦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價。善推所為，我詩于石。垂世作規。

東岩堂記

魯丰

天台鴈蕩二山，見謂二浙第一勝處。山距郡遠，近郡士大夫往遊焉，酷愛之。觴酬詠酢之不足，假繪素以幻其姿，行輒自隨。又不足假石以幻

其態坐輒自對又不足相所居前後左右山天
所予形淨嶒耶畏佳耶陂陀耶壇曼耶百爾屈
竒與二者彷彿以則因天之資參地所宜宜花
執花宜竹執竹宜木執木以為家園因人所執
參地之利利亭築亭利臺築臺利榭築榭甚者
軒堂樓閣其以為園觀公退私卻曼賓客不者
道家人濕則從目燥則從足花竹木之間醒則
從坐醉則從卧亭臺軒之上嬉忘勸勸忘歸亡

大夫之所及類然也今臨川史館修史郎中陳

館

修

史

郎中陳

公又有出乎其類者存曰山勝不失兩全園勝
寧容一偏於是劃所辟城東數十畝而東西之
東所揭曰小瑤曰生秋曰瓜風曰蜜露田齊芳
凡五匪亭臺伊軒榭西所揭曰鬧春曰見笑曰
問開曰花與曰飲巢曰數紅日記好曰涉趣曰
四友九九匪伊誰之外則二堂突兀五九右故
東曰東岩五之會也西曰勝賞九之會也物不

兩大東岩又西勝之會歟公自慶元丁巳經始
于茲未考工且治且享自為韻語樂章發揮之
諸賓客賡音就詠創思別吟又從而推廣之園
無遺景景無遺勝卷軸轉至余歲在甲戌矢徽
音徽思殆盡式紬且繹堂為園不可汎觀園為
山不可常見設也夫山鮮有不屈竒者惟士大
夫胷中自有屈竒然后山之屈竒聽命焉園所
揭十六大歸取花竹木故事命之東堂則惟岩

勝屈竒之最而岩体中虛又與道似故耶道以
虛御群有岩以虛御群勝魏國張公之紫岩衛
國留公之梅岩侍郎李公之巽岩雖莫非以其
與道似取也抑亦三公道與岩似此以此之屈
竒命彼之屈竒聽交相合符然歟雖然三公者
二職經綸一職論思畢然后退與岩休公出為
使入為即時則二未一職已經岩始亡迺太蚤
計是不然岩之休公之心同一虛也心與虛俱

道眇天下公所見未必不毛眎法從粟眎宰輔
論思經綸國務所急者猶我須歟虛以應之不
我須歟虛以聽之虛在我須在彼所虛大小何
如我所計也大須則大應小須則小應豈我所
計哉堯公之虛應國之須大以小眎小以大眎
無不可茲於臨川也小以大眎來哉出守與虛
舟俱戾止坐填與虛位俱歸歟入息與虛室俱
而生白矣大以小眎將不外茲意者岩特其虛

病
所寄之一猥於堂之未記也周諸賓客推廣意
記之公廣壽字成卿云明年病月望日記

赤城集卷之十五

雪巢記



尤袤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聶嶺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曉暉則

向之所覩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鍾而鼎食童顏稚齒群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已老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俄頃起滅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汨汨至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

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清以勵吾節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為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污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之地其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

朱懷金不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
賢於王公大人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
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
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
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高僧問
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
真竹裂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
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困郡事卒卒無須

吏間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朴滿前牒
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
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境恍然在吾目園中矣
因述君之說使書于其壁以為之記

香遠堂記

趙師夏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
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
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酴醾在

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
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
而官于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
臣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
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
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醿詩無風香自遠之
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惟人之任於州縣豈
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益寡也得乎民

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為
謠誦偏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烟漫無遺跡而
以怨詈繼之矣磨石龕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
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墻斷棄弗
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
奠燈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
沉嘉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
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斧

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久乎此
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
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
物之有恃乎人其効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堂
豈不足以有警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
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以為明而人自不能欺
不孳孳以為義而人無得而議寬厚慈良視民
如子敲扑榜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忍之意

歲大侵郡檄視田公盡歷經術皆以實聞上為
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為緩征弛禁以來芴
郡之米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
繼自于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
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
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百年之壽矣
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
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

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東嶽書房記

周端朝

地靈境勝為燕間之館圖史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九案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乾道淳熙間異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

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濤暢文章之氣脉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竒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淪哲謝徃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文章亦纖畱而弗騁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而嗜書唯諸父遺汝是念作東嶽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

未亡固春齊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
涵咏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盖有蟬蛻塵
垢醒飲簡編者矣雖然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綱
挈目從淺深有則廣密有度凡事之條理不可
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盖有棲身事役委
迹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變賓敬主
肅混混而整芸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沒
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遏也盖施止悟合時事

萬殊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
而已今子植嘗仕於時親逢施止悟合之異以
書為我而退求其心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
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况其施而不止合而
不悟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園池館增
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効潔壽藤繁蔦
含淑而噓清詩人墨客掇藻而裁冰金石相宣
東南有園稱丁氏而東與有書房則自子植所

以承其先焉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
園雖華其心何往非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
也

康吉堂記

吳子良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
十載士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
新而林君殆不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
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詭麗百倍此堂者又衆

矣蕩然而丘墟翁然而荆棘者相望也不為丘
墟荆棘則頽檐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為之太息
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
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裊
如一綫亡而存絕而續也智力所到烟雲排空
存而亡續而絕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
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逢吉而間過其堂則環
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賢淵微古今謨

憲進而範俗退而提身取之書沛如也林君之
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
林君而攷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
古約而通今冲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
書之澤也夫心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
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
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之所以異而屋
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萬殊毫

厘之際逢吉盡心焉予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趋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
而未厭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藏逢吉名表
民

盡美亭記

張景脩

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
也而一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
邑之謂也朝奉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

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勞天然至於仙居福應
則徘徊四覽嘯唳終日欣然忘歸信乎美哉一
日謂景脩曰昔朱超石云登北邙遠眺則衆美
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
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余名之曰盡美
焉子為予記之景脩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
窮也不遺一景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
可相無邑之括蒼章甫紫澤常羗皆峯巒險絕

岩洞瓌恠而溪流森然烟雲晦冥鷗鷺出沒平
波魚唱斷壠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夫豈
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為公知圖序以告於
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
述古名之也陳公賢先正勸學文垂於世踰四
十年公實作是亭公賢宰相子人門冠代不驕
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
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在乎學者之材

也噫美於是盡矣

種德庵記

葉適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瑣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蔽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

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為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得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

其薄治於己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忭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獲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獲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雲海觀記

丹丘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

丁酉松山丁君少雲始即其所居之南依山之
址闢而為園遠近蔽虧高下輝映回還委折而
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
二十餘許意匠翦裁各成面勢然已具載於雪
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日千里儻然有奇
詭特異之觀可以拒高明排埃壒使人徘徊顧
戀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蓮蕩不知其
幾何畝有堂歸乎其上也曰芙蓉此尤雪巢之

所長吟而未歌者蓋烟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歛
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
所謂海上之三神山也相與隱約拱揖於有無
冥漠之間龍川陳全甫自永康一見輒心可每
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譚王說霸窮日竟夜而
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死世無奇
士誰能騎長鯨駕大鵬徜徉恣肆以與之為沈
澹汗漫之遊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子

植倦遊來歸遐想舊事因芙蓉之故址啟為傑閣高軼霄漢既成而以雲海觀目之蓋取坡公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為者夫紉隳緝墜使不一失夫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不能不惟曰世其家而斥大其所已成規恢其所未備西自秋堂廣袤開拓伐蓬藿列花卉極水石林麓之盛葱蒨蔚對蒙泉精舍殆若異境且旁築客館數十楹東由松嶺度橫杓沿緣夷

猶上下壠坂有幽泉溢出灑灑碎石間循其右以上挹蓬萊雲氣若几按間物而又於東北之隅揭為此觀是豈不足以弘先志侈後觀哉子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觀天地之大覽山海之勝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懋其馳驟焉爾友朋悉詞請曰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計慮於一出入息之間耶雖然巨浪喧飀迅風橫潰回轡轉櫂則即有泊

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詳不若退而
反於己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講於
道乎子植名木

藥園小畫記

謝伋

右藥園小畫一卷作雲林室廬人物草木鳥獸
及先世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產久
為祠官俸入至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敢飽梁
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粗辦一廛家舍之旁買

石田葺茅竹為園囿辛勤十餘年根撥皆自封
植下澤款段其來無時板輿輕軒或因分胙而
至以為草木諸菓物皆藥也搃而名之曰藥園
園陜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寫以淡墨樹
輪相糺林木茂翫藤蘿滋蔓樓閣隱於其中靈
石寺也出苔蘚山門緩步荒徑挾平頭奴載一
壺酒貌伋也垂楊夾道叢篠插籬羅漢大樹映
門者園也下墩黃甘塢後浸白蓮池池上偃蓋

松紫霄諸峯羅列目下是為水芝軒蓬藿數楹
中檻靈泉館僧閑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房
是為挽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絕作屋陰樹
是為潤畦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乘後望
古松百章籬內巨竹蒲坡面雙槐背三章一堂
二內榜曰斲青由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丘
最後得之地多蕙茨不絕其本乃結草庵簷以
竹尾榜曰明珠主人或挽衣於寮或抱甕於亭

出灌諸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薪桂酌泉
烹茶或採蓮斲藥惟意所在挾書登山山明水
清人迹斷絕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
時變而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迹甚可喜

松山林壑記

陳耆卿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
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
昉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

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東際海西接仙源水自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豎側出如一步武而神工隨也其倏窈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也其遞涼燠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吾前也蓋好境天吐佳趣人涉俯瞰而仰荅遠矚而近觀萬象橫陳迥不可狀其以為幽棲則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景也迺若其景具則是

心益具矣心具無景不清否則無景不俗君之於此景也寄此清也其清非錮於幽棲者也自其善積於身孝熟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達也或不得充而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磷况復有不窮者邪故大而天地之周流細而魚鳥之飛躍櫻吾目慨吾心景隨心生而心不隨景以逝是真幽棲者也非錮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大矣幽棲者處而不出者也故少雲不及仕而

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知所以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而章明之也故子植之歸也而於此尤惓惓焉蓋君兄弟所從游如葉水心陳龍川正偉人之尤者皆嘗與之婆娑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筇影屐聲龜鷺猶能認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薌館方築當有名勝豪特袂連簪盍與之共籌此心者而予以官

守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面勢者尚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錮於幽栖者也

劉阮洞記

鄭至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於故老徃徃不知其所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者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

莽間人跡罕及本朝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還見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繼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令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叅得之來遊而黃岩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即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

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沼澗而上觀淥波之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清遠飄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之東有鵑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西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鵑自鵑以北行數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澈淵澄可鑒

毛髮群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
其深不測雖淫霖暴至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
涸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潭之
南許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
以流飲自上流浮盃槃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
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群仙會飲之地也遂
名之曰會仙石擬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昂峙
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照懸崖落花紅雨

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竒偉上有雙石
如縮鬢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
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
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尊以雙女迎陽為之輔
翼群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
之間林麓踈廣草木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
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朮擷翠珮芳杖履
輕而白雲隨咲語高而山谷應脩然而徃直欲

跨雙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
之卑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隄以出
至于迎陽峯之下有巨石偃于小腹廣袤數丈
寺僧目石為址構亭於其上畫楠雕楹翬飛鳥
革前臨清泚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
杯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杯亭是日也天
氣清明東風和暢岩端過兩踈雲漏日余與諸
君携裊蓆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籍

草惟興所適山穀野藪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
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
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漉酒玉山自
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尊注之一引而
盡量窮則止無鍾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
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廝為之捫高崖
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
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為山間之遊

乎既而夕陽西傾暮烟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
之於是尋雲路騁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
聞鷄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懷然而驚相顧而語
疑夫陵谷之變更而子孫之遷易也時郭彥文
立馬謂余言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
今日勝遊之樂可無文以記之乎余病夫山水
清而丈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
幽趣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

命若夫寫難名之象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新
辭雅咏在焉非予所能道也

委羽洞記

謝伋

台州黃岩縣西五里有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
洞曰委羽父老相傳數十年前常有青衣童子
戲洞口居人以滓穢溷之童因忽不見紹興辛
酉今石城使君李侯端民令茲邑暇日勸課農
桑至其處始擇道士董大方主之稍給香火瓜

華之用大方以符水治疾病輒即愈邑人重之
以是二十年間堂殿門廡高明靚淨庫厨溷浴
具體而有始變荆榛為勝地按大洞記甌粵之
間大海之涯地產方石真人劉奉林所居也奉
林嵩高逸士避周季世棲焉控鶴輕舉墜一大
翻人名其山曰委羽某寓居三童山鍾鼓相聞
嘗一再至及守縉雲大方遣書求文記其事復
曰我本山林主郡非好也盍俟歸及浙右又以

書來曰公又渡浙而西矣歸期寧可以日月冀
哉且洪農寓公重道相悅欲成茲事許列銜石
上矣敢固以請乃序而為之銘銘曰 昔有仙
人卯金刀鷄犬同升記阡陌九臯聲聞至今存
上天下天曾委翮仙人一去幾千載閱世真同
駒過隙長官好事經李侯大洞主人親推擇穹
隆堂殿復一新照映林壑無風昔寓公著德上
清都豈有它揚畢茲石碧落侍郎寧復來葉令

飛鳧塵幾隔太乙青藜儻可尋去共研朱點周
易

赤城集卷之十五終

赤城集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陳瓘

瓘謫居台郡嘗徃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
氏名中行世為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
生產每樂教子幼遣就學鄉校已有雋聲聞安
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
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
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于司馬文正公：謂

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
儒宗會福唐劉彛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于梵
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
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
悟凡誦先聖書必為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
紙記錄黏于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
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祿未及
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跣足

廬墓三年甘露累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
衰以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
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
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
屬至僦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洒掃應對
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
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
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者赤城羅適與先生為

莫逆交。元祐間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已官職其藁奏有高蹈丘園沉淪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諤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僚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岩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藁悉付煨燼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

乎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真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啓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為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元豐二年塵忝一

第經遊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
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
孺子瓘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瓘卑
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
黃岩隱士左緯經臣哀詩訪瓘于寶城方丈語
及大略經臣勉瓘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
公輔遽以即世告瓘發緘慟絕亟起為之書謹
授介紹俾藏之泮宮以詔來者作傳

杜孝子傳

蘇舜欽

台之黃岩有至孝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
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
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
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
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
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
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髀

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逸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菱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飲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洑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於他山為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為以詣郡郡為上聞天子下詔書獎勵賜帛粟予

謂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寢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知勸而克厲近世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為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慕焉所在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跌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為念不為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為而怠焉爾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

使為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
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詎
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趨就此行
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沽榮
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者教自誼始余
得實於台人故為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石璽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岩支汝續踵門拜且泣曰

吾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

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

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

和尉黃岩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

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

即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

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

予友也每趨郡輒為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

將擘舟造馬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
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為先生
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數見微於是叙而銘
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奕世居
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
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岩先生
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
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

娶者十餘年朋友強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
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顯國有司爭獻諛策問
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足以為
中興者五識者躋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
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礼法率諸生邑大
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
事多所咨決尉今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
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

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今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藁不以示人尋有特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錄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迹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袞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

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教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為弗若弗思弗思蚤卒女三章化鵬年述年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脫巾

旦則中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
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
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
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
窓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
輕減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
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
口家甚貧授徒為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

人之急其於族姪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
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
之不問姓名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為憂邑長
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
率錢為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
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龔屋纔數
間而先生以為過其欲名其房佚我嘗曰君子
為善歆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

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
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
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
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
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
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
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為銘曰天之生民厥
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

先視彼窻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
躬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
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窻過者歛容千
載無替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趙師夏

君杜氏名知仁字仁仲台州黃岩人也曾祖誼
祖舜卿皆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遊之地
白樊川鄉人謂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

出也以錫類思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
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
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
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
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
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
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以是歲十二月
庚申葬於東奧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

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為舉子文操筆即
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為
能乃克意於詩彫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
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為學於是即六經語
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
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
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
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

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
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
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間足跡不至
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
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顛卽則趨而辟
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寡弱施釣敵之禮於後
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已志也予與君共學友
也知予莫若君知君莫若予君疾且病予亟往

救則已屬續矣悲夫乃書其導匱之旌曰有宋
方山隱士衆咸曰真退而為之誅曰君學足以
有為才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于時無喪無
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
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泣拜曰子既命之矣請
勒諸壙

草廬先生墓誌銘

葉適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翥字叔和黃岩縣人事父

母兄無違志朋友不信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
懽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
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
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踞
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田得無從草廬
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
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
一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床若將寐者視之已

卒其為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
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
其為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
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
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局
不視此乎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
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况一鄉哉
按周官鄉即國也黃岩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

公旦居壘預焉一鄉鄉也閔散南宮迨參馬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

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泣然

大田先生墓銘

吳子良

王德父既沒余為叙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勵復以銘為請嘻叙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隣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熱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五公之重客竄憲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簣窻所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

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晝日留听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粗異同領挈珠貫海湧而嶽立也間出所著一讀恍惚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疑焉會谿焉通吻膏舌腹淪決肌髓蓋其思也苦故其入愈與其見也獨故其出愈竒嘻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膮疾一室黯黯纔丈餘家具左右逼塞若閭

閭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晝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間侶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弟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為耻以對俗子為無味以入城市為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為泥為滓自誠禮部歸即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

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
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
大田王先生云嘻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
然德父雖閉關每側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
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
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
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葉數千言規正
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仲連之流耶余

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衝
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為校書郎父應之豪邁
博習遍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勳
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熙三年
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淳祐元年 月 日墓
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匱連
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削
我足全而歸之賁林谷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君名師點字詠道其先四阜人五世祖廣之卒
天台縣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泝江制司
差使黻祖也修職卽信父也君孝友享達廣學
而苦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
遇卿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內名勝居家所振贍
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饒耽士如醉而尤嗜書傳
扶竒斲_也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抄傳

恐晚丹鉛勘點蠅頭蟄然至遇古帖秘文斷刻
墜簡不啻虞簫振耳商彝奪目積之久亦餘千
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虞仲房為法虞號
君嫡授簡俾代已書每扁榜熒熒必君也夫士
剽盜漁獵以聚書為贅疣弗之好矣或心好而
力不能聚諉曰窮至字書不待達以工而聽其
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鄴侯永逝而陽
冰輦真不起矣如君聚人所難聚而王人所不

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金夫人行實媿君空嫁
奩助之奉親餘則以觴客姑久疾舅幾喪明親
煑藥胹食以供不解衣三載舅姑曰活我無以
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表民自幼即知學受父
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兒而所儲書益富獨
嘗用愈書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寥々也故君
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金夫人死以戊子二月
十七日至乙未膺月八日始克合于浮崗祖壠

之側蓋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夫孫
曰錫疇銘曰吾觀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
而君復圮於水也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
然其外可圮也其中不可澤也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吳子良

質憲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
墓余謝曰銘其矣不滅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
弗置曰所以傳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答則

為摘其可表者三君生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
然酷嗜書質衣貨家具購書至几千卷名帖亦
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忘日夜
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絕然師友皆
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良李公庶徐公似
道錢公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
可徐公大受林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
者也陳公傳良樓公鑰張公孝伯萬公鍾麟公

願正王公厚之鞏公豐真公德秀楊公長孺君
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屢試屢
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棗長樂王
作古栝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
接歲踰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
誼然則世之非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
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可表已而又有二焉夫
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為無益矣身約則子宜

泰不然交為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然誼為
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
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益密不悔誼：益
虔然則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
書以交以誼必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
點字詠道臨海人自號竹邨居士死年七十五
葬浮江所謂詩文數鉅帙藏于家他行能若世
出若死葬月日是銘中

赤城集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黃裳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
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
趣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旁以
意明物不以物繫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
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得詩之要者耶
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指其體未能遂屈吾

論故為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運才而遣意四者相須而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遠近爾由是而之焉乃各有趣其為趣也或之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險恠各不同也然而尚理與意物為之感才為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理其為詩曰來自夷曠感忽之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性之良。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為詩也孰禦不然恃才以造意超中正傲平淡以作險恠瑰竒之語咀嚼少味終不足以經世性杜甫兼數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妙氣艷三者修真之士資以為道而乃冥搜旁想散與萬物相逐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爾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

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
奔逸絕塵立乎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
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為爾
區二三字不足以為子道

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
之事以為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為不足道也
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
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聞而

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于丹
立寶城之南

余抵丹立之三年左經臣携黃公序見訪嘗為
跋其後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
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人經無數日百年能
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
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序所謂使人意
虛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廿八日延

平陳瓘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雋也余謫居臨海黃岩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為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陰石公弼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寇古律詩擊節稱嘆曰此非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別余謂非辟寇諸詩為然大抵句法皆與少陵抗

衡如會姪一大篇自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橫塘許景衡云

方岩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僕寬嶺外伸雪故大府丞呂祖儉承務郎于進布衣呂祖泰之寬而褒其忠寃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

誤再誤是一侂曹死一侂曹從生亡幾何趙秀
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曹之專故相汝愚之
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
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
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
豈非常路者以臣欲劾彥逾邪使彥逾再入臣
為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陷侂
曹前轍過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臣以好

官而塞之口臣甚惡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
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
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為
郡守部使者會柳冠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
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
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守懦謾厚賊之
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
湖南次第平民家頌之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

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竒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諤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為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夷

暢絕類其曾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雪巢小集序

尤袤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叅政子忱竒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田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餒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

行中後有昂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於馬上覘識之使人傳言請見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窓數新竹中夜鷺鷥喧誰家海舡上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為莫逆其後諸公彫喪畧盡君亦連蹇

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節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羨造化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可得固宜然則才者寔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也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雪巢集後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群花飛盡揚花飛揚花飛盡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遯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

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又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

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
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
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
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
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
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
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黃蔡之誅黃秦
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

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
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
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
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
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
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
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
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

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
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
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
橫民又與不欲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
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
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舉
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所
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

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石屏詩集前序

樓鑰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
猶可以藝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
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岩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
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
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矣而子甚
幼詩遂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

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
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靈
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真院淵子皆丹丘名士
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
詩益進一日携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
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荅之曰夫
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
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

之言顧何足為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
勃顯並受琴於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
各造新弄廣陵上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
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
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臯子其不
死矣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

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叢說
凡可資以為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
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
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恠古僻之蹤可以括詩之
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唱酬諗
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勲庸之傑或表
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
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

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泰於俗豪傑而不
役於麤閎放而不流於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
巧而不露於斷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
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
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
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
今者博邪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
磨礪於師友者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

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
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絕侶對燭影為
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
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
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葉適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由至二程
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

親領游揚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
闡互暢厥義太宏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
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
溢之又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
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
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
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
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摠括凝聚枝

源派本則非博於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花，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予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

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余之言為揭。

題陳壽老文集後 葉適

建安中徐應陳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嚴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全賴教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

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群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觀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天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魯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為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

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為易得趨舍一心之信否臧百年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桑澤卿莫菴詩集序 陳亮

余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為妍卓犖為傑黃魯直

論長短句以為抑揚頓挫能搖動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度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夫桑澤卿來客西湖為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者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數十戰不為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為酷似其勇一戰而勝彼亦畧似之終非其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番則

行人將議其慘矣

曾使君新詞序

謝攸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懿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上為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薦王邸戚里名勝豪俠莫不願交而懿父亦善與人交笑言霍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簪墮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習

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
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絕可
繼門戶鍾鼎之盛此饒父異時之作也及政和
末肄業大學同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饒父
丞大府仍丞大宗正相遇行在所叙中外契明
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而樂府傳者
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友室無私恩意皇
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及十三年歲在丙寅饒

父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婁豐穰不鄙羨其民教
以禮樂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以少日之所
自樂而與斯民共樂之變歎息愁恨之音為樂
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一轉而上聞則安靜
平易無煩苛迫急辨治於談笑之間殆將於此
乎政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情物
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
生故吏相與哀次屬黃岩長刻諸板將傳之又

屬彼為序，彼應之曰：曾侯如我不能度曲，嘗觴我，顧其侍兒誦蘇東坡前後赤壁二賦，曰：聽此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則又合詞來，嘗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所見聞者如上。

箕窻續集序

吳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

馬，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平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唱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叅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

鬱而峯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恠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味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質憲初集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

公既沒。質憲之文遂巋然為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侷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質憲。二十四從葉公。亦以其囑質憲者。囑予。

也情不復進每遐想大息之故於篋窓初集既以侵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侵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赤城志序

陳耆卿

圖謀之傳尚矣今地隴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殫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表

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榮厚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為會黃去匆二僅就未備也束其藁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揔擢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論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

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
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析之
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
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
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
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為有司簿書
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謀
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謀莫深於簿

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為政
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非
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倦焉用能以半載之
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脩洗數百守之因
襲成四人之塵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
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
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謀
為然天下事皆然

赤城集卷之十七終

赤城集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台為郡餘十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
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
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來訪於士友屬筆於
筭窻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
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
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閔教化

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網系目廢牒墜翰無所系難悉錄雖不錄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守王公挺廣齊公之政百緒屬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園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為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與本志協

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勵其行細咀篇什而思暢其才睹是非而開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詎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大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

確諸小序凜々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
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紹定
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
復俾為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
也君謂子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
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
築建立不畧乎予謂作常問可否非贅非略之
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

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
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
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不可遺也三之
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育於吾邦之
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
書况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
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
曰慶曆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

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倅聽壁之刊碑書城
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
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脩雖堅珉深刻可憾焉
傳春秋者謂其不祥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曆必復之責屬之外
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為
之守今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
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若又立

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
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趙必愿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造邦凡顛連鯨寡無
告之民恤養涵囿載在令甲咨爾守令宣上德
意乃奉行不虔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
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廩租
設廬可利求久尤文簡公繼之不替舊規用加

惠於一道元祐黃大史之孫監丞君實家于洪
其守丹嶠乃倣斯制度地城南為贍養之所又
撥在官之田籍其數以須奏報所以為民慮至
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辨請鬻者不遏
因循釁災籍蕩無有紹定癸巳朝廷不以必惠
不肖守藩于此實惟我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
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
体要閱視其處則賤屋數楹壁垣不備因念承

乏牧養幸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
見存之租增撥入之田庇存有宇給用有器經
今圖後以待其父既為條列鋟梓又命所司別
歲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几
焉雖然必惠之來適繼水旱補苴罅漏日有不
給而又守此未暮易成而去故他歆廣聖朝仁
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惠者多不暇講
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

人而廢其政則必愿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壞
大抵然也況於天民無告者哉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者所見為詳且確也
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
初未以為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
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于滕公是知不妄矣
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

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言非虛
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為攻守計寅
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
未知其果何如常羗群寇已破仙居水陸夾進
逼于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
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
不與賊俱生苟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申戒
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群情稍安

願効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餼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觀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朝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惠三纒

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迹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為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為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乎取之自淪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既逃而

還迺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思人：有徼倖之望
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為果不謂之賢
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
言詳其趨操日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
茲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
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
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滕侯守台頌并序 李昌齡

自古以孤城弱旅抗暴悍之師而全名高節輝
于天下者幾何人哉必皆信以先之謀以定之
而後勇以決之蓋非信不足以撫民而用其命
非謀不足以揆事而制其機非勇不足以守死
而克其敵故參成而後可以圖濟歲在宣和盜
發睦鄙天下平治既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識金
革吏唯文法之守不習戰爭勢焰所熒聲震甚
遠大將望氛氣而棄甲牧守聽音響而委城故

盜得以狂奔叫呶不偶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
無留難者時旁郡群不逞之人亦因其聲以相
轉誘屯聚攻剽吳越沸然於是睦歙抗處衢婺
六州悉陷於賊唯天台介六州之間於盜甚偏
而獨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則
睢陽滕侯也當是時候非被長吏之命為守禦
計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衆乃能全郡於
盜所甚偏必將有以矣聞之台人曰侯慨然興

嘆謂報國唯有赤心家人撼以危言撫劍逐之
又為書屬其兄以後事信足以孚於衆也誘鄉
兵得三千人分城排為十三寨部列有次號令
甚嚴謀之滅矣寇至圍城數周火光燭天呼震
林木衆皆服戰膽掉不敢下視侯環甲冒矢石
躬自率之士氣始振擱然有鬪志賊乃斂衆而
去暨賊再來必欲拔城衝鏑之交侯遂以死囚
屍諸城上且屬聲徧呼曰渠師屍矣衆響應之

盜皆失色未及馳去侯以一矢斃其帥於是大
潰旬日王師繼來盜是以殲台是以全當是時
非侯之勇足以濟其謀而用其信台何恃而不
拔也台人又言盜之未潰皆自相驚以為有神
人金甲而身數丈者執孤矢以令諸城上茲實
天之佑侯也已夫用武之世家習鈴略人便弓
天熟於戰爭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則易時
當和平國家豐益人安富貴能致其死與使人之

致死誠難而侯乃能之高牙大毒前賞後刑其
使衆則易秩不足以寄重權不足以用威其使
衆誠難而侯乃能之則侯之功前於古而莫擬
疇於今而莫倫矣惜朝廷之賞猶未足以稱其
功也苟固其勞登而用之謀諸帷幄寄以疆場
使盡行其志則侯之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聞
侯之先日章敏公左右國家克勲績今其保世
之人實濟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弼有宋苟將

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紀侯之功以刻
諸石俾流于遠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載瞻載嘉
頌以贊焉頌曰

赫赫王靈 被于九州 彼寇維何
有詭其謀 哀鞠兇頑 倣我吳楚
狂奔叫呶 肆厥螳斧 民之玩治
弗能勝兵 寇極其虛 遂墮六城
豈無斯侯 不用其則 豈無乘戎

是棄其律 彼台且都 在寇之宅

無競維人 寇莫我即 非莫我即

莫我能克 人謂伊何 有侯之滕

明信靖謀 是圖是勤 勇以決之

孰余敢陵 彼昏卒狂 再干大戮

斃之一矢 駭禽奔鹿 王師嗣來

盡磔梟螻 天台之全 吳楚以康

維侯之功 與勞于王 誰以滕侯

達于旒綴

登而用之

以畢其智

無俾封植

獨于台人

俾乃勲德

均我有民

頌言不誣

敢告司鈞

送通判黃城中舍序

陳襄

台州慶曆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
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旣荼毒生民老幼
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為貳
小人間之且憂且寧有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

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
寧侯惟念哉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
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辦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
於色無所不歷肺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
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几大和百姓康寧元侯
曰吾無以為德尚賴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
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為可觀也已若元
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

誠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馬者，好己之勝人上馬者，惡人之勝己。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日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為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政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持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汨汨以老諸凡。及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冊者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董董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

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
公弔矣其賀雖然吾為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
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
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冥眩一世者
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
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柰
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
亭前跡往事豈無恠、奇、為公獻者邪勾稽

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雜則其
視一主簿秩已為晚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
見如三月兮况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王然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二月乙酉朔宣教郎知
台州黃岩縣管勾勸農公事兼監鹽監王然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天台之
南鴈蕩之北有古東甌薄于海濱地廣齒蕃多

士攸集惟聖祠學序禮義所有往被寇攘延藝
盪盡然效官之始首議營建爰即故址改卜新
宮寒暑載離一新廟室柱石磐鞏簷牙翬飛輪
真有觀華侈中度庶幾乎揭虔妥靈昭示無極
消吉告成祗遷貌像以先聖先師爰暨十哲奉
安于位仰冀威神俯垂鑒格尚饗

勸諭文

陳襄

為吾民者父義

能正其家母慈

能養其下无友

能愛其弟弟恭

能敬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其兄
是無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耻
恩也
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
親戚相救借貸婚嫁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錢穀
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相訟無以惡陵善無
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遜畔
地有界畔不相侵凌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
挈擔則為禮義之俗矣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其生不同其類甚衆而不能知道則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為萬物之靈故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所以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也是故其學之也有先後其既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揚子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此學之先後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學之始終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孔子曰耕也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黃岩古東甌素號多士昨

者廟學野于兵火遂使承學之徒無所依止無
所聽讀然受命作邑爰自到官首建鄉校遷于
舊址今殿堂告成齋舍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
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事在學欲取新
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有所未
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
聞咸悉此意毋忽

仙居勸學文

陳襄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為善莫善於讀書為學然
後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為學則父母有
養一弟為學則兄弟有愛一家為學則宗族和
睦一鄉為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為學則風俗美
厚其間雖有惡人將變而為善矣今天子三年
一選士雖是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
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繇役麻廩子
孫豈不為盛事哉予自到任以來居嘗憫尔邑

民不識為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隣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惟爭財競利為事以致身冒刑憲鞭撻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柰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迺相扇熾構訟成獄自以為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蔽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為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

民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者况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朴美之器可使為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為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婦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父老亟其聽予言

台在天為泰階主風雨時又魁下而色齊主君
臣和而晉志司命主壽獨屬上台何歟夫天生
物必壽物生不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二
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台州城殺人踰二萬
先一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邑士闡城中會
日夜暴雨溪潦漲怒海潮角之濤波衝撞濺沫
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築圍窒竄以
免禍居無何朝家不以棠不佞即郡昇常平使

者節去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呼痛哉大抵
有物斯有數短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一旦無少
長貴賤皆以水譟之數可乎予時在越得變告
疾馳來發倉捐緡竊用便宜既而有旨俾兼佩
故印凡厥控籲君相惻焉天人交孚晨奏夕報
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盼
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迺新初水之破城也
八自括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据城上傲黃樓

以歷水夷邦人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
丞相趙忠定公所繇建摘興公賦語名為神秀
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此州上應台宿
三台之泉鼎定闡闡天台大山窟宅仙佛即上
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
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誦活人為勞者予謹謝
之曰棠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
賜棠特同諸君具文書毋庸貪天功重謝之曰

棠犇走四方久於台獨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
年然董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弭大蓄於後可愧
也已猶幸使指蒞所部獲與飢溺相周旋不爾
詎無章簡元公耒棠也何敢覬前哲萬分雖然
尚有以論諸君凡民宅生於刺史縣令民生艱
哉同其癢痲時其渴飢天下莫不壽矣獨台民
壽不然椎其膚嘉其脂殘極其元氣民天矣非
吾命樓之意也抑豈上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

寫以為壽台樓記城成瀆當書有今代鉅筆在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蘇東坡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
寓許昌宜與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
聊蘇州定惠院孝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
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
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徒行路
宿僵^仆瘴霧盈面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問其所求矣

習家燥

有求

君

原本是葉水心上卷

先生祠堂記之尾頁

已見前卷複出於此

藉跋論東坡集補錄

陰馬

陽